



江

北

人



著者其他作品：

Author of:

1.

風雲幻變

中篇寫實小說

2.

挽救

中篇寫實小說

3.

希諾亞人

寫實小說

(以上皆上海徐家匯印書館出版)

作者小傳

周司鐸名信華，字露嘉，浙江鄞縣人。一九一〇年回南，寓居于江蘇上海。一九二一年赴寧波，進增爵小修院修道。一九二六年入當地之保祿大修院，一九三一年晉鐸。現任教于增爵小修院。



自序

在挽救，風雲幻變，希諾亞人之後，我又續寫了這本江北人。

寫完了自己誦讀一遍，覺得還沒有壞到怎樣，所以也便拿着去付了印。這未免是冒失而大胆；但目下公教裏吹竿的似乎還不多，那就讓這支江北竿去充充數吧！

作者識



周 信 華 司 鐸 玉 照

上

朱一新成天的祇是歎長氣，抓頭皮，他想別的倒還可以對付，那個肚子最難對付：若不按時的把東西裝些下去，牠便轆轤地滾起來，咕咕地叫起來，使你不能不把東西裝些下去。你若硬着頭皮要和牠來一下，就是到了時候，不把東西裝下去，讓牠滾，讓牠叫，那末牠有更惡毒的辦法：便是將你全身的力量收回去，弄得你腳癱手軟，站也站不住；這樣，你就不能不把東西裝下去了。

我聽說心事重重的人，肚子里往往裝不下東西去。希奇，我的心事比誰也重，但肚子好似一隻無底桶：飯，一碗，兩碗，三碗，四碗；饅頭，四個，八個，十二個，吃了下去，好似沒吃過一般。別人在愁胃口不開，我正在愁胃口太好。更希奇的便是我的女人，尤其是兩個孩子，他們也沒吃過什麼開胃葯，胃口却和我相上下：吃了又喊餓，餓了又喊吃；吃起來，飯也好，饅頭也好，一些不用什麼過口的菜蔬，擺進嘴裏，便吞了下去，連嚼也幾乎不用嚼，這不是希奇麼？

大家的肚子既那麼大，胃口既那麼好，這更苦了我一人了：走穿腳底，碰盡釘子，好不容易的才借到一塊兩塊錢，就立刻拿去送給食糧店裏的老闆，換來一斗兩斗的大米，或一袋半袋的

麵粉。可是不上幾天，又吃得精光，那末又祇得晦氣腳底和鼻子了；但借得到借不到還說不定。唉，說到借錢這風味，真太好了！你雖陪盡笑臉，講盡好話，可是他們還是拿那種五顏六色的臉孔給你看；回答你的話頭，比醋還酸，比辣椒還辣。結果呢，一個大錢也不借給你，仍是叫你空着手回來；每次這樣回來，飯倒可以省一餐，因為肚子已經氣飽了。他想到這裏，又重重的歎了一口氣，同時腦子也似乎有些想得疲乏了，所以暫停了一下。可是不上一分鐘，又繼續着想他的心事，他想：眼前肩上一副担兒還沒有卸去，却又將有一副新的加上來，便是自己女人不久又要產生了；產生的時候又得化錢，產生之後更得化錢，但那裏來的錢呢？生的一個男孩還次之，生的是一個女孩，那更糟糕。目下所有的一男一女兩個孩子，又長得那麼醜，那麼粗；莫說賣給人家，就是送給人家，也沒誰要呢！這時他的女兒翠鳳哭喪着臉跑過來說：『爸爸，我肚子餓呢！』他聽了竟起了毫無理由的怒火，瞪着眼睛，惡狠狠的罵說：『死東西，滾開！』翠鳳經他這麼一罵，便哇的一聲哭起來。他一聽翠鳳哭了，那股無名火便更旺盛；順手提起一隻竹椅子想攆過去，嚇得翠鳳拔腳便逃，逃到灶間去了。過一會，他的大兒子世根打灶間裡出來說：『媽媽在哭着呢！』他又罵說：『讓她哭死了吧！』接着又對世根說：『我看你也早些死了更好！』這又把世根罵得哭逃了。他口裏雖這般的罵着他們，可是心裏却比他們更傷痛難堪；尤其聽到母兒女三個人在灶間裏悽傷地的哭着，更覺心裏好如裂開的一般。

本來一新對他的妻子很有情愛，對兒女也相當的好。他兩個兒女，狀貌雖長得怪醜陋的，但心地倒不壞，對父母也非常的孝愛；所以以前一家子很是和愛，大家快快樂樂的過着日子，左鄰右舍對着他們還很覺欣羨呢。但自從一新失了業以後，情景就大起變化，他對妻子兒女，已沒有以前那樣的情愛；以前看他們好如懷中寶，如今看他們無異眼中釘；每碰一次釘子，每吃一次閉門羹，便增加他一次對妻子兒女的憎恨，以為全是他們在作祟；若沒有他們的話，自己何用去碰什麼釘子，嚐什麼閉門羹。因此對他們成天沒有一個好面孔，也沒有一句好話兒。

二

一新以前是在XX保險公司裏當茶役的，前任經理倒很喜歡他，因為和他是同鄉。繼任的那個經理，却不知怎的，非常的厭惡他，但因為前任經理囑託過他，請他留用一新，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把一新辭歇。既是不得已而用他，那有好待他的理？所以一天到晚，對他板着面孔，一個不對，就嚴厲的罵；罵起來，總罵他江北豬獠，江北豬獠。一新的原藉，確是江北揚州，後來遷居到北平去的。他到了那裏，由同鄉的介紹，到那保險公司去當茶役，薪水是十元；但連外快，每月平均總有十五六元的收入；因此家裏還過得過。他做事雖沒怎麼靈，却也沒怎麼笨。但學話的本領，確是低極了。計算到北平已經不少年頭，可是一口的江北腔還是改不過來；別人說那兒那兒，他總是說拉塊拉塊。前任經理是和他同鄉，那末拉塊拉塊

，自然很相得。繼任的經理却是上海人，自來上海人對江北人，就有一種很深的成見，懷着一種莫名的憎惡，所以那經理一見一新，就覺得討厭。幾時聽到他說拉塊拉塊，更是受不住；於是又罵他說：『江北豬擺！整天的拉塊拉塊算什麼？聽了真覺頭漲呢！』——新深怕打碎飯碗，所以也不敢還口；但心裏却感到十二分的氣憤。他想，江北人難道不是人嗎？在你們流氓式的上海人看來，竟然會變豬擺。不錯，江北人貧苦的較多，到各地去操下賤職業的也不少，但江北人發達闊綽的也不是沒有，前任經理，不是我們江北人麼？但你對他怎的奉承得周周到到，也不叫他豬擺，却叫他經理先生呢？若說拉塊拉塊，你聽了會頭漲，那末你上海人的那能那能，我聽了也要頭漲。老實說吧，因為是出在我口裡，你聽了會頭漲，若出在前任經理的口裏，你的那個滑頭，不但不會漲，而且還要縮哩。總而言之，是有錢沒有錢的分別罷了。

經理既這般的不中意他，他也一味的不肯服氣，於是兩人更是水火不相容了。經理在找歇辭他的事故，他也在扳經理的腳跟。但他是吃經理的飯，不是經理吃他的飯，所以經理的腳跟，就使他扳着了，也是沒有用；而自己呢，若給經理找到一些事故，飯碗立刻就會打碎。有一天，他依着老規矩到經理的公事桌上去打拭，一不留神，把一瓶墨水拭倒了，流了一桌子，還弄髒了幾張重要的保險單。經理一看，又恨又喜：恨的是弄髒了重要的保險單，

喜的是有了辭退他的充足的理由。一新呢，一看闖了禍，嚇得渾身打顫，自想打翻了墨水瓶，便是打碎了自己的飯碗頭。經理的脚跟沒給自己扳着，自己的脚跟倒給他扳了去。今天既闖了這個大禍，即使不打碎飯碗，一頓大罵是免不了的，做豬欄也是逃不了的，所以他巴巴的等着經理的責罵，可是經理一些也沒擺出怒容，臉上反浮現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微笑，並軟聲地說：『好好好，請你回家享福去吧！我們這裏却不敢雇用牛皋式的茶役：今天拭倒了墨水瓶，明天也許要拭倒寫字台，後天也許要把我和這裏的職員全數拭倒。請請請，請便！』一新聽了經理的話，眼前覺得黑濛濛，兩腳軟咚咚，幾乎倒下去；同時腦子裏的思想也停止了，心裏的情感也乾竭了。他好像變成了一個機器人；當經理將算清的工資交給他的時候，他就無知無覺的伸出手去接了過來；又走到後面去拿了些東西，便跨出門口走向家來。他在路上走着，兩眼發直的沒有向兩旁看一看過，也許眨也沒有眨一下，便這樣機器人似的走到了家裏。他的妻子一見丈夫突的回來了，已覺非常驚奇；又見他臉色鉄青，兩眼發直，問問他又答應，所以更是着急。她想也許是犯了急痧吧？於是伸出指頭，先在舌上一抵，然後在他的頸項上得地的扭起痧來。這一扭，才把一新扭醒。他醒了後，看看四周，又突的捧着頭哭了，他的妻子問了又問，才問出是被公司歇辭了，她也就嗚嗚的哭起來。後來兩個孩子知道了，也加入了這失業的慟哭隊。約摸哭了半小時，才先後的停止；四個人的眼睛，全哭得虛腫虛腫

，活像大號的胡桃兒。

職業找得到的時候是太多，往往弄得不知接受了那一個好；找不到的時候，却一個也難找到。——新自從被保險公司歇辭後，也不是沒有設法找尋過，這邊請托，那面懇求；可是總是一個找不到。當去請求的時候，凶狠些的還要罵上你一頓；不然，也至少給你幾句冷話聽，譬如說：『找職業也沒有這麼容易呀，也要人去配！××洋行正缺少一個諸白駝，你要去做麼？』說得一新面紅耳赤，抬不起頭來。比較好些的，也祇是一種無心的敷衍，譬如說：『我準替你留心着，一有缺子，我便來叫你。』可是一新還沒有跨出門口，他早已把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去了；因此已過了整整的一年，却還沒有找到職業，那末生活怎樣維持呢？祇有踏上借字路了，所以一新失業後，就靠着東借些，西借點，艱苦的度着日子。這種借錢度日的環境，那得不把他造成一個冷嚴而殘酷者呢？

三

一新的妻坐在灶間裏說：『你總得再出去想想法子呀！不用說大米沒有了，連麵粉也一些不剩了呢！』——新聽了，惡聲惡氣的說：『上個月買的半袋麵粉到那裏去了？也沒有吃得這樣快呀？全是你們三個畜斗肚，一輩子也沒有吃夠的時候。』他的妻子知道他又在發窮怒，所以也不和他計較，就軟聲的說：『我這隻畜斗肚不裝下去倒不要緊，但兩隻小畜斗多少總該給他

們裝下些去呀！』——新說：『那兩隻小畚斗有什麼用？還是拋了乾脆，省得多吃飯米。』他的妻子也就不響，拉起衣角，揩她雨一般淌下的眼淚。——新嘴裏雖這般無理的惡罵着，但心裏對一切都明白。他知道自己的肚子最大，最會吃；若說他們的肚子是畚斗，那末自己的肚子至少是腳籬。至於說自己的妻子的肚子是畚斗，實在是冤枉，實在是罪過，因為每餐吃得最少的便是她；有幾次竟然清餓着，爲使自己和孩子多吃些。她怕我們不能安心吃她的一份，她就假說自己肚子不餓，孩子們自然深信無疑；自己呢，雖疑信參半，但也硬着信腸把她的一份吃了下去，這是多麼的對不住她？——新心裏雖這般明白，但嘴裏却不肯說一句好聽的話，一開口總是惡聲惡氣的罵；他的妻子雖很能體諒他，但是心裏不能不感到悲痛，所以眼淚成天沒有乾的時候。

過一會，——新歎了一口長氣，拿着帽子，不聲不響的走了。他的妻子知道他出去的目的，所以也不說什麼，讓他出去。

四

『喂，請問唐老爺在家嗎？』——新走到了唐公館，就這樣的問看門的老頭子。那老頭子吸着長煙管，眼睛一斜說：『老清早就來找唐老爺，唐老爺還沒起來哩！他昨晚在外邊兒打牌，打到半夜一點鐘才回家的，現在怎麼能起來呢？』——那末我等一會也行。』過一會老頭子又說

：『你找唐老爺作什麼？』——『有一點事。』——『我知道的，想向他借幾個是麼？你別想昏了，唐老爺準不會借錢給你。』——『新漲紅了臉說：『請你老別管這些，祇求你替我報告一聲就是了。』』唐老爺乾笑了一聲說：『停一會我就替你去報告。』

——『新在門房裏足足坐了兩個鐘點，那老爺子才進去通告。』——『新自言自語的說：『若唐老爺叫我進去，那便有三分希望，多也不想，一塊兩塊總能拿到的吧？』』——『一會兒，那老爺兒出來了，遠遠的就在向他搖手。』——『新便知道事體不成功。後來老爺兒走近了，』——『新急忙問他說：『唐老爺怎麼說呀？』』——『老爺兒笑嘻嘻的說：『唐老爺叫我對你說：『他不在家，出去了。』』——『我想你是一個聰明人，一定會懂這句話的吧！所以你要候他，可以到門外去候他，他過一會兒便將出去呢；你若坐在裏面，那麼我要挨罵的。』』——『新以為這確是不錯，於是便出來候在門外。』

約摸過了半個鐘點吧，唐家的汽車間裏就放出一輛汽車來；接着大門也開了，果然唐老爺突着肚皮一搖一搖的搖出來。——『新見了忙趕上去，這倒把唐老爺嚇得一跳，他想是什麼刺客，什麼匪徒呢！但仔細一看，原來還是一新，這才覺得心安。』——『同時一新脫下帽子，行了一個禮說：『唐老爺，我真開口不出，家裏實在過不了呀，所以再請您多少賞點恩吧。』』——『唐老爺心裏奇異起來：我剛才不是叫門房打發他走，告訴他我不在家嗎？怎的他又候在門外呢？因此很覺不高興。』——『他素來是腰包緊緊，不肯輕易掏錢的，況現在又在不高興之下，更不肯解腰包了，所

以蹙着眉頭對一新說：『你說開不出口，怎麼又開口啦？我沒有那末多的閒錢來接濟你：上次不是已給過你一塊錢嗎？』說完，就鑽進汽車，把門砰一聲的關上，開向他的辦公大廈去了。『一新對着汽車祇是發怔。待汽車開遠了，他才回醒轉來，他恨恨的說：『今天又碰釘子，但既經碰了一隻，索性再到王公館去碰碰看。』於是走向王公館去。一會兒已走到了王公館，他就把門上的電鈴一捺。過一會，大門上的一扇四五寸見方的小門開了，門上還有幾條很粗的鉄條子；在這小門裏出現了兩隻眼睛和一個很大的鼻子。『一新正想開口，忽聽裏面惡聲地說：『你又來了，王老爺不在家。』說完，那小門就擦的一聲關上了。『一新苦笑着說：『今天碰了大釘子，又吃閉門羹！』』

『一新的妻等了好久，還不見丈夫回來，心裏確有些着急；再加兩個孩子哇哇地的哭着喊肚子餓，她於是走出屋來把門關上了，省得再聽到孩子那種鑽心的哭聲叫聲；一方面也是出來看看丈夫有沒有回來。她站了一會兒，果見一新遠遠地走來了，她急忙逃進屋裏，躲到灶間去；因為她知道一新每次回家，借不到錢要罵，借到錢也是要罵的。』

砰的一聲，一新推門進來了，照例的把帽子一丟，將身子蹣到椅子上去，他的妻子也不出來，就打灶間裏問他說：『借到些麼？』一新恨聲的說：『借錢這樣容易麼？別人的錢你想可以白拿嗎？全是你們三個討債鬼，害得我今天又受了一場惡氣。』唐胖子明明在家，還推說

不在家；後來給我候着了，他就不高興，所以一個錢也不肯借。至於王公館裏那個看門的，更是惡毒，祇開一扇小鐵門，露出半個醜面孔，一看是我，罵了一聲，就把小鐵門關上了。你想氣人不氣人？我看你們三個還是上街要飯去吧！我是再想不出什麼辦法了。我自管自，無論如何也混得過；拖了你們三個討債鬼，我真担帶不了呀！」他的妻子悽慘地哭着說：『我雖是沒用，但總是你結髮之妻；既是夫妻，有福同享，有苦也當同嚐，就是餓死也得死在一塊兒，說什麼各管各的話呢？至於世根和翠鳳，雖是生得粗陋些，但總是自己的親骨肉，你怎能忍心把他們拋棄呢？況將來一切也許會轉好的，說不定，不久便能找到事做，那末現在大家苦些就苦些，不必生出那種丟棄離散的心念。我想你也是氣頭上的話，實際斷也不會拋棄我們的吧！』一新的心，雖已變得很硬很忍了，但聽了他妻子那一番話，也不禁嗚嗚的哭起來。躲在灶間裏不敢哭的小孩子，一看爸爸哭了，也就放胆的大哭。一家子早飯還沒吃過，眼淚倒先哭去了不少。

一新哭了一會說：『早飯沒吃過，中飯總得想想法子呀。』這句話本來是他妻子常說的話，今天倒出在一新的口裏，因為他簡直已餓得發抖了。他的妻子一抽一抽地回答說：『不錯呀，你跑來跑去準跑餓了，那末祇有再到陳婆婆那裏去借些吧！』說着，便把眼淚揩揩乾，拿了一只傢伙，往陳婆婆那裏去了。

陳婆婆是一個老寡婦，丈夫早已亡故，兒女也先後的死了；幸虧丈夫遺下些薄產，自己也積蓄了些錢，所以爲她一人的生活，倒還不成問題。她是一個極端熱心的公教信友，早上打堂裏回來，做完了緊要的工作，便成天的念經祈禱。她又喜歡做哀矜，零零碎碎地很肯接濟別人。她聽人說，一家姓朱的苦的了不得；男的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事做，所以家裏實在過不了，有時成天的挨着餓呢！她聽了，慈心大動，就親自上朱家去看過，也給了他們幾塊錢。從那次起，朱家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就到陳婆婆那裏去要些食糧或要些錢。因爲他們也很知道陳婆婆的家境，並沒有怎麼多的錢，不過光够維持自己罷了；所以他們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是不會去向她要什麼的。

陳婆婆那天剛預備做飯，忽聽得有人碰門，她就出來開門。「新的妻一見她，就喊說：『婆婆，您好呀！』」陳婆婆說：『我想是誰，原來是朱家嫂子，您好呀！』」『婆婆，怎麼好得了，男的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事，一家子光開着口吃，就是有金山也吃完啦！』」『你今天上這裏來有什麼事吧？』」『婆婆，說着真害羞，家裏……』」『噢，我知道啦！你帶着傢伙麼？』」『婆婆，帶着。』」『你隨我來吧！』到了裏間，陳婆婆說：『大米跟麵粉全有，你要大米還是要麵粉呀？』」『婆婆隨便隨便。』」『得啦，拿大米吧，反正我也不常吃大米。』說着，撩起袖子，拿着小鐵罐，一升，兩升，三升，接連的打起來到在「新妻帶來的那只傢伙里。」「新妻說

：『好婆婆，行啦行啦。』但陳婆婆又滿滿的加了一升。『吓，婆婆，這叫我們怎麼報答您呢？我們一輩子也忘不了您老人家的，像您那末大量好心，我一生也沒見過。』陳婆婆紅着臉說『別客氣啦！我看家裏孩子跟你男的也許等着你回去做飯呢？所以你快回去吧！』新妻便提起傢伙，預備出來，剛要走的時候，陳婆婆又說：『你家裏沒有米，當然更沒有菜，所以也帶一點兒菜去吧！』說着，就往灶間裏去拿了一包鹹大頭菜來，放在那盛米的傢伙里。新妻再三的道着謝就出來了。陳婆婆還要送到門口，並說：『朱家嫂子，你有便再請過來啊！』害得新妻不知道怎樣對付她才好。

新妻拿到了米和菜，心裏寬鬆得多，但眼淚又卜卜的淌下來，這不知道是爲了什麼？或許是感激之淚吧？或是剛才未流盡的餘淚呢？她走着走着，快走到自己的家了，見左右鄰舍的烟囪上，全冒着黑色白色的濃烟，那是在燒火做飯呀！但自己家裏的烟囪呢，却什麼烟也沒冒出來。幸虧她已拿到了做飯的材料，心裏還不覺傷痛；若仍是一隻空手回來，見了這陣陣的濃烟，不要腸斷心碎嗎？

她一踏進家門便說：『陳婆婆真太好了，我還沒開口，她就說知道啦；於是大量地量給了我滿滿的四升大米，又給了我一包鹹大頭菜呢。』新妻心想：天主教裏的老太太倒是真好，自己也並不怎麼寬裕，竟肯這般大量的救濟別人，那真是難得；況我們又不止一次去向她要東

西，前前後後已經十來次哩。吓，天主教裏的老太太爲什麼這般好，我真不懂，我真不懂。但一新心裏雖這般想，外面也不說什麼，光說：『你快做飯去吧！』一新妻就開始去做飯。

兩個孩子看見借到了米，喜歡得蹦蹦跳跳；又知道那一個紙包裹包的是大頭菜，饒涎便源源而來，小舌頭也開始打滾。兩人就輕聲的向娘說：『媽媽，先給我們各人吃一塊大頭菜好嗎？』一新妻把眼睛眨眨，又把手搖搖，意思是說：別光吃大頭菜，給爸爸知道也許要挨打的呀！但兩個孩子，心總不死，便偷着過去：在紙包上挖了一個洞，伸進一隻指頭去，在大頭菜上蘸一蘸，然後放到舌頭上一舐，兩人彼此輕輕的說：『鮮極啦！』世根剛要第二次把指頭伸進去，但已給一新妻看見了；她便走過去在世根的後腦上拍的一下，世根把頭頭一縮就逃走了。她又旋轉頭來看翠鳳，看見翠鳳一只指頭還伸着。知道她一定也偷蘸過大頭菜，所以在她的後腦上也是拍的一下，她祇把眼睛一眨。

五

四升米吃完了，又得想法子，但不好意思再向陳婆婆那裏去要，所以只有到別處去碰碰看。那天清早，一新便出了家門，他想向那些老爺們去借，還是向那些腳碰腳的同鄉們去借好。又想比較要好的同鄉有兩個，向那一個去借呢？一個是理髮匠，他雖說一月也有不少的收入，但全化在衣飾上了；洋裝穿得畢畢挺，襯衫全是紡綢做的呢！手上還戴戒子，戴手錶；有了

空，更要看戲賭錢，那末一定不能有錢多；即使多了，他又會想出別的用處來，諒來不肯出借的吧？另一個呢？是大餅油條店的老闆，這個人倒很好，人也規矩，也沒有什麼嗜好，那末還是上他那裏去商量商量吧！

很狹小的一間屋面，門前一隻大爐子，爐子上面安着一只油鍋兒，裏面濃黑色的油在沸騰翻滾着；旁邊更有一只木框的大爐子，中間的火也升得相當的猛旺。一個小徒弟蹲在地上，對着火門使勁地拉風箱；在這隻裏拉了一會，又到那隻裏去拉拉。一個大胖子年紀約摸四十左右，低着頭，在裏面桌子上做麵：他把麵團搓成長長的一條，便拿刀切成一段一段，再將手在每一段上用力的一捺，然後拿一根棍棒來滾上幾滾，上面又散了幾粒芝麻。他做完了二三十個餅後，又拿一團麵粉搓成更細長的一條，然後又捺成扁平形，再拿刀切成一小條一小條，每兩條併作一條，拿小木棒在上面壓一壓，使兩條麵不再分散開來。他這樣熟練地做了二十幾條，忽然進來一個人，他想是什麼買客來了，一看原來是朱一新。他說：『朱大哥，您早！』『新同時也說：『孫老闆，您早！』『請坐一會兒。』『客氣客氣。』『近來怎麼樣呀？』『孫老闆，不瞞你說，連飯也沒有吃啦！』『那麼去找一點事兒做做呀！』『到拉塊去找呢？什麼事也瞞不到我，我路也走盡了，真是沒有辦法，今天祇有請您孫老闆幫點兒忙！』孫老闆眉頭一皺說：『我雖開了這家舖子，但也不過混混過，拉塊有錢多呢？可是大家既是同鄉，多少總該

幫些忙。」說着，打小抽屜裏拿了「塊錢出來：「新忙站起來用雙手去接，同時紅着臉說：『真覺對不住，真覺對不住！』下面那個小徒弟睜大了眼睛祇呆呆的對「新看！「新却一些沒有注意到。

這時買客陸續的來了，孫老闆便喊說：『小化子的娘，快來煎油條吧！』一會兒果然一個四十幾歲的婦人，打後面出來了，十足道地的江北態，兩手上戴着銀鐲子，銀戒子，兩耳上自然也是很大的銀環子；腦後一個髮髻，比最大的大餅還要大幾倍，幾乎遮沒了整個的後腦。「新一見她出來，便喊說：『孫大嫂。』孫大嫂一見「新，也說：『我想是誰，還是朱大哥。你近來在拉塊做事呢？』「新說：『沒有事做，祇在家里坐着吃！』孫大嫂說：『這個年頭真難做人，別說找事沒處找，就是開舖子也不容易。我們雖開了舖子，也掙不了錢。』「新心想：這個婆娘倒厲害，她說這些話，無非是絕斷我借路，阻止我開口呀！幸虧孫老闆已先給了我，不然，保是借不到。

買客既來了不少，孫老闆就開始烘餅：先把生餅的兩面敷了些水，又來回的在兩手裏翻幾翻，然後很快的伸進爐子口去貼在爐邊的泥壁上。同時孫大嫂也坐上一條高凳子開始煎油條：她把已做好的麵條，一拉一甩，然後放入鍋裏，油面立時便起了一陣泡沫，麵條也開始發胖，短小的麵條，一經油煎，便變得又粗又長。孫大嫂便拿起兩隻長竹筷，把已發胖的油條

，在鍋里翻滾一下；待熟透了，方才拊起來放到一只油漏裏去。

不多時後，餅便熟了，一陣芝蔴大餅香，就從爐子口裏透出來，又送進了各人的鼻管裏。這種香氣在孫老闖、孫大嫂和小徒弟嗅來，一些不覺着什麼，也絲毫不能引起他們的食慾，因為天天嗅慣了，吃也吃厭了。但由餓得相當程度的一新嗅來，真香極了；況好久已沒吃着這種芝蔴大餅，所以除舌頭在發抖外，肚里的蛔虫也在打滾。

孫老闖一嗅到這氣味，知道餅已熟了，便走過來，拿起一把鉄火鉗，先脫脫脫的來幾下，然後伸進爐子裏去拊餅，每拊出一個餅，又把火鉗脫脫脫的來幾下；這樣脫脫脫一個，脫脫一個。一會兒爐口的四周，就擺滿了熱氣騰騰又香又鬆的大餅，引得一新睜大了眼睛，伸長了頭頸，對着那些大餅發怔。眼看一個一個都落到買客手裏去，自己一個也沒份。他一斜眼，又看見那邊油漏裏的油條兒，金黃的顏色，又怪胖鬆的；所以嘴裏的饞涎，便如潮般的湧上來。可是眼巴巴的看着買客們用了一根鹹草繩一條一條的穿去了，自己又是一條沒份。

大餅第二次又出爐，油條繼續的一條一條的煎出來。這時買客剛稀少了些，所以爐邊存着四五个大餅，油漏裏也有五六條油條。——新心想：孫老闖雖客氣，但怎的不請我吃一副大餅油條呢？也許他們沒想到吧！那末讓我來提醒他們一下。於是笑着說：『你們舖子裏的大餅做得真好，油條更是又粗又長，怪不得買客這樣多。』他們聽了也笑着說：『買客也不過這些呢』

！』說畢，又自管做事了，『新見這樣說法不生効力，又進一步的說：『我想大餅油條這東西，誰也愛吃的吧？尤其是我們江北一帶人做的大餅油條，人們更愛吃；這裏本地人做的，真比不上我們呢！』但他們聽了，仍是隨口的應應，並沒拿大餅和油條給他吃。』新心想，也許我說的還太含糊，因而他們想不到，那末讓我再說得清楚點，於是皺着眉頭說：『孫老闆，孫大嫂，我還得回家去吃早飯哩，因為我出來的時候還沒吃過早飯呀！』他以為這樣一說，他們必會想到，豈知他們說：『那末你下次有便，再來坐坐吧！』這一來，『新絕望了，大餅油條是吃不到的了，於是就起身告辭。他走出了店們，陣陣的大餅油條香，還從後面送過來。他不禁歎息說：『越窮越饑，但越饑越吃不着。所希奇的是他們倆，連一副大餅油條也不肯給我吃；但他們既借給了我一塊錢，說他們小氣量也不能說吧！那些坐汽車的老爺們，還不及他們大方呢！』』

六

一塊錢換角子祇十角，換銅子只三百，那末經什麼用呢？買米，買柴，買鹽，買醬，再零星，買些什麼菜蔬，就買得一個銅子也不剩了。那一塊錢，他們省化省用的，總算維持了三天，第四天又鬧錢慌了。『新對他的妻子說：『今天再出去借，我可沒路走了。你還是到箱子裏再去找找吧！也許能找得些什麼？』他的妻子說：『那裏還有什麼東西呢？你要，你自己去找吧！』』

一新就走上樓去，把箱子打開一看，裏面除幾件破衣服外，果然一樣值當的東西也沒有。他忽想到前年妻子爲吃喜酒曾做過一件華絲葛夾旗袍，我既沒有拿去當過，那末一定還在着，但藏在那裏呢？上次我翻箱子的時候，也沒看見，想來是藏在什麼角落裏吧！於是開始在每一個角落裏找，可是沒有找到。最後找到牀底下，在棕榻的橫檔上發現一個布包，他拿出來打開一看，果然是那件華絲葛的旗袍。他喜歡極了，就挾着走下樓來。他的妻子候在樓梯口，心裏有些着急：深怕那件衣服給他找着；但又想自己所藏地方，他諒來想不到。豈知一新下來，啞下竟挾着一個布包。她一看就知道是那個衣包，她因愛衣心切，竟忘了現在的一新已不是從前的一新，便奔上樓梯去搶奪。一新見妻子來搶奪，就用手來擋。你搶我奪，你推我拉，兩人打作一團。但樓梯那裏是戰爭之地，兩人都是有滾下的危險的；但比較之下，一新站在上面，自然便宜；他的妻子站在下面，當然吃虧。所以搶奪了一二分鐘之後，一新把她一推，她立腳不住，就從樓梯上滾下來。幸虧不過六七級光景，不然真不堪設想了，因爲她正懷着孕呢！一新一見妻子滾了下去，也就急步的走下來，打妻子的身上跨了過去，把門一開，就穿出去了。他雖惡狠地推下妻子，又忍心地打她身上跨過；可是一到門外，也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；但一想現在是在路上，給別人聽見了像什麼，所以急忙把哭聲收住，快步的向前走去。

打樓梯上滾下來的她，就睡在樓梯頭啾啾的大哭。兩個孩子也伏在娘身上哇哇的悲哭。她

當接下去的時候，倒也機警：就是急忙把肚子摀住，所以胎兒諒來是沒有危險吧！但她自己的前額和後腦，各撞起了一個大腫塊。

「新匆匆的向目的地走去，路上的巡警們，多次把猜疑的眼光投射過來：但一個也沒有過來查問。他足足走了半個鐘點，一所高圍牆的大屋才呈現在眼前。那圍牆上寫着一個大得不得了的大『當』字。這所屋子祇有門，却不見有窗。屋子那末大，而門口却那末小，一些配不上，一些不相稱。同時有不少的人，打各個方向匆匆忙忙的走進那所大屋裏去；這些人大半腋下都有一個包裹兒挾着。打裏面出來的人也有，但全是空着手，一些不拿什麼。」——新走到了，也隨着大衆進去，見高高的櫃台下擠滿了人；這些人幾乎個個是愁臉苦面，似乎滿肚子裏儘是心事，想來總是弄得山盡水窮，無路可走，才走到這高牆大屋裏來的吧？

高櫃台上面的朝奉們，又狡猾，又老練：兩隻眼睛好如流星兒，見物斷價，簡直不用思索；對那種人出那種價，他們也是再熟悉不過的。對有一種人，不妨出高一些的價，因為他們知道九九歸原，利益還是在自己。對另一種人，就不肯出高價了，若來當的人說：『再加些吧！』他們便掛下面孔說：『那末你拿回去吧！』弄得來當的人祇得忍着痛，低價的當給了他們；將來他們期滿出賣，自然大賺特賺。

當舖是百物兼收的，但人們拿去當的東西裏，要推衣服最多。朝奉們拿到了衣服，自然不

過內外上下略看一看，便唱出當價來了。但若碰到來當的是什麼金銀珠寶之類的貴重品，他們便審慎得多，生怕吃進了什麼滑頭貨，那不是玩的；所以自己仔細地的看了還不夠，還要請太上老朝奉評斷評斷，然後和來當的人說價，因此在他們面前，魚目是斷不能混珠的呀！

來當東西的人，既這般擁擠，一新祇得等在後面，讓先來的人先當。他既靜靜的等在後面，不免又想起了剛才的事；一想起，眼淚又直淌，他快快用衣袖揩去。他爲使自已不再去思想這件事，就注視着人們所當的東西：見那些人把衣服一包一包的塞進那高櫃台上的小鉄柵門裏去，棉的，皮的，袂的，單的，布的，綢的，絲的，紗的全有；有幾件簇簇新，似乎還從沒穿過；有幾件却已經很舊了。那些衣服塞進去，洋鈔票便滾出來；同時還給來當的人像道士畫符咒似的一張當票，那些人把錢檢點檢點，把符咒票和包袱布摺疊好，塞進衣袋，便匆匆的出去了。

約摸過了半小時，好容易才挨到一新。一新把衣服送上去，朝奉先對他臉上一瞟，然後提起衣服略看了一眼說：『這種衣服已經過時了，你要當，最多三元。』一新心想，我記得上次做的時候，連面連裏連做工，一共是十元半，現在只當三元，不是大虧本嗎？於是對朝奉說：『算六元吧！』朝奉把眼睛一溜說：『你上別家去當，我們出不了那末大的價。』一新以爲就是上別家去也是一樣，朝奉們黑心的居多，白心的是少有的，因此對那朝奉說：『請你客氣點兒，就

拿四元吧！」朝奉略一思索說：『得啦，便給你四元。』說着把衣服拿了進去。過一會，就拿出四元錢和一張符咒票來。一新接了過來，看看沒有錯，就塞進袋里，回身出來，走不上兩三步，剛才的事又湧上心頭；但想，既當得了錢，她也一定不會怎麼樣的；況我也不怕她怎麼樣。若她仍是多吵多鬧，那末請她吃兩個硬拳頭，保定不敢再吵再鬧。一新就這樣的以高壓手段平定了自己的亂心。但走了一段，忽又想到一件事，使他本能地跳了起來，同時也把舌頭一伸，因為這時他才想到妻子還懷着孕呢！那末今天這一滾下去，不是要跌壞胎兒麼？他想到這里，心便畢畢的跳起來，額上的汗也潑潑地淌下來，他不自主地喊了一句「關關不得了」，但一轉想，橫直生了出來養不起，還是跌死了更好，他又這樣的以殘忍心平定了自己的着急。

一新妻對那件衣服雖萬分心愛，但想到已經拿去當了，就是哭死也不會回來；況丈夫也是出於不得已才拿去當的，當得錢，也是爲自己和孩子們化用，那末這樣的哭也沒有意思。再說一味哭下去，停一會丈夫回來，準得吃生活；所以她就止了哭，站了起來。兩個孩子見娘起來不哭了，也就停止。

一新拿着錢走回家來，走到門口，先在門外偷聽一下，聽聽妻子是否還在哀哭；但沒有聽到哭聲，他倒覺得一些安慰。於是推門進去，逕直的走到灶間門前，探頭一看，見妻子低着頭在洗衣服。一新就說：『光當四塊錢呢！』她也不把頭抬起來，一壁洗衣服，一壁說：『上當舖

的東西，自然不值錢，可以當四元還是好呢！『剛說到這裏，猛聽得門外有人間說：『朱大哥在家嗎？』接着就進來了一個高大的漢子。』一新要避也避不走了，祇得推下笑臉說：『李掌櫃，您好？請坐請坐。』那大漢也不坐，又高聲的間說：『你們欠的房錢究竟什麼時候付清呀？我又不是屋主，也得交上去呢！要是不交上去，屋主一定會說我吞佔公款，落了衣袋，那不是把我飯碗打碎了嗎？』一新心想，剛當得了四塊錢，債主又臨門；這四塊錢吃吃也不够，那里能還債？所以就對那大漢說：『請您老行點好，再寬延幾天吧！下個月準給您。』那大漢說：『你老是這個月說下個月，到了下個月又說下個月，那不是永久沒有完嗎？』一新說：『啊！我會，我又沒有找着事做，拉塊來的錢呢？』大漢哈哈的笑着說：『別瞞我啦！我親眼兒看見你挾着一包東西上當舖去的，回來能夠沒有錢嗎？』一新聽了暗暗的抖苦，我上當舖去怎的又給他看見了呢？現在瞞已瞞不過，祇有和他老實說吧！於是對大漢說：『李掌櫃，我確是上當舖去過，可是當的東西也不值什麼錢，所以沒有拿到幾元，爲吃飯也不夠，怎麼能付房錢呢？』大漢說：『那我不管，我今天來了，非多少拿一點兒去不走。』一新心想，房錢已經欠了四個月了，今天若再付，自己也說不過去；說給屋主知道了，也許要來封門，那末一家不是要宿到破廟裏去嗎？因此他就掏出兩塊錢來給大漢說：『實在沒有多的錢，現在先拿兩元去，其餘下次再說吧！』那大漢是很知道朱家的情形的，今天雖見一新上當舖去過，但也不希望討到什麼

，不過按例來催催促罷了；豈知一新竟付了兩塊錢，所以他就心滿意足的拿着走了。

不上半小時，一個柴爿店的寧波人衝進來了，他說：『嘻嘻，納柴爿銅柴話啦？』一新見

討債人又來了，急得祇是蹬腳。但自己確是欠了他不少的柴爿銅，不能否認，也不能不還；所以對那寧波人打着江北腔的寧波話說：『胡老闆，阿拉銅銅實在沒有，下次有之，還您好啦！』那寧波人說：『納一生一死是介個：總話有之還，有之還；還到現在，連一個爛白板脫活沒還過。阿拉開眼小店，鞋是靠買主做人也。買主如若活都像納介，阿拉早早餓煞雷。納江北人總有眼韌皮刁氣，狗皮倒灶，一眼柴爿錢是介會欠過起。阿拉寧波人氣量是小個，靠破得叫關靠硬啦：買啦人家東西，總巧還人家銅銅：牽牽絲絲是勿來個啦。一新說：『好啦好啦，也給你說夠啦，這次先拿一塊去吧！』說着，就掏出一塊錢來交給他。他一見一新拿出錢來了，就笑着說：『介活好也。勿然，真當話一生一死會欠過起，徐鞋話勿過雷；夾帽下遭來賒柴，阿拉與會賒不納也。』說完，就出去了。一新目送他出去後，就掏出那餘剩的一塊錢來，放在手掌上，先呆呆的看了一會，然後苦笑着說：『這幾天四條性命，全擊在你的身上呢！』

七

借也借徧了，當也當光了，家裏祇剩一些牀桌板凳之類的舊東西；這些東西當舖不肯收，那末祇有賣給舊貨担了，所以過三天兩天，朱家總得和舊貨担交易一次。收舊貨人的良心也相當的黑，你若把東西賣給他，他必把你的東西批評得一個錢也不值；三分的貨，他祇肯出一

分的價。你若要買他的東西，他却奇貨可居要討你老價錢了。現在朱家將東西賣給他們也是一樣。當朱家把東西拿出去的時候，他們總是斜着眼睛歪着嘴巴，故意的表示不願意收買，因為什麼東西在他們看也是不值錢的；即使是金子吧，他們也當黃銅收買；況朱家那里還有什麼金子銀子呢？有金子銀子，也不必和舊貨來往；即使要出賣，也賣給金舖裏去了。朱家所拿出來的東西既是不值錢的，在他們眼裏自然更不值錢了。但也沒有法兒，祇得忍着痛，很賤的賣給了他們；譬如一條木方凳，祇賣得了一毛錢，一新妻想想，竟然眼淚出。

東西既一件一件的賣去，末了弄得家徒四壁，室無長物，進門空空如也，什麼也沒有了。既沒有可賣的東西，也不必再和舊貨担交易。在沒有辦法之下，一新妻祇得替別人洗洗衣服。但鄰近也沒有多少衣服可洗，因為他們都是自洗的居多；況洗衣所得，也是極微極微，何能維持生活呢？因此灶下不時斷炊，煙囪上也不常冒煙，由三餐而減到兩餐，由兩餐而減到一餐，由一餐而減到半餐，由半餐而弄到絕餐斷餐。

陳婆婆見朱家好久沒來拿東西了，心裏有些奇怪，所以那天望完彌撒，吃了些早飯，就一拐一拐的拐到朱家來。到了門口，碰碰門，却一些沒有聲音，再碰了幾下，才聽得有人在裏面答應，可是沒人來開，她用力一推。門便開了，原來門並沒關上。她進去一看，倒嚇得一跳，

還想你們找到了什麼事做，或借得了什麼錢，家里吃得過，所以沒有上我家去拿東西。後來一想，要是這個樣子，你們一定會來告訴我的；可是你們一個人也沒有來過，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兒奇怪。今天我就過來看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一看，原來是這樣，真够可憐啦！現在你們也別哭了，我回去拿東西。」說完，就急急的出去了。『新妻想起來跟着她去拿，可是剛站起，又倒了下來；這一來，四個人又大哭。』

過了好一會，陳婆婆坐着一輛洋車來了，車裏裝滿了柴米之類的做飯材料。她叫洋車夫幫着搬進屋裏去。那洋車夫一見地上睡着四個人，起先也吃一驚，還想是死屍哩；後來再看，方知道是活人。他想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怎的一家子全睡在地上，諒來是生什麼病吧？『新夫婦見進來了一個洋車夫，也覺羞愧起來，以為陳婆婆怎的會叫一個洋車夫進來；但一看見那些笨重的柴米，知道陳婆婆自己一定搬不動，所以叫洋車夫幫着搬進來的。』

洋車夫出去後，陳婆婆就開始做飯：把米略淘一淘，倒入鉄鍋裏，塞進柴，點起火，便蓬蓬勃勃的燒起來。睡在前間的『新夫婦連聲的說：『陳婆婆，罪過罪過！陳婆婆，罪過罪過！』可是因為聲音太輕微，陳婆婆一些沒有聽到。她祇管添火加柴，燒這一鍋愛德飯；巴不得早些燒熟，可以去救四個俄人。她既純粹為愛德起見，自然也不願他們對着自己說罪過，況她也沒聽到呢！

一會兒飯熟了，從鍋邊冒出陣陣的熱氣，又隨着吹出不少的泡沫。陳婆婆打開鍋蓋來看看，一服飯米香就噴了出來，充滿了整個灶間，也透進了他們睡着的一間。四個人嗅到了這飯米之香，就清醒了許多。兩個孩子竟然坐了起來，嚙嚙口涎，捺捺肚子，準備吃飯。陳婆婆又把飯悶了一會，才開鍋盛飯。盛好了四大碗，她想找一隻盤，盤也沒有，祇得一手一碗的端出去，又回身來拿了四雙竹筷給他們。

他們開始吃飯，陳婆婆在一旁督壓着，連聲不絕的說：『慢慢兒吃，慢慢兒吃，吃的太快要傷身子的呀！』世根塞滿了一嘴的飯含糊地說：『婆婆，我吃不慢怎麼辦呢？飯一到嘴裏就嚙了下去，要停一會也不能够呀！』翠鳳也含糊地說：『這個飯一定是外國買來的吧？怎的這樣甜，這樣香，這樣好吃呢？我也和哥哥一樣，一吃進嘴裏就滑下去了。』『新夫婦倆却一聲不響的吃着，眼睛似乎都有些水汪汪！』

他們吃完了飯，已有了力量，大家就開始起來；可是並沒完全起來，仍是伏在地上。陳婆婆還想他們是力量不足，所以不能完全站起來；但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在向着自己磕頭呢！陳婆婆忙說：『別這個樣子呀！』同時自己也老淚直淌了。

後來陳婆婆臨走的時候對他們說：『以後你們缺少什麼，祇管到我家裏來拿好嘍，不必怕什麼難爲情的。要知一個人窮了求人救濟，並不是丟臉的事。你們因為要臉，連命也不要了』

因爲四個人全睡在地上輕聲的哭着，八隻眼睛都深陷得非常可怕。她在一再詢問之下，才知道他們從昨天早上吃了些東西之後，到現在這一些沒吃過什麼，所以餓得站也站不住了，祇有睡在地上，況這也就是他們的牀呀！因爲他們的牀，早已賣給舊貨担了。

陳婆婆看了這情形，也不禁掉下淚來，揩着眼淚對他們說：『你們既沒得吃，爲什麼不到我地方來拿呢？』『新有氣無力的說：『光向您老人家要東西是多麼難爲情呀？』陳婆婆說：『你們也真太要臉了，我實在不知道你們餓得這樣；若知道的話，早把東西送過來了。我起初嗎？今天要不是我過來看看你們，你們也許就此算了！這樣送了自己的命，不是一些沒有名目麼？不是一點兒也不值得麼？所以別怕丟臉。向人要不是丟臉，向我要更沒有什麼丟臉。』他們聽了，自然又向她千謝萬謝。『新妻竟然叫她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她說：『別叫我觀世音呀，因爲我是信奉天主的；況壓根兒也沒有什麼觀世陰觀世陽，這些全是和尚們造出來哄騙你們的呀。』』

以後朱家真的不時上陳家去拿東西。『新夫婦多少總有點兒怕羞，所以常叫世根去拿。陳婆婆見世根來了，總是滿面春風，怪和氣怪親愛的。世根看她也好如自己的祖母一般。陳婆婆普通不常吃大米的，可是爲了朱家，每月特地去打些大米來備着，爲使他們可以隨時來拿。要是他們多天沒有來拿，她就送上門去，因爲她深怕又來上次的那一套呀！』

八

『好孩子，乖孩子，你來啦？等一會，讓我擦乾了手來給你開門。』陳婆婆想門外打門的又是朱家的孩子，所以這樣的說着。她擦乾了手，便出去開門。但進來的不是小孩子，乃是一個滿面鬍子的大孩子；你想是誰？原來是一新呀。陳婆婆一見一新，就驚奇的說：『難得你來的，什麼把你刮過來啦？請裏邊兒坐吧！』一新說：『陳婆婆，你別客氣，你越客氣，我越覺得沒臉。今天本來是叫孩子來拿的，可是我有一件事要和您老人家商量商量，所以我自己來了。至於平日不肯來，並不是我心兒傲，實在因為沒有臉兒見您呀。』陳婆婆，您簡直太好啦！拉塊再找到第二個呢？』陳婆婆說：『救濟窮人，也是我們天主教人的分內事，並沒有什麼稀罕，所以你也別把我看得太高啦！』一新說：『行了好，不看好自己好，更見得您是好到頂兒啦！』陳婆婆說：『別說開的了，你究竟有什麼事要和我商量呢？』一新抓抓頭皮，又摸摸滿面鬍子說：『要跟您老人家商量的，並不是別的事，就是女的又要生孩子啦！現在一家四口，我已經担帶不了；又加了一個小孩子，更叫我怎麼辦？所以我來跟您商量商量，有什麼法子沒有？要是沒有法子的話，我準叫她打胎啦！她要是肯，我準自己下手。』陳婆婆一聽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氣，連說：『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萬萬使不得！我看你的心兒素來很軟的，怎的說出這樣狠的話來了呢？我問你；殺人殺得殺不得？』一新說：『當然殺不得。』陳婆婆說：『殺人既然殺不得

，打胎也是打不得，因為打胎跟殺人是一樣。小孩子雖還在胎裏，沒有出世，可是也是一個活人，所以殺在胎裏的小孩子，跟殺已出世的小孩子是一樣的罪過。叫你殺世根或翠鳳，你一定是不敢殺；那末對未出世的孩子就敢殺嗎？」一新說：『生了下來養不起有什麼呢？』陳婆婆說：『不論養得起養不起，總該讓小孩子出母胎。出了母胎以後，再想法子；要是真的養不起的話，可以送給人家，或賣給人家的啊！』一新聽了陳婆婆的一番話，覺得極有道理，所以也不再作打胎之想，於是對陳婆婆說：『我準讓孩子生下來以後，還請您老人家替我們想想法子吧！』陳婆婆說：『好，我一定替你們想法子。』但一新又抓抓頭皮說：『生孩子又得化錢，可是……』陳婆婆說：『我知道的。』說着就拿了五塊錢來交給一新。一新接了錢，感激得淌下淚來。

一新向陳婆婆道了謝，就急急的回家來。他上陳家去，除商量那件事外，也是爲拿些食糧；可是一心對着那件事，把拿食糧的事倒忘了。到了家裏，經妻子一說，方才想到，於是又叫世根去拿。

九

五天後的一個深夜，一新的妻子大叫腹痛，不久就臨盆了。當然請不起什麼看護，什麼接生，一切都自己幹的。產下的倒是一個男孩，經過很好，母兒全平安。

嗚哇嗚哇，剛出母胎的嬰兒哭了。一新聽了這哭聲，覺得有些茫然。他想這沒福的孩子，早不出世，遲不出世，正當自己窮得走頭無路的時候却出了世。幸虧陳婆婆的勸阻，沒來一下打胎；不然，沒出母胎，先遭我的毒手，倒是很可憐呢！現在既出了世，我養不起，那末祇得把他送人，但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一家好人家呀！

一新妻聽了孩子的哭聲，就感到深深傷痛。她以為自己九月懷胎，担受了多少的驚險，如今生雖生下了，自己却不能有，得送給人家去。但給了人家，能不能再相見呢？她想到這裏，不禁悲哭起來；可是怕一新呵責，就竭力的忍住了。

他倆把燈拿近些，為看看孩子的面相生得怎樣。那孩子一見燈光，忙把眼睛閉上，又嗚哇嗚哇的張着小嘴哭起來，但雖哭着，仍能看出他的眉目是長得非常清秀，不像那前兩個孩子長得又粗又陋，幾乎眉目不分。

一新妻輕聲的哭着說：『孩子既長得這樣清秀，我怎捨得送給人家呢？』一新說：『是因長得清秀，送給人家，人家才要，像世根和翠鳳那樣子誰要呀？』這時世根翠鳳剛在一旁，他倆聽得爸爸說自己長得那末醜陋，連送給人家也沒人要，心裏倒有些不服氣，於是兩人走到一角裏彼此說：『爸爸說我們長得醜陋，不知道究竟長得怎麼樣？』過一會世根說：『我自己看着長得很不錯，你看怎樣？』翠鳳說：『確是長得不錯，不過有些像豬八戒。』世根一聽真有點氣惱，也不

待翠鳳問他，就說：『你也長得不錯，不過像一隻獅獅精。』翠鳳剛要回答，娘在喊了，就這樣打斷了他倆的話柄。

陳婆婆猜想「新妻今天明天也許就會臨盆吧？他們當然請不起接生的，那末讓我過去幫他們一下，盡點愛德的本分不是很好嗎？所以那天清早望完全彌撒，就走向朱家來。剛走到半路上，忽見迎面來了一個小孩子，一看乃是世根。待世根走近了就問他說：『你媽媽生孩子了嗎？』世根說：『早生啦，我是來告訴你婆婆的呀！』『什麼時候生的？』『昨天晚上生的。』『男的是女的？』『男的。爸爸說是長得很好看，可是我一點兒看不出；看過去好像一隻紅皮小老鼠。』『剛生出來的小孩子當然是發紅的。』『為什麼呢？』『別問這些閒事呀！』世根聽了，便把頭頸一縮。後來兩人就一齊向朱家走來，走了一段，世根又說：『婆婆，我告訴你一件事。』『什麼事呀？』『就是妹妹說我像豬八戒，你想氣人不氣人？婆婆，你看我像豬八戒嗎？』陳婆婆笑着說：『豬八戒這東西是人們造出來的，我也沒有見過，像不像我怎麼知道呢？』但她嘴裏雖這般說，心裏却在想，你的臉相跟豬兒確有一點像呀。

不一會兒兩人已走到了。陳婆婆進門一看，又要掉淚，因為看見產婦雖沒睡在地上，却也沒睡在牀上，乃是睡在木板成的板台上。旁邊除了一個洗兒盆外，一些別的東西也沒有；據說這只盆兒，還是向鄰家借來的呢！

「新把孩子抱給陳婆婆看，陳婆婆一看，果是長得非常清秀；但她也不說什麼，因為知道說了，反要引起他們的難受。」新見婆婆不說什麼就問他說：「孩子長得怎麼樣呀？」陳婆婆說：「剛生下的孩子，好壞是看不出的。」新說：「我們看着是長得好極啦！」陳婆婆也不響，祇笑笑吧了。

陳婆婆本來打算一星期後再來抱孩子，但想到多遲延一天，就多加他們一天的負擔；況爲孩子領洗，愈早愈好，所以就對新說：「三天後，我再來抱孩子。」新說：「您老人家來來去去多麼不便，三天後，我把孩子送來好啦！」陳婆婆說：「那也行。」

新對孩子雖也覺得有些捨不得，但因窮了，把他天性之愛減淡了多多，所以不感到怎麼的心痛。而新妻呢，却不因窮了稍減了她愛兒之情。她一想到三天之後，便要與愛兒決別，就心碎腸斷，痛淚直流。晚上好幾次從夢裏哭醒，醒了又哭。新聽到就罵說：「多哭哭什麼？自己養不起，祇得送人，留在家裡看他活活餓死嗎？」

到了第三天，新說：「今天該把孩子抱去啦！」他的妻聽了又開始嗚嗚的哭。新見了說：「你哭哭又不曾哭出錢來的，就是哭死了也沒有用呀！況遲早總該送去的，還是現在就送去吧！」說着，便走過去抱孩子。新妻哭着說：「再讓我多抱一下吧！」她便緊抱着孩子，更傷心的哭起來。但又怕新責罵，不敢把聲音全部放出來。約摸過了三四分鐘，新說：「抱

够了嗎？」她才沒奈何的把孩子交給一新。一新接過來後，就把一條被將孩子包起來；自己戴上帽子，預備出來。但他的妻又叫着說：「再讓我看一下吧！」一新聽了，起初有些怒意，後來一想，此去沒有再來的時候，就讓她再看一下吧！於是抱過去給她再看看。她把孩子的頭捧住了，心肝肉，心肝肉的喊起來。一新覺得這樣弄下去是沒有完的，所以伸手一抬，把妻子的雙手擺脫了，便抱着孩子急急的出來。

一新妻等一新出去了，就放聲大哭，她以為這樣活活的把孩子送人，比死了更痛心。三年前一個兒子光養了五個月便死了，自己雖哭了不少次，却沒有這樣心痛肉麻呀！但這次把孩子送人，她表示同意麼？却又表示同意的，因為她深知留在家裏是養不起的；可是孩子抱走了，她又這樣的放聲悲哭，這似乎有些矛盾吧！

她正哭得死去活來的時候，門突的開了，進來的乃是一新，懷裏仍抱着那個孩子。她既吃驚，又希奇，怎的丈夫又把孩子抱了回來？難道他半途心變，不願把孩子送人了麼，或是陳婆婆不肯接受了呢？一新走到了又開罵說：「你怎樣哭死哭活算什麼？給四鄰聽到了多麼丟臉？我還沒走到家門，遠遠就聽到你的哭聲了。」她說：「你去了又怎的回來了呢？」一新說：「我走了一段，忽想到匆忙之中還沒給孩子題個名字。雖說送了人，但也該留下一個紀念，使我們能想到曾經生過這樣的一個孩子，所以又回來和你商量商量，該替他題一個什麼名字？」

她聽了這話，更是傷心，祇是掩着臉哭，也不答應什麼。『新』又問說：『你想題一個什麼名字好呀？』她才抖着說：『我，我，我，我想不出，你自己想吧！』『新』想了一會說：『他既是晚上生的，就題作晚生吧！』『新』妻又抖着說：『也，也，也，也好。』接着又說：『再抱過來給我看看，看看，看一下吧！』『新』竟不肯，因為知道看了又是弄不清楚的，所以抱着孩子就走，祇聽得她大喊了一聲晚生呀！便再沒有聲音。『新』還想是剛才給自己罵過，所以現在不敢再哭，其實她是昏了過去呢。

『新』抱着親生子走向陳婆婆家去，走着，走着，快走到陳家了，他却也有些不忍起來。想自己並沒徵求孩子的同意，就將他送給別人，現在他雖不知道，將來知道了一定會怪怨我寡恩狠心吧！於是哭着對晚生說：『晚生，晚生，晚生，我的晚生，並不是爲父的寡恩無情，乃是窮困把你送走的，你將來知道了，別怪爲父的硬心！你娘更是愛你萬分：對你的離家，曾哭得死去活來呢！我們把你送走，實在出於萬不得已，所以請你原諒我們吧！』那孩子呢，祇是嗚哇嗚哇的哭着。

走到了陳家，陳婆婆就出來開門，又把孩子抱了過去。她把孩子看了看，就對『新』說：『你現在可先回去，最晚，下午給你回音。』『新』便回身走了，走不上幾步，又是淚珠滾滾。

陳婆婆等『新』走了後，把包孩子的小被換了一條較好的，又去顧了一輛洋車，抱了孩子，

坐着往內城去了。那個拉洋車的剛是一個年輕小夫子，跑起來和飛一般的快，所以不一會就拉到了一家朱門的大宅子前。陳婆婆下了車，接了門上的電鈴，門房便出來開門；一看是陳婆婆，就讓她進去了。

『許老爺，許太太，你們要小孩子，小孩子已給你找到了，長得很清秀，很好看呢！』陳婆婆見了許夫婦，一壁走，一壁這樣的說着。許夫婦聽了說：『煩您老人家親自送來，真對不起呀！』這時許夫婦一齊過來看小孩子，細看之下，覺得長得確是不錯，兩人真快樂極了。許太太又問說：『這是誰家的孩子呀！』陳婆婆說：『對這件事我仔細的想過了，挺好是兩方面全不知道：你們不必知道是誰家的孩子，他們也不必知道是誰家當孩子；要不然，必定有很多麻煩，尤其他們是不奉教的，那末給他們知道了，永遠是一個弄不清楚。所以你們看這個孩子好如自己生的一樣；他們呢，把孩子送了，也就完了，當做沒有生過一樣，那不是乾脆清楚麼？』許太太聽了，也就不再追問。

許老爺到裏面去了，過一會又叫許太太進去；這樣過了好一會，倆人才出來。許老爺手中拿着兩個紙包，上面有幾個字寫着。他先將較厚的一包交給陳婆婆說：『這些是爲給那孩子的父母的，諒來夠了吧！』陳婆婆是識幾個字的，所以她一看紙包上的字就說：『够了夠了，』許老爺接着又把較薄的一包雙手交給陳婆婆說：『這一包是送給您的，爲給您買一點補藥吃吃。』

陳婆婆說：「那我不能受，我若受了錢，還能算愛德麼？你們要是真的有意給我，我看還是一塊兒給孩子的父母吧！」許夫婦說：『行行。』於是許老爺將那紙包拿進裏面去，在上面添寫了幾個字，又拿出來交給陳婆婆。陳婆婆接了來，一併放在衣袋裏。

許家要留陳婆婆吃飯，她說：『孩子的父母還巴巴的等着我回去呢，所以我現在就得走。』說着便出來。許夫婦親送她到大門口，又替她雇了一輛洋車，她就坐着回來。

這許姓夫婦是北平人，世代是信奉天主教的，他倆也非常熱心；家境很好，可是所苦便是膝下沒有兒子，所以早有意要收一個義兒，但找不到相當的孩子。陳婆婆是時常往許家走動的，因此許夫婦也拿這件事請託她。

這次一新過來和她商量孩子的事，她想到許家正要一個孩子呢，那不是再好沒有嗎？後來一新妻生下的剛是一個男孩子，她真覺喜歡，當天就去告訴許家：到了第三天，又親自抱着送去了。

10

陳婆婆坐上了洋車，叫車夫逕直的拉到朱家去。一新已在門口等候了好久，他一見陳婆婆來了，就將她接進去，同時說：『又煩您老人家來來去去，真對不起呢！』陳婆婆笑着說：『你對不起，就不必對呀！』一新心想，這個老婆婆倒怪會說笑。

陳婆婆坐定了就說：『我已把孩子送給一家很好的人家了，你們安心好啦，這家姓什麼，住那兒，你們也不必問。因為知道了這些，爲雨下裏全不方便，所以你們就當做沒有生過這個孩子，送了就完了！』一新妻聽了這話，又開始嗚嗚的哭。一新忙把眼睛對她一瞪，她又立時收住。陳婆婆見了心想：生了孩子養不起，祇得送給人家，確是可憐的事；可是有什麼法呢？我也巴不得沒有這回事呀！一壁想着，一壁打衣袋裏掏出兩個紙包來，把一個厚些的先交給一新說：『這是那家給你們的一些薄酬。』一新接過來一看，上面寫着陸拾元。一新真喜出望外：他以爲孩子別人替自己撫養了，還有錢可拿，況數目又這般大。他正想開口，陳婆婆又將別一包交給他。他接過來一看，上面寫着和前一包同樣大的貳拾元三個字。邊旁更有一行較小的字，就是：『此款因陳婆婆不受，故一併轉贈孩子之父母。』一新看了，不禁哈的一聲笑了出來，但立即又把笑聲收住，同時臉孔也漲得緋緋紅了。他看看妻子說：『那家給了我們陸拾元呢。此外本爲給陳婆婆的二十元，如今也給我們了，因爲陳婆婆不收呀！』一新妻說：『陳婆婆真是觀世音，觀世音。』陳婆婆聽了說：『我前次跟你們說過啦，別叫我觀世音，怎的現在又叫了呢？』一新妻說『婆婆，我忘了呀！』

後來陳婆婆走了，他們又向她千謝萬謝。當送到門口的時候，一新竟跪下向着她磕了三個頭，害得陳婆婆拔腳就逃。她想：一個叫我觀世音，一個當我菩薩拜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

第二天，陳婆婆又到許家去，許老爺問她說：『孩子的父母拿到了錢喜歡嗎？』『喜歡極了，竟然叫我觀世音；我出來的時候，又來一下子跪送哩！』

過一會，許老爺又說：『該給孩子題一個名字才是呀！您想題什麼名字好？』陳婆婆說：『我又沒有唸過什麼書，題不出什麼好名字的。』許太太插嘴說：『光給他題一個小名兒，用不到什麼深奧的字兒的。我們三個人每人想一個出來，看誰的有意思，就用那個名字好麼？』

三個人開始想了一二分鐘，許太太說：『我想到了，您們想到嗎？』許老爺說：『你想到的名字怎樣？』——『我想的是『滿意』兩個字，因為我們常想孩子，如今得到了，不是滿了我們的意思嗎？』許老爺說：『很好很好，不過『滿』字太土氣一點，所以我看還是改作『全』字好；『全意』也就是『滿意』的意思呀。』接着問陳婆婆說：『您想出了別的名字麼？』——『沒有想出。』——『那末這個名字好嗎？』——『很好，容易叫，也容易記。』於是名字便這樣的決定了。從此朱家的晚生，就成了許家的全意。後來大家又決定明天抱小孩子上堂去受洗。

次日早晨，許家抱着孩子上堂去，在彌撒前就請神父施行了聖洗禮。陳婆婆也在一旁，不知怎的頻頻的流着老淚，想來是感動的熱淚吧？

一一

一新從沒有拿到這麼大的一筆錢過，如今拿到了是多麼的喜歡！他因為沒有更好的藏錢的

地方，就把錢藏在裏衣的小袋裏。一天總要去摸上好幾次，深怕遺失了。一有空的話，就把錢摸出來，數了又數的數上七八遍。幸虧鈔票還相當的堅牢，不然早給他數破了！

他衣袋裏有這麼一筆錢藏着，似乎穿上了護身甲，什麼也不怕了。但一想到上次陳婆婆所給的那五元錢用完後，就得動用這筆錢，不禁又氣餒了。又想到自己還負了超出此數的鉅債，那更使他覺得心寒。

當沒有錢的時候他巴不得有錢還債，省得看人面孔，省得受人惡氣；少說說，領口總給人拉碎了五次以上。可是石頭榨不出油來，沒有錢怎麼辦呢？但現在有了錢，却又生出宕債避債的心來，巴不得債主們不知道自己有了錢；所以他嚴嚴的囑咐妻子和孩子，別漏半個字。

『朱老兄，你的錢什麼時候還呀？一個大漢，路上遇着一新關頭就這樣的說。』一新却裝作想不起似的抓抓頭皮，又眨眨眼睛說：『什麼錢呀？我倒忘了呢！』——『噯，你的記性倒挺好；借錢知道，還錢就忘了嗎？』拍，一隻大手掌就來到了一新的臉上。一新也不想自己是負債人，便一拳回過去。那大漢不提防一新會還手，所以在頸項上吃着了不輕的一拳。這一來不好了，兩人便開始大打；拳來腳去，腳去拳來；打了一會，兩人打做一團，在地上滾來滾去。因為時間是在早上，地點又在一個僻角裏，所以滾打了七八分鐘左右，才有人過來把他們拆開。但兩個人都已變成了塑像店裏還沒有上彩的泥像，因為渾身全是泥呢！

兩人雖說被人拆開了，可是還托着手，拍着胸的彼此大罵。若沒有人從中攔住，勢必再來一下大慣交。

凡相打相罵，吃虧的是看開的，佔便宜的也是看開的。若正打得激烈的時候，你站得過近了，那便有嘗老拳吃火腿的危險；或是在這當兒，你要去做和事老，那末也有吃耳光翻元寶的可能。若已打完了架，或被拆開了，這時跑近去是包佔便宜的：你沒有鬍子，他們會叫你一聲大叔；你若有三四根鬍子，他們便會叫你一聲公公。他們雖和你沒有半面之交，却會將事體的經過，打架的緣由，詳細地說給你聽。

他們的目的，無非是叫那些人同情于自己，說自己理直，說對方理曲。而一般人也真愛聽他們的訴述，也真愛做義務審判官：這些義務審判官不痛不癢的說幾句，却也能把兩方說平，一場大戰，也往往就無條件的結束。

現在大漢和一新也正是這樣，兩人各向着站在自己近旁的人訴說一切：大漢對着人說自己有理，一新也對着人說自己有理。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；大漢有漢理，一新有一新理；債主有債主理，負債人有負債人理。這樣足足鬧了十數分鐘。後來大漢氣極了，定要把一新拖上公安局去，但義務審判官們說：『上公安局去也犯不着，兩方都佔不了便宜，倒使公安局平空地多了幾元錢的收入，所以你寬跟他幾天吧！他有錢當然會還你的；沒有錢，就是打死了他也

是沒有的呀！』一新心想，我錢倒是有着，不過不肯還你罷了；你如今打了我，我更不還你了。後來義務審判官們又對一新說：『你有了錢，準還他吧！』一新說：『行行，』一場討債大戰，就這樣收場。

兩個主角走了，人們也就散去，一切又歸平靜；不過地上留着滾戰過的痕跡，便是泥土給他們倆滾起了層層的波紋。過一會，一些人打這裏經過，他們不知道剛才打架的事，看見泥土弄成這個樣子，他們想，諒來剛才才有性發的驢兒馬兒，在這裏打上好一會的滾吧！

方才的一仗，一新實在打得有些乏力；眼前不知那裏來的許多小星星兒，上上下下，在空中亂舞；兩腿也覺得怪酸軟的，走不上幾步，就是一軟。他這樣一軟一軟的走到了家，倒使他的妻子吃了一驚：因為見他渾身全是泥土呢，看看他的面孔也比出去以前胖了些，她就急急的問說：『怎麼啦？拉塊弄來的一身泥土呀？』一新先罵了那大漢幾聲，然後把剛才的事，詳細的說了一遍。他的妻子說：『他先動手打也不是道理，但我們既借過他的錢，我看還是還了他吧！對其餘的債也是一樣：既有了錢，多少總該還人家一些；這樣下次有了急難，還開得出口。若現在賴着不肯還別人，下次誰還肯借錢給我們呢？今天你有着錢不肯還他，竟弄得兩人打起來，真是要錢不要命了。萬一打傷了身子怎麼辦？』一新愛錢愛昏了，妻子的善言，他也聽不入耳，反罵她說：『女人家知道什麼？』

一一一

有數的五元錢已經化完，食糧缸也見了底，一新雖知道，却不肯從八十元的整款裏提出些來化用，仍叫世根到陳家去拿食糧。一新妻說：『那不能再去了，怎麼對得住她呢？』但一新逼着世根去，他的妻子過來攔阻，被他一推，幾乎跌倒。

世根到了陳家，陳婆婆問他說：『這幾天家裏過得好嗎？你爸爸買了些什麼給你們呀？』世根却不答應，眼圈一紅，反哭起來。陳婆婆說：『好孩子，爲什麼哭呀？』世根說：『爸爸逼着我來拿食糧。媽媽說別再來向您婆婆要了，他却不答應，一定叫我來拿。』陳婆婆驚奇地說：『你爸剛拿到了不少的錢，難道不上幾天就化完了嗎？』世根說：『那裏，爸爸把錢緊緊的藏在衣袋裏，一個錢也捨不得化。前三天有人向他要債，還跟人打了一次架，弄得全身是泥，臉上也打腫了。』陳婆婆說：『真有這回事嗎？』世根說：『真有這事的，我要是說謊，是那個。』同時把手在膝上裝成一隻烏龜的樣子。陳婆婆見了說：『別弄這個樣子呀，不好看也沒有禮。』世根說：『別的孩子全那個樣子做，所以我也來了。』陳婆婆說：『很多的小孩子，他們的爸媽沒有好好的教管他們，所以罵人也來，打人也來；不規矩的話會說，不規矩的事也會做；所以你別和那些孩子入道，更別看他們的壞樣，知道嗎？』——『知道知道。』——『記住嗎？』——『記住住。』——『那才是好孩子呀！』陳婆婆又說：『你爸既叫你來拿食糧，就拿一點去吧！可是現

在沒有大米，有的光是麵粉。』世根說：『麵粉更好，我愛吃麵粉，因為可以做麵，可以打餅；不像大米，老是一個樣子，一些沒有變化。』

在拿麵粉的時候，陳婆婆有意無意的問世根說：『你爸待你好嗎？』世根說：『以前是很好，以後沒有事做，就變得很凶很厲害啦！天天聽到他的罵聲，一個不對就火；有時媽媽跟我們全得挨打呢！』『吓，你爸那末厲害呀？我真不知道。』『有一件事你婆婆也還不知道吧？』『什麼事呀？』『就是有一次，爸爸要把我媽媽的一件衣服拿去當，我媽媽不肯，所以兩個人就在扶梯上搶奪起來；末了，我媽媽被爸爸一推，就打扶梯上滾了下來，弄得腦前撞了一個塊，腦後也撞了一個塊』『是真的麼？』『是真的。』說着，險些兒又要用手裝烏龜。

臨走的時候，陳婆婆對世根說：『後天叫你上爸爸這兒來一次，我有話要跟他說。』世根答應着便拿麵粉出來了。世根走後陳婆婆坐着沈思起來，她想『新原來是這個樣子，後天他來了，我必要好好的勸戒他一下。至于他的妻子倒是挺好的女人，受了那末的氣，吃了那末的苦，可是到我這兒來總沒提起一句過，這不是很難得的嗎？換了一個女子，不但不能忍着不說，還要加油加醬，添上許多的假話兒哩！』

一三

『新出了屋門，走向陳家去，肚子裏祇是在瞎猜，他不知道陳婆婆叫自己去竟是為什麼，』

也許我跟人打架的事給她知道了吧？或是更有什麼錢給自己呢？或是……？他猜想了好久，還是一個猜不出。

到了陳家，陳婆婆叫他坐了，就開始和他談起來。她說：『那八十元化了嗎？』——『新說：『沒有化，我好好的藏着呢！』——『怎麼不化呀？』——『捨不得化呢！』——『把錢死死的藏起來老不化，不是跟沒有這些錢一樣嗎？所以當省的省，當化的化，一個人有了錢，就天天大魚大肉的吃起來，那也不是道理；有了錢捨不得化，光刮別人的皮，沒有意思。我看你家裏連緊要的東西也沒有，那末總得買一點兒才是呀！此外我聽說你還負了別人不少的債，那麼多少也該還別人一點兒。』——『我也很知道這一點，可是我深怕這一筆錢化完了，以後怎麼辦呢？』——『管以後，還是管眼前緊要，現在當化的就當化，以後可以再想法子；況這八十元就可以過得一生嗎？我看你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，得去找些事做做才是。』——『什麼事可以做呢？』——『陳婆婆呆上了一會才說：『事情是有的，你不肯幹罷了。』——『什麼事呢？』——『我聽說拉洋車的生意不錯，一天可以拉得一元二元，爲一家也養得過了。』——『那是多麼的丟臉？不是要給別人笑話嗎？』——『那有什麼丟臉，又不是偷盜，又不是騙拐，賣自己的力量，出自己的汗血，那是挺硬氣，挺響亮的，況你以前幹的，也不是什麼上等的職司，不過是一個茶役罷了，那末跟拉洋車也差不了多少，所以決沒有誰會笑話你的。但初拉的時候，也許覺得有些『兒害羞，日子長了，就沒

有關係。當頭幾天，你可把帽子戴得低一點兒，挑幾條僻靜的街道上拉拉，那就沒有事了。『新聽了，也不答應，似乎在思量什麼，過了一會才說：『讓我回去和女的商量商量再看。』』那再好沒有。但說起你的女的，我倒有幾句話要跟你說：就是我聽得你近來變得很凶很厲害啦！對妻兒們罵也來，打也來啦！這是真的嗎？』『新的頭低下去了，低得那末深，和肩膀成了一字平。陳婆婆連連的問了他好幾句，他也不響。陳婆婆笑着說：『一定是給我說準了，不然，你怎的沒有話說呢？』噯，當知道夫婦猶如一身，兒女就是這身的一部份。你因為窮了，就生妻兒們的氣，罵了不夠，還竟動手打，這是多麼糊塗的事呢？譬如一個人窮了，就罵自己，打自己，別人準會說他是瘋了，笑他幹的是糊塗到頂兒的事。現在你窮了罵妻兒們，打妻兒們，跟罵自己打自己是一樣，那也不是瘋了嗎？幹的不是挺糊塗嗎？』『新經陳婆婆這麼一說，良心發現了，覺得自己真是糊塗到了頂兒，所以心裏起了一種深深的追悔，起了一種莫名的傷痛；因傷痛，就迸流了無數淚珠。他的追悔心那末深切，使他不能再在陳家多坐一下，所以就立起身來哭着走了，什麼話也沒說；這弄得陳婆婆摸不着頭腦，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哭着走了，連話也沒有說一句。』

『新哭着回家，在路上想把眼淚收住，可是無論如何也收不住，所以一直哭進了門。他的妻子見他竟哭着回來，她想難道給陳婆婆罵了或打了麼？但他又不是孩子；即使給陳婆婆打

了罵了，也不至於哭得這般傷心的呀！陳婆婆想來不會罵他的；打他，更是不會吧？或是在路上又和誰打過架呢？但打架更不至於會這樣哭的。她正想開口詢問，一新竟走過來撫撫她的肩膀說：『我的妻呀，我真對你不住，請你饒了我吧！』這却把她弄昏了，因為她從沒看見一新有過這般舉動；失業後不必說，失業前也是沒有的，至于『真對你不住，請你饒了我吧！』這兩句話，更是從來沒打他的口裏聽到過。但她從丈夫的那種舉動和那兩句話，知道丈夫是回心轉意了，所以心裏很是喜歡。可是這種喜歡，不能使她歡笑，反而使她痛哭，因此她也就啾啾的哭起來了。一新呢，說了那兩句後，不能再說別的也祇是傷心的哭。這一場合哭，好如一陣傾盆的大雨：把由失業所造成的憤恨，痛惡，怨懟，咒詛，沖瀉得一乾二淨，踪跡不存。

世根和翠鳳打鄰家回來，一進門，見爸媽的眼睛都有些紅腫，知道一定又哭過了。媽媽哭是常事，爸爸哭倒很難得，不知道又有了什麼不得了的事；不然，爸爸怎的會哭呢？可是又不敢問。

『一新見他倆進來了，心裏又是一陣傷心！他爲表示對他們的歉意，就打袋裏掏出所有的四個銅子來給他倆。他倆却呆不敢拿，因為這還是一新失業後的第一遭呢！所以他倆疑懼地不敢伸手接錢。』一新妻說：『爸爸給你們，你們拿着吧！』一新也說：『別怕，拿着吧！』他倆才敢伸手拿錢。拿到了錢，世根看看翠鳳，翠鳳也看看世根，兩顆小心兒還是莫名其妙？

過一會，一新軟和地和妻子商量了，他說：『陳婆婆叫我把所欠別人的債，多少付還別人一點，你想現在就去付還，還是過幾時再說呢？』一新妻說：『趁現在有那筆款子的時候，就去歸還一些吧！』一新又說：『陳婆婆看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所以叫我去拉洋車。我說太丟臉，她却說沒有什麼丟臉，你看怎麼樣呢？』『我看也沒有什麼丟臉，賣力吃飯，有什麼丟臉呢？』已變化的一新，自然容易接受她的話，所以決意去拉洋車。

一新摸出錢來數了數後，就抽出一張五元的鈔票給妻子，爲買些緊要的東西。那天吃中飯時的菜竟有三樣呢。吃完中飯，一新便出去了。

一新妻剛才才是情不自禁的哭，如今却又情不自禁的笑。她想丈夫既回了心，以後又可快樂而和愛的度日了；況他又肯去賣力拉車，那末將來日子總能過得，想來再不會挨餓受凍了吧！她想到這裏，就呵呵的笑起來。她又想丈夫被陳婆婆叫了去，趕回來就起了變化，那定是被陳婆婆勸化的呀！吓，陳婆婆的法力真大，我叫她觀世音，她不肯接受，其實她真是觀世音呢！她想到這點，對陳婆婆又起了深深的感激。

一四

一個穿灰色大褂的男子，搖搖擺擺的走過來，他的頭剃得那末光，使太陽照着就起了反射；他手指裏又夾着一枝煙捲兒，每走四五步，就拿起來深深的吸一口；他當拿起煙捲兒來吸的

時候，總把兩眉揚得高高的，將煙吸足後，又徐徐的吐出來，這真是揚眉吐氣了。

他正搖擺得起勁的時候，突的停止了，因為他看見迎面來的一個人模樣像朱一新。他想：好不好，那傢伙又要來借錢了，我還是避走了吧！這面一新也匆匆的過去，一看迎面來的乃是毛掌櫃，他想，我既借了他十幾元錢，今天碰到了，多少該還他一些；於是加快的趕上去，那面的毛掌櫃一看一新急急的趕過來，暗暗的在叫着不得了。旁邊剛一條小胡同，就一拐，拐了進去。一新正伸手在攢錢，等攢出錢，抬頭一看，却不見了毛掌櫃。他起初還想自己眼花，或看錯了人，但走到那邊看見一條小胡同，他才恍然，知道毛掌櫃，定想自己又要向他借錢，所以就打小胡同溜走了。

孫老闆又在桌上刻板地而又機械地捏着麵團，爲做大餅和油條。孫大嫂也按例的坐在高凳上煎炸着油條。時間因爲是下午，所以生意清淡得多；不過偶有幾個路過的車夫和孩子，掏出錢來買些就是了。

孫老闆偶一抬頭，看見一新遠遠的來了，心想他又必是來借錢的，可惜我也沒有多的錢，要是有錢的話，我必多多的幫他一點忙；因爲一個找不到事做，而家裏又有妻兒，確是很可憐的呢！但他今天來得真不湊巧，因爲我們小氣量兒的女人在着呀！一新走到了店裏，叫了一聲孫老闆和孫大嫂，就掏出一元零二毛錢來交給孫老闆說：『上次向你借的一塊錢，現在還你』

；那二毛就算一點兒薄利。『孫老闆既覺驚奇，又在發急：他祇想一新是來借錢，想不到他是來還錢；但他把錢當着那小氣量兒的女人面交還，那末上次借錢的事不是拆穿了嗎？所以既覺驚奇，又在發急。』

一新走後，孫大嫂對他白白眼睛說：『好好好，你背着我把錢借給別人，自己管不了，還管別人，我要化錢買些東西，你倒不肯。他來借，你就爽直的借給他，況一借是一元，你發了什麼財麼？』孫老闆說：『他已經拿來還清了，更說什麼呀！得啦，這兩毛錢給了你吧！省得不樂意。』孫大嫂拿到了兩毛錢，也就不響了。

一新打餅店出來，就到毛掌櫃那裏付了二元的房錢，又到王先生那裏還了一元三角的雜貨賬，然後走到毛掌櫃家裏去了。毛掌櫃這時已回家了，他一看一新進來，就不高興；他想在路上給我避走了，他竟然追到家裏來。今天我準給他幾句話兒聽聽，省得下次再來麻煩。

一新進了門就說：『毛掌櫃，剛才路上我見了你，怎的一轉眼又不見了。』毛掌櫃掛下臉孔說：『別人的錢也是辛苦地掙來的，你祇知道現成地伸出手來向人借，你這樣借債度日，一輩子也好不了。好好的一个男子，也不去找些事做做，祇是厚着臉東借一些，西借一點，不害羞嗎？』一新聽了這一番話，氣得幾乎把肚子脹破。他本想發作，但一想發作也沒有用，不如來一下子軟功吧！所以就笑着說：『毛掌櫃，我又沒開口，你怎的知道我又來向你借錢呢？你

看我「新」永遠沒有轉好的一天嗎？怪不得你在路上看見我就打小胡同裏溜走了；我那時正在衣袋裏掏錢，想多少奉還你一點；豈知等我抬起頭來，老母鷄已經變鴨，毛掌櫃已經化風了！吓，你這樣對窮人也太那個些吧？」說着，就掏出三張鈔票來，一張是五元的，兩張是單元的。他雙手奉上去說：「先還你這一點，別的下次再還，決不少你一個大錢的。」說完，就是一陣哈哈的乾笑，這把毛掌櫃弄得面紅耳赤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「新」見他不響，又乾笑了幾聲便出來。

他又到這家去還一些，那家去還一點。回來的時候經過柴月店，他想到柴月錢也當去付一些；柴月店的老闆娘在着。她看見「新」進來，又想他是來除月的，所以連忙說：「老闆沒來冬，打橫起雷。」「新」說：「老闆不在家沒關係，錢交給你也是一樣的。」於是把錢交給了她。她驚奇地說：「朱先生，發橫財雷索。」「新」也不答應。她又接着說：「外幫人裏活是納直爽眼，有興外幫人真勿張貌，柴月錢欠得廿九八夜活不肯還；起討討，活惡嘴眼相，倒欠其三百量一樣個勒；銅鈔得沒討着，活會會不其希兩頭，付付是真氣呢。」「新」心想：這個寧波婆子，話兒怎的這般多；若和她說下去，是沒有完的，所以說了聲再會就出來。那老闆娘還跟着送出來，並說：「慢慢起啊，走好啊！」

「新」回到家裏，叫世根拿着五元錢去還那個和他打過架的大漢，因為他自己去，有些覺得羞愧，況也走得有點兒累了。這樣一共還去了二十八元五角四分的債。還了這一部分的債，

心裏便寬鬆得多，他覺得在人前已恢復了他的面子，自後見人也抬得起頭了。

一五

一新自後每天清早起來，就在屋前的路上來回的跑着，往往跑得汗流浹背，氣喘如牛。人們見了有的說：『新發神經病了吧，這樣跑着做什麼？』有的說：『一新也許在衛生吧？因為這樣跑跑確是很衛生呢！』

有一次，幾個學生看見他這樣的跑着，其中一個說：『他也許要參加什麼運動會吧？所以正在練習着長途跑呢！』但別的說：『看他跑的姿勢似乎外行，想來不是的吧？』

他天天這樣的跑着，誰也沒有猜想到他練習着是爲去拉洋車。當人們說他怎樣怎樣的時候，他一句也不說，任憑他們瞎猜，而心裏祇是暗暗的在笑。

兩個星期後，廣大的北平市上，就增添一名洋車夫，那便是朱一新。當他打洋車行裏租定了一輛洋車拉起來的時候，覺得自己似乎是另一人了，他想自己如今已降到了人類裏最低的一級，但爲生活所迫，有什麼法呀？

他移動雙腳，拉着車走了，兩個車輪也就開始轉動。車雖是他拉動的，但既拉動之後，却似乎是車在推動他，這是推動他去和風霜雨雪搏鬥，推動他去和嚴寒酷暑爭抗，推動他去做市上交通的工具，推動他去做有錢階級的牛馬，推動他去參與生活競爭的長期賽跑，推動他去做

入腿力換飯的勞苦工作。

他拉着一步一步的走去，『喔，不好，迎面來的不是錢大生嗎？』他說着，快把帽子拉低些，又低着頭的走過去。迎面來的確是錢大生，可是他毫不注意地走過去，連眼也沒對一新，他暗暗的在慶幸；後來忽想到他是頭等的近視眼，那末沒看見自己有什麼希罕呢？

他又拉了一段，拉到一個拐角處，却轉出一個人來，兩人不約而同彼此一看，他認得那人是王開有，那人也認得他是朱一新，所以說：『一新哥，你怎的在拉洋車了呢？』『噯，沒有法子呀！』說着，臉孔漲得通紅，連膀子也覺得有些熱辣辣。王開有說：『拉洋車也好，不過辛苦一些罷了。你體力素來不錯，拉洋車倒很相宜。像我呢，拉洋車既拉不動，坐洋車却也坐不起，祇有用兩條腿清跑。』說完，呵呵的笑着走了。

『喂，洋車！』一個瘦削的中年男子在叫了。『新忙把車拉過去，問那人說：『先生，拉塊？』他說了拉塊，又很快的改轉來說：『那兒？』那人說：『東安市場，幾枚？』——『五十枚吧！』——『三十六枚。』——『四十枚吧。』——『行。』那人就坐上車去，『新拉起車來開始奔跑，他覺得剛拉動的時候有些重量，既拉動之後，却覺得很輕；所以他就放開腳步很快的向東安市場拉去。』新的腿力確不錯，奔跑的姿勢也不惡，身子很挺直，步子也相當的大。他奔動的時候，身子雖一聳一聳，但車身却很穩，定並不顫動，那坐客看他拉車的姿勢很老練，斷想不到他

還是初次出車哩。

一新飛也似的拉向前去，以致本來在前的車輛，不少都給他追上了，那些坐客和車夫全把驚奇的眼光投射過來；一新也覺得意揚揚，臉上浮現了一層勝利的微笑。

他拉過了東長安街，就轉入了王府井大街，又拉了一段，便轉入一條小胡同，剛迎面也有一輛洋車拉來，他急忙把車一讓，但還讓得不夠，以致擦辣一聲，遮泥板和遮泥板相擦了一下。一新把舌頭一伸；那面的車夫接例的就是一句粗話，並說他難道是頭次拉車嗎？一新心想：倒是給他說準了，我確是頭次拉車呢；可是也不肯示弱，於是還口說：『你生着眼睛麼？』但時間不容他倆再說下去，因為已交叉地各向着不同的方向拉去了。

不多時已拉到東安市場，一新快快停住。但不知道車當停的時候還有那股衝力，所以一時停不住，又前衝了幾步才停住。

那人走下車後，給了他四十枚，一新一壁伸手接錢，一壁問那人說：『先生，你貴姓呀？』那人奇異地看了他一下說：『坐車的難道該留姓名給拉車的嗎？』說着就進去了。一新覺得自己這一舉也是多頭，別人那裏知道我的用意呢？還想我存着什麼歹心吧？

一新怎的會問起那人的貴姓來呢？因為他想這是我開始拉車的第一個坐客，不知道他姓什麼，叫什麼，幹什麼的。看他的模樣，倒像銀行或公司裏的職員。他既是我第一個坐客，那末

和他認識認識不是很有意思嗎？所以拉到後，他就問起那人的貴姓來，豈知觸了一個大霉頭！這時一新頭上冒着熱氣，額上淌着汗珠，他就拉了短褂的一角揩着；然後把錢數了數，小心地放入車箱裏，因為這是自己汗血之錢，又是初次拉車所掙得的錢，所以格外覺得寶貝呀！

一六

一個買了許多東西，打東安市場出來的人又在僱車了。在門口的一些車夫爭着問那兒那兒，那人說：『南長街三條胡同，幾枚？』車夫裏有的說五十枚，有的說四十枚，那人却說：『三十二枚。』可是車夫們聽了三十二枚，誰也不願意拉。但一新却把車拉過去說：『我拉你去。』那人就坐了上去。別的車夫見了，便斜白着眼睛對一新大罵。一新回答說：『你們管着麼？』說着就拉着車走了。

一新在未拉車前，就立意要做一個好洋車夫，決心不去效學着普通一般洋車夫們的惡習；他務要拿誠實的心，知足的心，去對付坐客們。

普通一般洋車夫，都有些骨頭賤：你比他凶，他就吃痛；你比他弱，他就爬上頭來，而且黑心賺錢，好拷竹槓；對外來客更是欺騙百出，往往弄得你走頭無路。你若開口不是道地的北平腔，他就得誑你一下：明明一二毛錢的路程，拉起來十幾分鐘就可以到的，他却存心的去打大圈兒，那面一轉，這裏一變，轉上十七八轉，變上十七八彎，才把你拉到目的地，那末非要

你摸出大洋鈔來不行！

那些車夫也是最想不明白的人，爲了一枚兩枚的上落，便不肯拉，情願在路上閒蹓，空空的蹓去了許多時間；若是肯拉的話，早就拉到那地方，銅子也賺到了。

此外他們還慣看情形，然後討價；在他們也許算是一種聰明，其實是再笨不過的。譬如下雨天，他看見你沒着雨鞋，沒拿雨具，他便會拷你竹槓，非你出雙倍的價他不去。若你穿着雨鞋，拿着雨具，他就不會拷你竹槓了；你光出普通的價，他也會拉你去，其實坐客有雨具沒有雨具，爲他同是一個拉，爲他同是一個吃風淋雨，也斷叨不了坐客的雨具的光。再譬如你有些腳痛，走起來一拐一拐的，那末這樣去叫車，他又會拷你竹槓。其實爲他拉好腳和壞腳有什麼分別呢？同是要用力要奔跑的呀！況這麼一來生意往往做不成；因爲坐客見他拷竹槓就不坐車了，所以沒帶雨具的也情願出脫一雙鞋子，晦氣一身衣服，冒着雨，脫脫地撓回去；腳痛的，也情願不坐車子，熬着痛，一拐一拐的撓回去。這在坐客也是不值得，但在拉車的也是生意損失；但生意所以做不成，全是自己太貪心呀！

我既說了車夫們的惡習，而不說坐客們的缺點，似乎有些不公平，所以我再來說說坐客們。坐客們有時也太刮皮，太要便宜些；譬如到××地去，普通他們常付五十枚的，但來了一個白心車夫或外行車夫，祇討四十六枚；坐客見他光討四十六枚，却不肯依他，再要扣他三枚

五枚，那不是太刮皮，太想便宜嗎？當知車夫的生活也是够苦的：吃風吃雨，受冷受熱，流盡汗血，用盡腦力，拉着你們在大街小巷裏牛馬般的奔跑，所得的僅幾十枚銅元罷了。家裏若有什麼妻兒老少，那更是贍養爲難，够可憐的了！所以坐客們也當體貼他們的苦況，手頭不妨鬆些；若相差不過幾枚，就依了他們；在你們一枚兩枚算得什麼？在他們却不是小數。至於在下雪下雨，刮風飛沙的壞天氣裏，更該多少加他們一點！

有一批人呢，却要充闊綽，顯漂亮，坐車不講價錢，坐上了把頭一翹，叫車夫拉着走，拉到了就隨意的抓幾毛給他；本來一毛已够了，他却付上兩毛三毛。這樣，車夫的胃口便給他們養大了；以後拉別人也討起同樣的價來，少一些便不肯拉。

有一批人却是空心大少爺，坐起車來却也是這般神氣，把頭一翹，叫車夫拉着走，但到了之後，拿出來的錢也不過此數，或許比普通還少一點。於是車夫就會對他破口大罵；他呢，自然不肯給車夫罵，因此雙方便互罵起來，末了往往再表演一場真拳真腳的天然武術。

一新拉着向南長街跑去，那坐客心想，這個車夫倒難得，錢又不多要，拉得又那麼好那麼快，停一會我準多給他幾個錢。

拉到了南長街的三條衙衛，那人說：『帶住吧！』一新快把車帶住。那人跳下車來，交給一新一張五十枚的銅子票。一新正想挖錢找還他，那人却說：『全給了你吧！不用找了！』

新接了過來，連聲的向他道謝，又幫着把東西搬到門口。『新心裏真快活：因為說好三十二枚，却拿得了五十枚，剛纔雖挨了一頓罵，那也值得，那也值得！』

『新從南長街出來，走不上幾步，就有人叫他拉到北京飯店去；拉到了北京飯店，不上四五分鐘，又有人叫他拉到中央公園去；拉到了中央公園，便有人叫他拉到天橋去。』新體力雖健，究竟是初次出車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實在覺得有些吃不消了，於是便不再拉客，走回家去。他的妻子問他怎麼樣，他說：『生意倒不壞，不過覺得太傷些，拉得我滿眼兒裏又是星星，兩腿也有些酸溜溜。』他的妻說：『這是因為沒有慣的緣故，多拉了一定沒有事的。』他說：『那當然囉！』

桌子上一大堆的錢，銅子銅子票都有，這是一新拉車所得的呀！他的妻看了，心裏真覺快慰：因為一年來沒掙過一個錢的丈夫，今天又開始掙錢了。世根和翠鳳見了也喜歡：因為好久掙不到錢的爸爸，今天竟掙得了那麼一大堆的錢呢！他倆本想伸手去討一個兩個，但恐怕爸爸不高興；豈知一新自動的分給了他倆每人兩個銅子，他倆快活得跳起來。

那天下午，一新又想出去，但他的妻怕他太傷，所以叫他別去，他也沒去。到第二天他才出去，生意同樣的好；拉到東，拉到西，精力果然用去不少，銅子却塞滿了車箱。他想，早知道這樣，我一給公司歇辭後，就可以拉車，那末也不會吃這一整年的苦，受這一整年的

氣。至於那個孩子，也決不會去送給別人，害得妻子哭死哭活；但現在已送了人有什麼辦法呢？他想到這裏，不覺有些悽然！

一七

一兩星期後的一個早上，一新按例拉着車在街上慢步的走着，忽見一所大宅子的朱門開了，裏面出來一個年青夫子，他看見一新就叫着說：『洋車，西四牌樓去嗎？』一新說：『去去。』他說：『一毛錢。』一新說：『行。』他想這個車夫倒特別，我說一毛，是存意減低些，讓他可以討添，他現在竟毫不討添，一口答應；也罷，拉到了那面，我多給他些就是了。那人坐了上去，一新便拉着走。

那天剛有一些風，所以把街上的灰土全颳了起來。車又是逆着風拉上去，因此費勁之外，還得吃灰土。那人也剛沒戴風眼，於是快從右邊衣袋裏拉出手帕來把雙眼遮住。

西四牌樓已辛苦的拉到，那人就叫一新在大街邊帶住，從左邊衣袋裏掏出兩毛錢給一新。一新說：『先生，我沒有找的呀！』那人說：『就給了你吧！』一新快樂得很，又連連向他道謝。

那人付了車錢，就打一條小巷裏穿過去了，一新把錢看了看，然後想把錢放入車箱裏去，突的發現坐墊邊有一個黑色的東西。他快拿起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隻黑色熟皮的錢夾。他又慌忙的打開來約略的一看，看見裏面錢確是不少呢！他深怕別人看見，快快的納入車箱裏。這時

在他心靈間就起了激烈的戰爭：貪財心叫他攔錢夾留住，道德心叫他攔錢夾歸還，因為這隻錢夾無疑的是那青年夫子所遺失的呀！

貪財心揭示在他眼前的是快樂，享用，利益，便宜；道德心揭示在他眼前的是良心，人格，公義，廉潔。戰爭的起初，是貪財心佔優勢，道德心幾乎敗退；後來道德心反佔了優勢，貪財心便漸漸不支；末了，落荒而走，逃得無形無踪。——新就急速的打開車箱，拿了錢夾，跨過車槓，想去追尋那少年；但奔跑了兩三步，覺得車子放在這裏不妥當，給人偷了去怎麼辦？於是又回轉來拉着車子去追。可是那裏還有那青年的踪跡呢？他也不要緊，我雖不知道他到那裏去，却知道他從那裏來，我拉完車準到那所大宅子裏去找他好了。

這時街上的行人漸漸多起來，職員都上公事房裏去。學生們也上學校去，幹雜事的也都紛紛的出來，所以一新的生意又大忙特忙：拉到這面，拉到那面，這樣不少的銅子又到了他的手裏。

——新拉完車，本想直接到那家去，後來見離家也沒多少路，就先回家來。一方面也為探探妻子的意思怎麼樣，依他想來妻子一定也是主張歸還的。

到了家裡，妻子又接例的問他今天生意好嗎？——新說：「今天生意好極啦！你猜想我拉到了多少錢呀？」他的妻子略想了一想說：「兩塊錢吧！——不光那麼一點兒。——三塊吧！——」

不。」「四塊！」「不。」「五塊吧！」「還不光這些。」「那我不信，因為拉洋車一天斷沒有這些錢可以拉，除非是出了什麼亂事：人們爭着逃難了，那末洋車夫一天拉上五六元七八元也不是希罕的事；現在又不是這樣的時候，你那裏能拉到五元？況你還不止五元呢！」一新說：「你不信，我拿出錢給你看。」說着，就掏出那只皮錢夾來向桌上一放。他的妻子見了倒有些希奇，心想：坐客付車錢怎的會成包兒付的！還連錢夾也一齊交給了拉車的，那更是少見了，所以對一新說：「坐客那裡會把錢夾付給你呢？我看這是打什麼地方拾來的吧？」一新說：「對啦，正是拾來的呀！」接着就把剛才的事說給她聽，末了又說：「那末我們可以享用一下了，今天晚上準上大菜館裏去吃大菜；吃完大菜，再去看梅蘭芳。」他的妻子聽了，心裏也起了一陣小小的戰爭，但過一會就說：「別人的錢，總該還給別人；拿別人的錢來吃大菜，看梅蘭芳，是喪良心的。況我們也當想想丟錢的人是多麼着急，多麼心痛呀！上次李家的老頭兒，不是因丟了錢找不到，後來就買生鴉片吃死了嗎？還有張家的一個兒子，也因丟了錢，回來被他的爸打得半死。所以拾了人家的錢不還，是罪過的，你準去送還那人吧！」一新說：「我也這樣想。剛才所說的話，不過是探探你的意思罷了。」接着便把皮夾打開，看看裏面究竟有多少錢；拿出來一數算，計五元的鈔票十張，單元的三張，還有一張寫滿外國字的票子，此外便是四張明片，從明片裏知道那人姓羅叫明山。

「新把東西收拾好就出去，先坐了一段電車，又走了一段，才到那家。他接按電鈴，門房便出來開門，問他找誰？」新說：「我找羅明山先生。」門房把新從頭到腳看了一看說：「你找他做什麼？」新說：「找他總有事情的呀，沒有事情也斷不會來找他了。」門房見新說話這樣硬煞，也惡狠狠的答道：「看你這股神氣，找他總沒有好身體，去去去！羅少爺不在家。」新也氣憤憤地說：「我看你也不過是羅家一個門房，對客人竟敢這樣的無禮嗎？」「哼！你這樣的人好算客人嗎？看你的穿著，跟拉洋車的也差不了多少呢。」新也還哼了一聲說：「依你說，拉洋車的就不能是客人嗎？」「噢，看來你真的是拉洋車的了，我們少爺準沒有拉洋車的客人。」新更氣憤憤的說：「你別看不起窮人，老實跟你說，停一會非叫你給我賠不是不行哩！」那門房又連哼了幾聲說：「夏天下雪，我跟你賠禮！」新冷笑着說：「你看着，看着。」門房也冷笑着說：「你想昏了麼？想昏了麼？」

一個自恃是富家的門房，一個自恃是還錢的君子，所以兩不相讓：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鬧得應天地響。這鬧聲代替了門房的通報，因為裏面早已聽見了，於是一個女子開了樓上的窗，詢問門房說：「你和誰吵鬧呀？」門房說：「少奶奶，這個洋車夫說要見羅少爺，我想不是好路道，所以叫他出去，他却不肯，竟和我吵起來。」新聽他說自己不是好路道，真氣極了。心想停一會準叫他賠禮。

樓窗口的女子一聽是一個洋車夫，就縮身進去。過一會，一個男子又探頭出來。「新」一看，便認得是上午坐車的那個青年。那人一看「新」，也認得便是上午那個拉車的，所以就對「新」說：「請到裏面客廳坐坐，我一會兒就下來。」這一來，那門房却呆住了。他想，這個洋車夫真是羅家什麼大客人呀？那倒有些糟糕！現在羅少爺既請他到客廳裏坐，那末祇有領他進去；於是硬着頭皮，紅着臉，領「新」進客廳去。「新」倒也不說什麼，祇對他看看；他真覺得沒臉，所以快快的退出來。

羅少爺急急的從樓上下來，坐定後，先問「新」的尊姓大名。「新」說自己姓朱，叫「新」，接着「新」問他說：「你今天丟了什麼嗎？」「我今天丟了一隻錢夾。」「丟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？」——「我也不能一準說，也許是丟在你的車上，不知道你見到沒有？」——「我今天在車墊旁確拾到了一隻錢夾，不知道你先生丟的那隻錢夾是怎麼樣的？」——「我丟的那隻錢夾是黑色熟皮的，好如一本小書本兒，中間有一條皮帶扣着。」——「新」心想，說得全對，又接着說：「錢夾裏有的是什麼呢？」——「我也記得不十分清楚，依我所記得的：裏面有十來張五元的鈔票，單元的也有，但不知道究竟有幾張；此外便是一張有外國字的票子和三張不知是四張的名片。」——「新」心想：錢夾是他所遺失的，那本是一些沒有可疑，我這樣問他，不過是應有的一着罷了，所以對那人說：「我本來不用究問你，因為我所拾到的錢夾，一定是你所丟的；但為謹慎起見，所以再

詢問你一下，請你原諒罷！」同時就把錢夾摸出來交給他。羅少爺一壁伸手接錢夾，一壁說：『笑話笑話。』

羅少爺接過錢夾，就打開來檢視一下，見裏面一些沒有缺少，心裏真覺感動：以爲天下竟還有這種拾金不昧的洋車夫！他在感激之下，就提出四十元交給一新，作爲酬謝費。他又見有三張單元的，也一併給了一新。一新起初不肯受，末了終於受了。羅少爺又問他家裏怎樣？以前是做什麼的？一新便約略的告訴他一個大概。

臨走時，一新對那人說：『貴府的那個門房真太沒有道理，說我來見你沒有好事情，又說我不是好道路，竟要把我趕走。』羅少爺說：『真是這樣麼？出去時我準叫 he 給你賠禮！』

一新出來，羅少爺隨着送出來，走到門房口，羅少爺對門房說：『剛才你要把他趕出去是嗎？還說他怎樣怎樣，快向他賠一個禮吧！』門房不敢不依，就向着一新賠了一個沒法的禮。一新祇冷冷地對他看看；心想，誰叫 you 剛才那般神氣，看不起我，我索性再挖苦你一下吧！於是掏出一張單元的鈔票來給他說：『這一元給你要些白乾喝喝，買些煙捲兒抽抽，下次對窮人別再這般凶狠！』門房那裏肯拿，但羅少爺說：『朱先生給你，你就拿着吧！』他又只得硬着頭皮的拿了；但心裏的怒火，幾乎打口裏鼻裏冒出來。

羅少爺送完了一新就進去，那門房因恨一新，連帶的也恨起羅少爺來。他想：這個昏頭

少爺，竟叫拉洋車的坐大客廳，出去的時候還親送到大門口，末了竟然叫我向洋車夫賠禮。至於那個姓豬姓牛的洋車夫，更夠毒狠，臨走還給我一塊錢，這是我當他的下人了。他越想越氣，便拿起那張鈔票來撕得粉粉碎，又搓成一團，拍的，投到痰盂裏去了。但過一會又覺懊悔起來：他以為要撕，要當着那洋車夫撕；現在撕了，他又沒有看見，有什麼用呢？但當時我實不敢撕，因為羅少爺在着；當時既沒撕，現在何必再撕？我撕了他不知道，我買白乾煙捲兒他也不知道，那不如買些白乾煙捲兒受用一下。即使我不要那張氣人的鈔票，也可送給要飯的，那末要飯的定要向我千恩萬謝哩！現在投在痰盂裏，除拍的一聲外，再沒有其他表示，真不值得，真白損失！

原來那天羅少爺帶了一張外國銀行的銀票去付款，那一張全是外國字的票子便是；銀票的數目也不小，計二千六百元呢！豈知他坐在車上，因拉手帕兒的緣故，把錢夾也拉了出來，丟在車墊的旁邊，一些不知道。下車付車錢，又是打另一衣袋裏掏出來的，所以更一些沒去注意錢夾。他先到了一個朋友家去商量一點事，然後才到××公司去。走到公司，一掏衣袋，才發覺錢夾遺失了，這一急非同小可。

他猜想不是丟在路上，必是丟在車上。若丟在路上，更沒有希望；若丟在車上，或許還能追還。所可惜的，便是對車子的號碼和車行的名字全沒注意過；但那車夫的面貌倒還有些記

得，於是急急的打原路回來找尋。路上自然是沒有。走到西四牌樓大街，那輛洋車也早已不在，他祇得垂頭喪氣的回家去。到了家，除自己的妻子外，對別人一個也不敢說，對父母更不敢提起；因為羅老爺是相當的嚴厲，若給他老人家知道了，保有味道嘗還會說自己假裝遺失，實是賭錢輸去的。所以急得他祇在屋裏蹣跚歎氣，想不出一點兒辦法。若說報告公安局，一定又要給羅老爺知道，況能追還不能追還，還是問題。

夫婦倆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，忽聽得門房和人在爭鬧，羅少奶奶就從窗口探頭出來詢問；詢問之下，知道有一個洋車夫要見羅少爺。她想這和失錢事一定有關，於是就去告訴睡在沙發上發怔的羅少爺。羅少爺一聽有洋車夫來見自己，知道事情定有轉機，所以也打窗口來探看，一看，果是上午拉自己的那個車夫；他喜歡得直跳起來，忙請他到客廳裏去坐，自己便接着奔下樓去。果然一折把錢夾還給了他，而且一些也不缺什麼，他真快慰呢。

一新拿了四十二元錢，走出了羅家的大門，這可說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時期：既得了名譽，又得了實利；況那個勢利眼的門房，又給自己這麼的捉弄了一下，心裏更開心！

到了家，妻子問他怎麼樣，他就把四十二元錢給她看，又把剛才的事細說了一遍，末了說到門房賠禮和給錢的事，他的妻子說：『這應當小心，勿和那些人作對，那種人若對你懷着恨什麼都爲來的；叫流氓把你做一頓還是輕的，再厲害些，還要你的命哩！』一新給妻子一說

，倒有些害怕起來，也深悔當時因過度得意的那種舉動，既和人結了怨，還白化了一元錢！

他對陳婆婆是始終不忘記的，所以一有空，就過去看望看望她；有了什麼事，也必去告知她。現在拿到這些錢，自然又過去報告，並把經過的情形很詳細的說給她聽。陳婆婆對他還錢的事，也極口稱讚，說他有志氣。

當走的時候，一新邀請陳婆婆晚上一齊上館子去吃一頓。陳婆婆說：『你們一家子去吧！我不去。』一新再三的邀請她，她總是不肯去。一新也就沒法。

那天晚上，一家子果然上鄰近的小館子裏去吃了一頓。世根和翠鳳好久沒吃館子菜了，所以吃起來，那種貪饒慌張的神氣，無論怎樣也是形容不出的。拿來的菜，總是吃得碗碗朝天；這還不夠，兩人竟搶着拿來舐。四個人一共吃去一塊八角錢。吃完了館子，還上小戲園裏去看京戲，一直到十二點多才歸家。

陳婆婆的話，一新可說句句肯聽，可是有一件事他却不肯聽，便是叫他領洗奉教。幾時陳婆婆提起這事，他總裝作沒聽見；若多說了，他就環顧四周而言他；若真的逼緊了，他說將來再看。這把陳婆婆弄得一些沒有辦法。有時跟他女的說說，她也說：『世根的爸奉教，我也奉教；他不奉教，我也不奉教。』這叫陳婆婆怎麼辦呢？一新妻在別的事上確很聰明，在這件事上却糊塗了，當知在信奉真教的事上，不該拘守什麼從夫之禮的呀！至于一新更是糊塗，陳婆婆

和他說及常生的真理，他却不要聽受，這是多麼的可痛惜！

一八

嚴冬已降臨了人間，一切都呈現了冬的景象，寒氣冷意充滿了整個北平市。一般人沒有事的話，便躲在家裏生隻爐子取取暖；熊熊的爐火，果然打消了瑟瑟的寒冷，所以外面雖是冰凍裂膚，裏面却是和暖如春。

一新雖在這樣寒冷的天氣，也不得不出去拉車。他雖穿了棉衣，但這種棉衣早已失去禦寒的效用，因此身上仍是覺得冷冰冰，一些沒有暖意。

他拉着車輪，冒着寒風走去，那寒風吹來，使他不得不把頭頸往衣領裏縮；兩手也凍僵了，他就伸過了車槓，再來一個合抱式，然後伸到衣袖裏去；兩腳麻木得不知道還存在不存在？至于兩隻耳朵，似乎有誰用着快刀一刀一刀的割着；鼻子也是凍得發痛，鼻涕水就一滴一滴的淌下來，可是他不敢伸手去揩，因為深怕已凍酥了的鼻子，在一揩之下，揩斷了怎麼辦呢？他一步一步的走着，濃煙般的熱氣，一口一口的打嘴裏噴出來；他覺得有些奇怪，噴出來的口氣既這般熱，身上怎的一些不覺着熱呢？

他希望有人來僱車，那末可以開始奔跑；奔跑起來，身體必能溫暖。可是走了好長的一段路，還沒有碰到一個僱車的人。後來却見迎面來了一羣人，全是些青年小夫子，他想生意來了

；豈知這些人都昂着頭，快步的走過去了。他看這些人的模樣有些像學生，但全沒帶書包兒，手上却都提了一雙高統皮鞋；那皮鞋也特別，因為底下裝着一大塊的鉄，形式好如一把切菜刀；喔，他恍然了，原來他們是滑冰去。

『喂，洋車！』這聲音到了一新的耳鼓裏，是多麼的使他喜歡呀！他依着那聲的方向看去，果見一個黑衣的老婦人，手中還捏着一本紅邊的書本子。一新忙把車拉過去，問她到那裏。她說：『西什庫天主堂，五十枚。』一新說：『好的好的，』等老婦人坐上了，他拉着就走。他想這個老婆婆既是到天主堂去，一定是奉教的；既是奉教的，那末和陳婆婆也必相熟，因此問那個老婦人說：『你們教裏有一個姓陳的老太太，你認識嗎？』那老婦人說：『姓陳的老太太多極了，你說的是那一個呀？』一新就把陳婆婆的面孔是怎樣怎樣，衣服是怎樣怎樣，說了一大篇，但仍舊不能使那老婦人明白他所指的是那個陳婆婆；彼此既弄不清楚，也就不說了。

拉到後，那老婦人就摸出五十枚錢來給一新。一新說：『別客氣吧！不用付錢了。』老婦人說：『這倒沒有見過，拉車的不要車錢，你吃什麼呀？』說着，把錢放在車墊上便進去了。

一新抬頭看看那座天主堂，覺得建造得很精巧：兩旁還有兩隻覆着黃瓦的亭子，亭子裏面似乎是兩塊石碑；台階前，還有一雙闊口的石獅子，他看了一會也就拉着走了。這時他身上雖覺酸了些，可是因為裏面有一點兒汗，覺得濕漉漉地怪不舒服的呢！

後來空車拉到絨線胡同，才有一個老公公僱他的車，叫他拉到交民巷法國醫院去，車價是四十枚。從這次拉了後，一直到中午，再沒有拉過一個坐客。一新心裏發急了：以為拉車生活並不是怎樣的穩當，沒有人僱你的時候，你祇得在路上空曠，若天是這樣，那還了得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禁起了深深的恐懼和憂慮，似乎要拋棄這拉車生活，再去別的工作。

他走到了家，臉上沒有一絲笑容，還頻頻的歎着氣。他的妻想他在外碰到了什麼晦氣的事；後來詢問他，才知道是拉不到坐客：一個上半天，光拉了二個人。她就說：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不論做什麼生意全有好歹的，拉洋車也是一樣；況你以前生意這般好，光一天壞了些，也抵得過的呀！」一新聽了，覺得妻子的話說的不錯。

那天下午他又出去，預備在街上白曠半天。豈知一出去就有生意，這邊叫，那邊喊，弄得一新應接不暇。他在這時，就堅定了他拉車的心，祇要自己有能力，決意拉車到底，不再朝三暮四，心猿意馬了。

一九

許家夫婦得了義兒全意，心裏真快慰，就僱了一個壯實的奶媽哺養他。他倆為避免將來多生枝節，嚴禁家裏上下的人提說這收養的事，務使全意不知道自己是別家的孩子。家裏上下的人，倒也善守秘密，誰也不說起這事。

全意一天一天的長大了，比以前更見清秀。他雖還不會說話，却會格格地笑，也一些不怕生：誰向他拍拍手，他便撲過來要誰抱。外來的人和家裏的人見他這般可愛，就爭着抱他。本來爲奶媽最苦的，便是一天到晚該抱着孩子，但現在那個奶媽却清閒得很，因爲除了吃奶外，全意大部份時間是在別人手裏的。

許太太一有空，也往往抱着他，拍拍唱唱，叫他全全，全全，我的好全全，我的乖全全；因此家裏的人也都喊他全全了。

許老爺本來不愛抱孩子的，但對全全似乎特別喜愛，所以有時也來抱抱他。當剛抱過去的時候還好，全全也會格格的笑；可是抱了一會兒，全全便客次客次的哭起來。這是因爲許老爺抱不得法，不知道弄痛了他小身體的那一部份，所以他便客次客次的哭了。許老爺一見全全哭了，就急忙交還原主，自認對於抱孩子確是根本外行。

許太太爲全全也真起勁：衣服一套一套的買了許多，還覺不夠，又自己親自縫做；所以全全的衣服，真是穿不勝穿，一天有時要換兩三套。

時間一月一月的過去，全全已開始會叫爸爸媽媽，不過不很清楚罷了。許夫婦倆聽到了全全叫自己爸爸媽媽，好似吃什麼大補藥，心裏真感到莫大的快樂。倆人又往往爭着使全全叫自己。多次兩人同時說：『全全叫我。』全全呢，睜大了眼睛，看看爸爸，又看看媽媽，有幾次光

叫爸爸，於是許老爺得意地對許太太說：『你看，全全叫我，不叫你。』可是有幾次全全却叫媽媽，於是許太太也得意地對許老爺說：『你聽，全全叫我，不叫你。』但有幾次既叫爸爸，也叫媽媽，於是兩人笑着說：『公平公平！』

全全慢慢兒能說話了，起初一句二句，後來三句四句，末了刁着嘴，也能簡單地述說他的意思。這時許夫婦便教他打聖號，教他叫耶穌瑪利亞若瑟的聖名。當開始學打聖號的時候，真把人們都笑煞：他的手腕又肥又短，況衣服又穿得相當的厚，所以手提上去也碰不到額角；橫過去，也够不到肩膀。至于打起來，又是顛頭倒倒：有時右肩先來，有時左肩先來，有時胸口先來；有幾次呢，倒是額角先來。可是打完了額角，就打到左肩或右肩去，這不是要把人們笑煞麼？說到叫耶穌瑪利亞若瑟的聖名，錯倒沒有錯，不過刁口刁得那麼厲害，沒有一個字音是正確的；這又把人們引笑！

又過了幾個月後，全全已能扶着牆壁，扶着凳椅，摸索地走走。到後來不扶不靠，也能獨自擺着走，嘴裏還喊着：『全全走，全全走。』多次脚一軟，就坐倒在地上；他眉頭一皺，小嘴巴一翹，似乎要哭，却又沒哭。

許夫婦也不時來試試他的走路能力，他倆分站在兩端，中間相距五六尺左右，或從許老爺這面出發，叫他走到許太太那面去；或從許太太那面出發，叫他走到許老爺這面來。但往往走

到一半，便搖擺起來，他們快快把他扶住；不然又要春到地上去了。但有一次，却來回走了兩次。

更有幾次，把全全放在中間，然後許夫婦站在兩端，同聲的喊着：「全全，來來；全全，來來。」那使他的小心兒起了猶豫：看看這邊，看看那面，弄得他不知投向那邊去好。但比較之下，還是投向許太太那邊去的次數多。有一次却很好笑：全全站在中間，許夫婦又在兩端喊着，人們全在猜想，這次不知他投向那邊去。有的想他投向許老爺，有的想他投向許太太。豈知全全那次真特別，不投向爸爸，也不投向媽媽，竟投向站在另一角裏的奶媽去。於是兩人又笑着說：「也公平，也公平！」

全全已到了知好知歹的時期，所以許夫婦便要開始正式的教導他。他們認為教導兒童，當自幼兒開始；若待他長大了再着手，那便困難了。他們又主張教導兒童，該慈嚴並用；對待他自當慈愛，管束他却當嚴肅。但在嚴肅中要不失慈愛，不然便會把他造成一個恐懼的奴隸；在慈愛中也要不失嚴肅，否則必會把他養成一個恃寵的逆子。至於收養的義兒，更是輕不得，重不得，一絲一毫差不得。

他們對全全的將來，也懷着深深的憂慮：因為普通的義子，確是沒良心，不爭氣的居多；但他們見全全的真性並不惡劣，那末若能好好的教導他，未必會和普通的義子一般吧？所以他

簡決意對全全施行一種合宜而又公教化的教育：務要把他造成一個模範義兒，使他在義兒界裏吐一口長氣，顯一道光芒。但表面上却不使他知道自己已是別家的孩子，這未免有些矛盾吧？但也沒有法呀，因為不是這樣，教導便爲難了！

二〇

陳婆婆年紀雖已七十許，但仍康健得很：出外上堂，總是步行的，也不用什麼拐棍兒；頭髮不過白了一半，牙齒也光丟了三隻，耳朵也沒聾，眼睛也沒花；人們常說她準可活到一百二十歲呢。

她自從把一新的孩子送到許家去後，就不很往許家去走動了：怕的是給一新知道了，猜想孩子便是送在這一家，那不麻煩嗎？所以她很難得才往許家去一次。

有一天彌撒完，上許家去了。她看見全全長得比以前更清秀，身體也更壯實，心裏真喜歡。同時想到世根翠鳳和他原是同父同母所生的，怎的會那般醜陋呢？說世根像豬，確有些像豬；至于翠鳳像什麼，倒沒有聽見過；但依我看來，却有些像猢猻。可是全全呢，竟像一個小天神。不知道情形的人，誰會猜想到全全和他們是親骨肉親手足呀？她在許家坐了一會便回來了。

一天，陳婆婆家裏來了一個青年夫子。陳婆婆一見他來，真忙壞了：一會兒買點心，一會兒斟酒菜，親暱地款待他。那天晚上，那青年就宿在陳婆婆家裏。第二天上午，兩人拿了些

東西，便到火車站乘着火車去了。

過了一天，一新去看望陳婆婆，走到門前，敲了好一會的門，不聽得有人答應，他倒有些着急，心想或許有了什麼意外吧？這時鄰家一個婦人出來了，一看一新在敲門，就說：『陳婆婆前天早上便走了，據她說是上天津吃喜酒去，過幾天才能回來。』一新聽了心裏才寬鬆，但在怪怨陳婆婆臨走怎的不告訴自己一聲。

約摸過了六天吧，那青年夫子又來了，陳婆婆却没有回來，也向那鄰家要了開門的鑰匙，便走進屋裏去。走進後，祇聽得他在屋裏砰砰碰碰的翻箱子。大約過了一個鐘點另些，他就搬出三隻大箱子來，把鑰匙交還了鄰居，又和他們談了一會，便雇了兩輛洋車載着箱子往火車站去了。

——新扳扳指頭，知道自陳婆婆上天津去後已過了九天了；想來她已經回來了吧？所以便走過去看她。但走到一看，門還是緊緊的關着，他就去問那家鄰居，他們說：『前兒那青年又來過，據他說：『陳婆婆眼前不回来了，也許要在天津住上一年半載，所以他特地來拿些緊要的東西去。至于房屋和剩下的東西，就託我們照管照管。』一新聽了，不免有些起疑：他想那青年也許是什麼騙子偷兒吧？所以對他們說：『那青年或許不是正路人呢？』他們說：『當青年人初次來的時候，陳婆婆待他那般客氣，那樣親暱；後來又跟他一塊兒去了，想來總是他的親人吧？況

那人的衣服又穿得很漂亮，看去是一個上等人，說來不會是騙子的。」他們雖這麼說，但一顆心裏總覺放心不下；但有什麼法呢？所以也就垂頭喪氣的回去了。到了家裏，把這事對妻子說了一遍，他的妻子也說：『其中恐怕有些這個吧？』

其實那個青年夫子是陳婆婆的外孫兒，他住在天津，也在天津做事。這次他要結婚了，特地來邀請她老人家去吃喜酒。喜事一過，陳婆婆打算回家來，他們却硬留着她不放。他們說：『您老人家一個人孤另另的住在北平，多麼的冷靜呢？我們本就有意來接您，現在您既來了，那挺好啦，我們看您常住在這兒吧！反正在北平您也沒有丟不了的人。至于緊要的東西，我們可以替您拿來。』但陳婆婆那裏肯答應，一定要回北平去。他們也那裏肯放她，一定要留她住在天津。幾個小外孫兒更是拉着她連聲的叫着『好外婆，好外婆，住在這兒吧！』這把陳婆婆的心兒也叫得有些軟化了。

後來她叫過她的女婿來說：『你也許真有意留我，可是你的妻子的心意究竟是怎麼樣，我確不很知道。她雖苦苦的留我，不知道是不是出於真心的呢？與其將來出了什麼事，不如早走了來得乾脆。要是我的親女兒在着的話，我這次準住下了；現在呢，我却不敢住下，所以你放我走吧！』她的女婿說：『丈母娘，您別生疑，我的女人一點兒沒有關係。您沒有來的時候，她常主張把您接過來，這見得她是真有意留您了。』陳婆婆經女婿這麼一說，就依了他們在

天津住下了。

這家乃是姓包的，陳婆婆的女兒就嫁在這一家，可是她的女兒生了兩個兒子後就死了。她的女婿又續娶了一個姓王的女子，她也生了三個孩子。

這次結婚的青年，乃是陳婆婆的親女兒所生的，所以特地上北平去邀請她老人家來吃喜酒。他們一家子對陳婆婆都極表歡迎，陳婆婆也很喜愛他們一家子。對幾個小外孫兒她更喜歡，小外孫兒對她也非常親暱。包家自從來了陳婆婆，一天到晚祇聽得外婆外婆的喊聲。外孫兒裏面兩個較小的還要高唱着『搖搖搖，搖到外婆橋……』，所以更見熱鬧。

那王姓女子，確是一個好人，她對前妻和己出的孩子，一視同仁，不分彼此。對丈夫也是敬愛和順，極有德性。她的挽留陳婆婆確是出于真情，並不是一種虛客氣。但陳婆婆是再體相不過的，況她對於這種事看得多了，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能留居的；三兩天或許還不要緊，若一年半載的住下去，白眼紅眼保有着，冷話熱話保有聽，這樣使你不得不打着包裹兒向老家走。陳婆婆是聰明人，不能不防到這一點。但女婿既說得那末靠實，又見那王姓女子確是一個好人，她想將來未必會發生什麼事情的，所以就安心地而又快樂的住在包家。

當事情決定後，她的外孫兒就上北平去拿東西，他把一切細軟和衣服等裝成了三大箱帶到天津來。但那面的「新」不知其中實情，還想陳婆婆中了騙呢！

一個月後，一新接到了一封信，這信是天津寄來的。他雖識字不多，但普通的信也能看看，他看完了信，妻子問他說：『誰寫來的信呀？』他說：『陳婆婆的外孫兒寫來的。』——『信裏面怎麼說呢？』——『信裏是這樣說：「陳婆婆住在天津，一切很好，你們不必掛念。她也許將在天津住上一年半，所以你們也別心急！她家裏還有些大米和麵粉，你們可和那管屋的鄰居均分。」』

這封信雖安定了他們的心，却使他們大大的憂苦起來。因為陳婆婆爲他們無異是親生的娘，如今去了，能不感到傷心嗎？更想到陳婆婆去的時候，也沒和她會一會面，也沒送她一些什麼路菜，所以心裏愈覺過不去，愈覺得傷心難受了。

過一會，一新拿了那封信到那管屋的鄰家去，對他們說：『陳婆婆有信來啦。』他們說：『我們這裏也有一封信！』一新問他們信裡怎麼說。他們就把信裏的大意說了一遍。一新知道和自己那封信裏的意思是一樣的，於是說：『我那封信裏也是這麼說。』後來大家去找東西，果然找到不少的大米和麵粉。這家鄰家也很好，所以彼此客客氣氣不爭不鬧的把東西平均對分了。一新又和他們談了一會，便拿着東西回轉家來。

二一

世根對娘說：『媽媽，今天既是我的生日，讓我跟小妹子一塊兒上內城大街去逛遊行嗎？』

他的娘說：『內城大街上，電車，汽車，馬車，洋車多極了；在路上走，一個不注意就會闖禍的，所以我看別去吧！你們真的要，可以去問爸爸，我不敢作主。』世根聽說叫他去問爸爸，不免有點兒胆怯，於是對翠鳳說：『你去問爸爸吧！』翠鳳說：『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，去逛內城也是你想出來的，怎的叫我問呢？』世根說：『那麼我們一塊兒去問吧！』翠鳳說：『也行。』於是兩人走上樓去。『新這時剛起牀，見他倆上樓來便問他們說：『有什麼事呢？』兩人却彼此看看，誰都不敢開口。』新又問了一句，世根才害羞而又有些害怕的說：『爸爸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！』『你今天生日怎麼樣？要我替你做生嗎？』『不，爸爸。』這時翠鳳却插嘴說：『哥哥要上內城大街去逛逛，他已經問過娘，娘說：『問你爸爸。』』新心想，這兩個孩子也是怪可憐的：沒好的吃，也沒好的穿，更沒有東西給他們玩，也沒有帶他們上什麼地方去逛逛。今天確是世根的生日，要是他生在富家的話，那末今天又要大排場一下了，現在他也沒要求別的，祇求准他上大街去逛逛；要是不答應他，也說不過去吧？於是說：『得啦，你兩一塊兒去吧！不過你們什麼時候去呢？』他倆說：『現在就去。』新說：『現在沒有什麼好看，鋪子也沒有開，人也沒有全起來，我看下午去吧！』同時又掏出兩毛錢來給世根說：『這兩毛錢給你們在路上買些點心吃吃；好好的放在衣袋里，別丟啦！』

他倆得了爸爸的允准，又拿到了兩毛錢，心裏好不快活。但想到還得等到下午，這是多麼

的心焦呢？那一個上午爲他備好如一整年的長久：出出進進，一會兒也不能安坐。『新拉完車回來，還買了三毛錢的肉。他以為今天既是世根的生日，別的買不起，肉總該買些吃吃呢。可是那兩個孩子那裏還有什麼心思吃飯。桌上雖有一碗紅燒大肉，他倆也似乎沒注意到；若平素日子，那就不得了，搶搶奪奪，必弄得碗翻湯濺哩！所以』新笑着說：『兩個肉大王，怎的今天不拿出手段來啦？』說着，夾給了他們每人一塊。他們本來吃起飯來，起碼三碗，那天祇吃一碗。』新妻說：『停一會要肚子餓的。』於是逼着他們再吃一碗。吃完飯，他倆抹了一抹嘴，就打算出去。』新說：『剛吃完飯就走路，小肚子要走痛的。』他們沒法，祇得再呆坐一會；但小心兒早已飛到大街上去了。

出去的時候，』新囑咐他們路上小心，要靠旁邊兒走，拐角的地方更該留意。他倆答應着便走了。』新妻見丈夫已囑咐了他們，自己也不再說什麼了，先叫他們早些回來。

他倆手牽着手的向內城進行。』世根雖是外行，却要充內行，一路瞎七瞎八的和翠鳳談着。

他說：『皇帝的紫禁城全是金子做的；本來很厚很厚，後來人們用刀刮了又刮，就刮得很薄了。』翠鳳說：『現在紫禁城裏還有皇帝住着嗎？』』有皇帝住着的。』』這個皇帝是怎麼樣的？你見過麼？』』我見過了。他有三隻眼睛，四隻耳朵，兩隻嘴巴，一個半鼻子。』翠鳳說：『一個半鼻子怎麼來呢？』世根說：『因爲他的鼻子有三個空空，那不是一個半嗎？』翠鳳聽了就吃吃

的笑起來。世根又接着說：『皇帝既有兩隻嘴巴，所以一天要吃十八頓飯。他吃的飯，乃是一顆一顆的珠子；菜蔬也是金子銀子寶石做的。』——『這樣吃下去不要吃死嗎？』——『那就是皇帝呀！若是我們吃了，自然要吃死的。』

他們這樣說着，已走到前門，那前門真高大偉闊呀！他倆抬着頭，出神地看着。世根心想：最好給我爬上頂去玩一下。翠鳳心想：我家若住在上面，那末天天可以看看下面來來往往的車馬兒和行人。

『滾開！兩個小鬼頭！站着幹什麼？』原來一輛驢車來了，驢車夫坐在車頭上這樣的喊着。他倆就快快的避開。世根對翠鳳說：『爸爸不是說過叫我們賞心，所以別站在路上發癡般的看了；我們快靠着路邊兒走吧！』於是兩人又前進，走到了中央公園的門口，翠鳳問世根說：『這裏面是什麼地方呀？』世根看了看牌子說：『這裏面是中央公園。』——『我們可以進去嗎？』——『可以的，不過要買票。』——『買票要多少錢呢？』世根又看看牌子說：『要五分錢，小孩子減半。』——『那末我們買票進去逛一下吧！』世根却決斷不下，進去還是不進去。看着別人一羣一羣的進去，眼睛確有些癢起來；可是想到要花五分錢，又覺捨不得。正在這時，由西面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是男子，一個是女子，年紀約摸四五十左右。還有一個老媽子似的人，推着一輛洋式的四輪坐車，車裏坐着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，穿的似乎是外國衣服，手裏拿着一個養璐璐的搖鈴鼓，拍冬拍冬地玩

着。他們走到了門口便停住，男的就去買票。世根和翠鳳看見那輛車子，真覺羨慕：以爲自己也最好弄一輛較大的坐坐，那是多麼有意思呢？再看看那小孩，又引起了深深的羨慕：覺得那孩子那麼好看，身上又穿了那麼好的衣服，手裏還有亮閃閃的搖搖鼓玩；巴不得自己也像他，也能有這樣的福享。這時那女的已看見了世根和翠鳳，心想這兩個孩子怎得長得這般醜陋呢？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？一會兒，男的買完了票就走過來，那女的對他說：『你看這兩個孩子的相貌怎樣？』男的看了，不禁哈哈的笑起來。

那兩個人和孩子老媽子全進去了，世根和翠鳳目送他們進去；接着又有許多別的遊客走來，所以遮斷了他們的視線。他倆就走上幾步去。可是剛走到門口，那收票的大漢說：『票子呢？』他倆呆住了。那大漢就罵着說：『快滾，兩個小妖怪！沒有票子想揩油嗎？』同時舉起蒲扇般的大手掌，好如要打過來似的，嚇得世根和翠鳳連忙就逃。

那剛才進去的一男一女便是許夫婦。那個孩子呢，就是全全。可是彼此都不認識。許夫婦那裏能想到這兩個孩子便是全全的哥哥和姊姊。世根和翠鳳那裏能料到這孩子便是自己的親弟弟，那一男一女便是弟弟的義爸媽呢！

世根和翠鳳離開了中央公園，就沿着電車道向西走去。走到了西單牌樓，兩個人站在路上不知道往那邊去好。後來決意向南下來，那是宣武門外大街了。他倆走着走着，忽見大街左邊

遠遠處有一座很高的房屋，於是便走過去看看。走到了一看，乃是一座天主堂。世根說：『陳婆婆常到天主堂去，不知道是這座天主堂麼？』翠鳳說：『想來是的吧？』世根說：『我們進去看看好麼？』翠鳳說：『要買票麼？』世根說：『我也不知道，我們進去闖一下好了；闖不進，我們就退出來。』翠鳳說：『也許要像中央公園門口一般的給那看門的吃嘴巴吧？』世根說：『不會的，因為天主教的人全很好，那末天主堂的管門人也必定不會像那個一般的凶！』說着兩個人就進去了。管門人覺得教友裏沒有這樣的孩子，於是問他們說：『你們是奉教的麼？』世根說：『你們教裏的陳婆婆常勸我們奉教，可是我們的爸媽不肯奉教，所以我們也沒奉教。』門房聽說陳婆婆，心想他說的不知道是那個陳婆婆，因為南堂區裏也有不少姓陳的老婆婆呀！所以問他們說：『你們所說的陳婆婆是怎樣的呢？』世根却說不出。翠鳳見世根不響，就說：『陳婆婆也跟別的老婆婆一樣的：面孔有些打皺，頭髮也有一半白了，牙齒也丟了幾隻，走路來也一拐一拐，人是挺好挺好的。』但這樣說，門房如何想像得出是那個陳婆婆呢？門房見他們既不是教友，就說：『你們既沒奉教，別進去。』他倆祇得退出來。

翠鳳說：『哥哥我的肚子餓了，買些東西吃吃吧！』世根說：『我也覺得餓了。好，我們去找小攤子。』走不上一段，就碰到一個餛飩担。世根說：『我們吃餛飩好麼？』翠鳳說：『餛飩太貴，吃又吃不飽。』『那末叫他下一碗，我們兩人併着吃；停一會，再買別的吃好啦！』翠

鳳點點頭。世根於是叫賣餛飩的下一碗，兩人就嘶夫嘶夫的吃起來了：哥哥一隻，妹妹一隻，吃到末了還多了一隻。世根說：『妹妹，你吃吧！』翠鳳說：『哥哥，你吃吧！』世根不肯吃，後來還是翠鳳吃的。剩下的一些湯，世根就拿起來連碗喝。喝得碗底朝了天，人已倒仰了過去，他還是捧着碗拍拍地喝着。賣餛飩的人說：『別再喝了，碗也要給你喝破了。真像一輩子沒吃過的一般！』世根也不答應，將碗還給了他，拉着翠鳳就走。賣餛飩的說：『喂喂，餛飩錢呢？』世根於是又回來付錢。賣餛飩的待他倆走遠了些，就罵着說：『真刮皮，兩個人併一碗吃，吃了錢也不付。』其實世根倒不是存心的，祇因為給他說一輩子沒吃過，有些害羞起來；所以交還了碗，就拉着翠鳳快走，却把付錢事忘掉了！

他倆走出宣武門，已到外城了。在城門邊世根又買了兩隻大饅頭，一人一隻，一路走着吃。走到菜市口，又向東走，走到虎坊橋，就向南下來。不多時便到了家。一新妻問他們內城大街熱鬧嗎？他們說：『和外城幾條大街差不多。』世根過一會又說：『逛大街也沒有什麼意思，逛公園那才有意思呢！』翠鳳經世根說起公園，又想到了剛才的事，她說：『媽媽，我們在中央公園的門口看見了一個小孩子，坐在一輛四輪的外國坐車裏，一個老媽子推着走，真舒服呢！』一新妻問說：『那小孩子幾歲啦？』翠鳳却答應不出。世根說：『雨三歲吧？』她聽了就想到自己的孩子，現在也快三歲了；但不知道這可憐的孩子在什麼地方？也不知道怎麼樣？她却沒疑心到翠

鳳所說的那孩子，便是自己的晚生呀！她又問說：『你們在路上碰到爸爸嗎？』世根說：『沒有碰到過。』『買了些什麼東西吃吃呀？』翠鳳說：『先買一碗餛飩，後來又買了兩隻饅頭。』翠鳳還想說下去，世根却又想起了一件事，所以搶着說：『我們還看見過一座天主堂，房子真高極了，和天差不多！』『你們進去過麼？』『管門的說我們沒奉教，不許我們進去。』翠鳳也搶着說：『那管門的問我們是怎麼的一個陳婆婆，我們却說不清楚。』『他怎的會問起陳婆婆呢？』世根接上去說：『是因爲我先提起的。』這時新拉完車回來了，他倆就各叫了聲爸爸，同時世根便拿出用剩的錢還給一新。『新說：你們拿着吧！別還了。』接着一新問了他們幾句就去洗足了。他倆把多餘的銅子平均分了，每人拿到了六個銅子。

一場奇遇，就這樣平淡的過去了。

中

時間這東西，你若等着它，却非常的慢；你若不等它，却非常的快，所以一忽兒已寒暑四易了！一新仍過他的拉車生活，他現已成了拉車界裏的一顆明星：資格老，人格也高。他那種誠實無欺的態度，獲得了坐客們的歡心和信任；他那種嚴謹正直的行爲，感化了不少的同行和儕輩。

陳婆婆還住在天津，並沒回來。她的房子已出租給人家，裏面的東西也出賣了。一切手續全是那鄰家代辦的。因為陳婆婆將長期的居住在天津，所以來信叫那鄰家把屋出租，把東西出賣。起初朱家知道了，非常傷痛；但後來日子久了，也漸漸的忘却。

世根已是十五歲了，身體長得很壯實；也沒有上學去，祇在家裏幫着父母做些雜事。家風已是十三歲，身體也相當的壯實；她自然更沒上學去，也在家裏幫着父母就是了。

一天，一新對妻子說：『世根今年已是十五歲了，該叫他去學一些手藝才是呀！反正念書又念不起。』他的妻說：『我也這般想呢！』於是送世根去做學徒弟的事就決定了。

木匠，泥瓦匠，銅匠，鐵匠，石匠，皮匠，鉛匠，以及其他許多的匠，開始在一新的腦子裏走馬燈似的打轉。末了，他挑定了銅匠。因為他以為銅匠的工作比較輕微，也不必像泥瓦匠

那般的攀高登樓，常有摔死的危險；況他正有一家相熟的銅店，所以決意送世根去學銅匠。

第二天，一新便到那銅店去。這銅店的老闆姓葉，人倒還好，也很老實，但他的妻子却是一個發辣婦：常自以爲是老閨娘，作威作福，欺凌學徒；因此許多學徒都給她打走了。但一新却一點也沒聽到過。當走到的時候，葉老闆正在做一隻銅痰盂。一新便呼說：『葉老闆，您好？』葉老闆抬頭一看是朱一新，就說：『難得你來，請坐請坐！』一新便呼說：『我今來，也沒有別的事，祇因我的大兒世根年紀已不小了，我想叫他學些手藝，想來想去還是學銅匠好，不知道您肯收他當一個學徒麼？』葉老闆說：『這裏正短一個學徒，你家的世根肯來，那再好沒有了。』事情便這樣的說定。

一新又坐了一會便出來。到了家裏告訴妻子，妻子也覺喜歡。至於世根也無可無不可，因爲他也不知道做學徒究竟是怎麼樣。

三天後，一新陪着世根往那銅店去，拜見了師傅師娘，然後大家坐着談起來。一新對他們說：『世根若不肯聽話，你們祇管做規矩。他既做了你們的學徒，就無異做了你們的孩子，所以一些不必怕什麼。』葉老闆說：『你一切放心好了。』老闆娘也說：『我們對他什麼也會照顧到的，你一些不必掛心。』一新聽了倒也喜歡。

世根起初倒不覺什麼，當一新將走的時候，他却開始有些憂傷；末了，竟哭起來。一新

說：『哭什麼呢？在這裏很好，師傅師娘跟爸媽一樣；況離家又不遠，你媽跟你的妹子常會來看你的。我要是有空的話，也一定會來看望你的。』說着就走了。但世根雖覺爸爸說的話不錯，可是心裏的憂傷無論如何也鎮壓不下；兩眼的淚珠任憑怎樣也收止不住。

世根開始度學徒生活了，但實際那裏談得上學字呢？葉老闖祇管自己做活，一些也不教他什麼。而那個老闖娘，却好似買進了什麼奴隸似的，一切的事都叫他做：叫他做飯做菜，叫他抱孩子，叫他上街買這樣買那樣。自己呢，坐着享現成福，還不時要到鄰家去打牌。回來看世根把一切弄好了，便沒有話說；若還沒有弄好，或弄得不稱她的意，她就要拿出她老闖娘的手段來了：打呀，罵呀，扭呀，咬呀，沒有一樣不會來。

世根清早就該起來，一起來就牛馬般的做着一切雜事。吃飯也總不能安安泰泰的吃：要替老闖盛飯，要替老闖娘盛飯。但自己還必須比他們先吃好，因為得去預備洗臉水；老闖更要抽煙，那末便得預備煙管兒。老闖娘特別考究，吃完了飯定要漱口，那末又得倒漱口水。所以把一個世根弄得團團轉，一會兒空的時候也沒有。小孩子哭了，得去搖睡籃；爐灶上水開了，得去提來沖茶。一切雜事做完了，就叫他擦銅器；擦了一會銅器，又叫他送貨。他背負着沈重的銅器，在街上一步一軟的走；一滴一滴的水，從他的面部上淌下來，也分不出是汗珠還是淚珠！

世根在那銅店裏不是學徒，是徒弟；因為一些沒學到什麼呀！那不是徒然在學着嗎？學雖沒學着什麼，若到吃得沒頭沒腦，所以當爸或娘去看他的時候，他總是哭着要回去。但在一新夫婦的腦子裏，以為學徒應該是這樣的：少吃少睡，多做多動，這是學徒的常事；受責受罵，吃棍吃棒，那也是學徒的便飯。所以他們心裏雖也很覺得憐惜，但總勸世根安心學下去。世根也只得忍着痛忍着苦的學下去，不，是做下去，苦下去。

有一天世根搖搖睡籃，竟把睡籃搖翻了！本來也不會搖翻的，因為那個小老闖祇是嗚哇嗚哇的哭着，不肯安睡，世根就使勁的搖，一面還唱着自造的催眠曲。豈知搖得太猛烈了，睡籃就失了重心：卜通一聲，便翻了過來，小老闖也覆在地上。這一來，自然不得了，鞭子便雨一般的臨到了他的身上，罵聲就箭一般的鑽進了他的耳鼓。而他呢，祇是木人兒似的站着，因為實在驚呆了。幸虧那小老闖跌得還不重，哭了幾聲也就止息。老闖娘見世根還木人兒似的站着，又罵說：『站着做什麼？還不去做事呀？』世根才離開出事地點，到灶間去做事，一壁做事，一壁哭；他實在不願意哭，但眼淚真不聽話，祇是撲撲地淌下來。他沒法，惟有用手背去揩。他的臉是相當的烏，手又相當的黑，所以沒揩上幾揩，已揩成了一個大花臉兒。

更有一天的黃昏時，世根把一小木桶的菜，搬到後門口去洗。但因剛送貨回來，所以兩腳酸軟，感到非常乏力：一蹲下去，就覺眼花頭暈。他於是進來打灶間裏提了一隻燒火棍和一

隻高坐凳去。這樣坐着攔着，洗起菜來就省力得多，安舒得多了。約摸洗了七八分鐘，便把菜洗好，洗好後，他把木桶搬進灶間來：剛放下，忽聽得葉老闖喊着說：『世根，給我去打二兩白乾來！』世根忙把手在衣角裏揩了揩，便走到前面店堂去，拿了錢，提了瓶，就上街去打白乾。

這時老闖娘在鄰家打完牌回來了。一進門就說：『世根呢？』葉老闖說：『我叫他上街打白乾去了。』老闖娘倒也沒有話說，就走到灶間去，一看，菜倒已經洗好。她想等世根來要好一會哩！現在時候已經不早，讓我先開始燒吧！於是走到灶後想通通灶肚，預備生火。豈知一坐下去，却坐了一個空：篷的一聲，春在地上，春得怪痛的。她起初還想自己沒坐着凳子，後來伸手一摸，却根本沒有那條凳子。她氣極了：以爲一定世根有意作弄她，讓她坐一個空，使她在地上春一下。所以就拿了一根籐條，不聲不响的候在灶間門口。但站了一會，還不見世根回來。她想坐一下再說，於是走到放東西的那張小桌子邊去坐，豈知又坐了一個空。這一春下去，比剛才一次春得更重，也春得更痛。這一來，她發疾了，就開始大叫大哭。葉老闖聽得了，便趕進灶間來問她爲什麼哭。她哭着說：『你收的好徒弟，你收的好徒弟！』這簡直弄得他莫名其妙。世根打完了白乾，急急的向店裏走來。他心目下老闖娘諒來已經回家了吧？幸虧我把菜早已洗好，不然，回去又要吃籐條了！這個婆娘真發昏，成天的在外打牌，連要吃奶的孩子也不管。每次回家見孩子哇哇的哭，就說我沒管好，其實是餓了要吃呀！他這樣想着，已將走到店門，

突聽得老闆娘潑辣的哭聲，他以為她今天打牌一定又輸了，所以這般的哭；於是自言自語的說：『輸了要哭，何必去打牌呢？真孩子脾氣，真不要臉！』

他一進店門却不見老闆；就走到灶間去，果見老闆在灶間，他就喊說：『師傅，白乾已經打來了。』老闆娘聽得世根的聲音，就雌老虎般的趕過來，拿起籐條沒頭沒腦的便攆。世根在一驚之下，驚呆了。當第一下第二下打在頭上，竟不覺着痛；第三下第四下才覺得痛了。他本能地伸出雙手把頭抱住，所以以後的幾下全攆在手臂上。他一時找不到躲藏的地方，便鑽到櫃台下面去。但那凶惡的老闆娘還是追着打，一些不肯放鬆。末了，葉老闆看不過了，就過來把她攔住，並問她說：『到底爲了什麼事呢？』她又哭着說：『問你的好徒弟呀！』於是葉老闆叫着世根說：『別再鑽在下面，快出來吧！你老實告訴我，究竟爲了什麼？』世根爬出來後，哭着說：『師傅，我真不知道什麼事呀！』老闆娘就插進來罵着說：『你還假裝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存心的把兩隻凳子搬走了爲什麼呀？』這一說，才把世根提醒，他忽然記得自己把凳子搬了出去還沒搬進來過；於是快快的走到後門口去，一看，還好，大小兩隻凳子全在着，他慶幸的搬了進來的。葉老闆見了就說：『爲了兩隻凳子沒搬進來，也不必這樣大哭大叫，更不必把世根這樣打法的呀！』老闆娘惡狠狠的說：『你知道什麼？你知道什麼？』葉老闆說：『是，因爲我不知道，所以問你的呀！除了凳子沒搬進來，還有什麼呢？』這一問，可把老闆娘難住了。她以為把剛才坐

空的事說出來不丟臉嗎？也許要給男的說：『怎的你坐下去前也不看看，就瞎眼般的坐了下去呢？』因此她就不响了。葉老闖又問世根說：『你把凳子搬到後門去做什麼？』世根就把剛才洗菜的事說了一遍。葉老闖聽了說：『那也不算什麼錯呀！』老闖娘同時也聽着，心想，依他說來，還是冤枉了他，錯打了他呢？

葉老闖也無心喝白乾了，索性再做些活。世根就到灶下去做飯。老闖娘覺得有些沒面目，就抱着孩子到睡房去了。後來世根又打灶間出來爲擺桌子擺碗筷，葉老闖又問說：『究竟爲了什麼呀？』世根也問他說：『師傅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』其實老闖娘既不肯說，他兩人自然是悶在葫蘆裏，弄得摸不着頭腦了。兩個人既同是不知道，所以你問我，我問你，結果還是問不出什麼，得不到究竟！

飯做好後，大家不聲不响的坐着吃。六隻眼睛都朝着下，三顆心全在想自己的心事。各人祇把飯盡力的向嘴裏划；菜蔬呢，很難得才去挾一點。這樣匆匆的吃着，不上七八分鐘便吃好，和那些軍士吃飯幾乎同樣速度。

一切收拾好，大家便去睡，也是靜悄悄的一些沒有聲音。世根也脫了衣服上舖睡了，頭剛觸着枕頭，就覺一陣鑽心的痛；他伸手一摸，原來頭上綻起了幾條指頭一般粗的痕呢！

頭上既有創傷，枕頭又那麼的硬，那末如何能睡？所以祇有用手把頭托着睡。他想到剛才

的事，心裏一陣酸，又開始悲哭；那雪案雪索的哭聲，便一陣一陣的透出來，在靜寂的晚上聽來，更覺淒慘！更覺傷心！

他開始睡着了；可是手一軟，頭又撞在枕頭上，痛得他喔唷喔唷地叫起來。這樣一睡一醒，一撞一碰，一直弄得天明。他伸手摸摸眼睛，還是濕漉漉的；無疑的是哭了一整夜呀！

幸虧世根身體還壯健，所以雖這般受苦受磨，倒還沒弄出病來；換一個人，也許吃不消吧？老闖娘自從那次的事發生後，人似乎好了些，對世根也沒有以前那般凶狠了。因此世根也就繼續的做下去。

二

光陰的過去，無異是水流箭飛，世根已整整的做了兩年的奴隸，服了兩年的苦役。學徒普通以三年爲限，前兩年是做奴服役時期；到了第三年，師傅才開始教授學徒一些初步的手藝。現在葉老闖也是這樣，他一算世根來店已是第三年了，於是開始教授他。世根倒也靈巧：師傅一教，他就會做。這樣學下去是大有希望的。葉老闖見了很喜歡，世根自己也很起勁。

一新夫婦備巴巴的等着世根滿師，那末可以當一名銅店夥友，每月至少有五六元或七八元可賺吧？世根也是存着很大的希望：想自己將來滿了師，做了銅匠，那末除了做別人的東西外，有了空自己也可以隨意打造些什麼。譬如打些銅吊子，銅手爐，銅腳爐，給媽媽使用使用。

我記得媽媽常說：冬天睡覺腳上感到怪冷的，那末我準打一隻湯婆子給她暖暖腳。爸爸又說：拉車鞋子最厲害：一雙鞋子，跑不上幾天，就鞋底穿洞，兩頭開花。所以我準打一雙銅鞋子給他穿着，但恐怕太硬穿着不能跑吧？我也有法子，可以做活底的呀！至于妹妹常向娘討什麼金戒子，金耳環；我看銅色和金色差不多，我也準打一副銅耳環，幾隻銅戒子給她戴戴。對我自己呢，更不用說了。要打什麼就打什麼；即使打頂銅帽子，打身銅衣衫，也沒有不可呀。他想到這一些，心裏真快樂，把以前所受的苦痛全忘却了。

可是不過學了兩個月零些，葉老闖忽的害起病來了，而且是很凶險的病。起初還能支撐着去看大夫；後來不能起牀，祇有請大夫到家來診治。但是看了好幾次，病勢仍舊沒轉輕。這樣，又延遲了六七天，一個銅筋鉄骨的葉老闖，就一命嗚呼，離開了人間！這自然哭傷了老闖娘！也哭傷了世根！

葉老闖一死，老闖娘的態度全變：對世根好如對客人，親親熱熱，客客氣氣。她爲什麼這樣呢？因爲喪事的一切，全要托靠着他呀。世根倒也不記前恨，竭力的替她料理；還去叫了爸爸來帮忙。

喪事過後，銅器店也關門大吉。因爲一個婦人，一個孩子，一個未滿師的學徒，是支持不下去的呀。銅器店既關門，世根也祇得回家，所有的希望全成了泡影！

世根回家後的第二天，一新對妻子說：『世根白吃了兩年零的苦，手藝還是一個學不成。現在若再送他到別的銅店裏去，別人也許不肯收吧？因為學得不上不下，叫別人怎麼辦呢？若叫他再起始做小徒弟，那也不值得；況也找不到第二家相熟的銅店。所以我看也不用學什麼手藝，還是學腳藝吧。』他的妻說：『我從出世沒聽過有什麼腳藝的。什麼是腳藝呀？』一新說：『你這般聰明的人，連腳藝也不知道麼？像我那般就是腳藝。拉車不是用腳跑的嗎？』他的妻說：『拉車就乾脆的說拉車好了，說什麼腳藝，叫我怎麼能懂呢？』接着又說：『我想也還是叫他拉車去好，雖說他年紀還小，但個兒倒生得很高大，力量也不小，奔奔跑跑原是他的拿手戲。爲他拉車是再相配不過的。我就決意這樣吧！』

一個月後，北平市上又添了一個洋車夫，這便是一新的兒子世根。看他的面孔，確有些嚇人相；但拉起車來的姿勢，大有包車夫的資格。一新常想等他拉了半年一年後，決叫他拉包車去。

有一天，一新拉着一輛車在朝陽門大街上飛跑。很多的車，又是節節往後退。一新好不得意。自想我年紀也不少了，但腳力倒一些沒有減損，許多青年車夫全給我拋在後面遠遠呢！正在這時，忽覺得後面有一輛車緊緊的追上來。他想那個無名小卒敢來追過老子，所以他再加力的向前快跑。可是後面那輛車仍是緊緊的追來；末了終於追到，來了一個並駕齊驅。一新正想旋

過頭去看看，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。却聽得那人說：『我想是誰，原來是爸爸。』」新一看方是世根，心裏又喜歡，却又嫉妒，但外面並不表露，隨口的問世根說：『你拉到那裏去呀？』世根說：『朝陽門外。爸爸，你呢？』」新說：『釣魚台。』

父子倆並拉了一會，世根說：『爸爸，你慢慢拉吧，我先跑了。』說着，便飛也似的向前跑去了。一新看了，又覺得深深的慚愧；但又自己安慰着說：『他拉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，我拉的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大人；份量自然是我拉的重，那末他拉快有什麼希罕呢？若大家換一輛拉拉，我一定也比他拉得更快呀！』但過一會又責怪自己說：『世根是自己的兒子；自己的兒子能有這般本領，跑得那末快，做父親的也有光榮；那末對他何必嫉妒，也更何必感到慚愧呢？』

三

一新以為要叫世根去拉包車，該事前去請託好；那末將來一有缺子，便可補進去。但去請託什麼人呢？却想來想去想不出。和妻子商量商量，也商量不出，有一天他睡在牀上，又開始想那個問題。想了一會，忽給他想到一個路頭，就是羅少爺。他想，我從前既把拾得的錢夾還給他，現在託他介紹或收用一個車夫，諒來不會却辭的吧？他想到這裏，立時從牀上跳起來去告訴妻子。妻子也說：『這個路頭不錯，你去碰碰看吧！』

一新因爲怕羅家那個門房，不敢去碰門，祇是在門口等候。一連去等候了兩個上午，並不見羅少爺出來。他想這樣等下去還能拉車做生意麼？於是拉了車子去等；有生意就拉了走，沒有生意就在羅家門口附近的一帶踱踱。這樣一連等了四天，還不見有羅少爺。他想明天再去等一回；若再碰不到他，決定換方法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又去等候。不一會，果然羅家的大門開了，出來一個人。他看看像似羅少爺，但有些疑心，不知道究竟是不是。因爲從上次見了後，相隔已好幾年了。他想不管是不是，走過去叫他一聲再說。於是把車拉過去叫那人說：『羅少爺，你認得我麼？』那人對他看了看說：『你是誰呀？我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』一新說：『我是朱一新呀。』但似乎仍不能引起他的回憶，所以一新又說：『我便是把錢夾奉還給你的朱一新呀。』他才回想起來說：『是，是，朱一新，朱一新，我記得，我記得。這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。』一新說：『不錯，是六七年前的事了。』這一來，一新便知道那人一定是羅少爺，自己並沒錯認了人，於是接着又說：『羅少爺，你上那兒去？』他說：『我是上協和醫院去，你就拉着我去吧！』說着，便坐上了一新的車。一新拉起後，故意慢慢的跑，因爲要和他商談那件事理。他心想：開口就說，未免太這個；該先拿幾句客套話來開開場，因此說：『羅少爺，你近來得意嗎？』『也不過如此。』『老太爺，老太太全安好麼？』『噯，已在去年先後的過世了！』一新心想，這一問問壞了。但也幸虧這一問，才

知道兩老已經過世；兩老既已過世，那末羅老爺已成羅老爺了，況依他的年紀也應該稱他羅老爺了呀，於是說：『羅老爺，您出出進進爲什麼不買輛汽車呢？不買汽車，也至少該買輛包車呀。您真太儉省了。』『我家本來是有一輛馬車，家父母在時，是時常乘坐的；我却不喜歡坐，因爲覺得太大排場；每次出去，要裝車，要配馬，真覺麻煩；若有什麼緊要的事，準能把人急煞；況又得用上一大一小兩個馬伕，更是重頭。至於家裏養着一匹馬，既討厭，又齷齪，所以我已把那輛馬車賣給人家了。』——『那末您買輛汽車吧！』——『汽車未免太招搖，我想還是買一輛包車好。』——『新聽了，真覺喜歡。他想怎的有這樣湊巧的事呢？於是說：『我看也是辦一輛包車好：因爲汽車祇能在大馬路上駛行，不像包車小巷小街全可以通過；拉進拉出，也是包車來得方便。至於費用，更是差得多：用一個包車夫，祇要七八元夠了；用一個汽車夫，非二十元不行。此外每月還要什麼汽油費，修理費，真太費錢了。』——『我也是這般想呀。』——『您既打算辦一輛包車，那末包車夫找到了麼？』——『車還沒有買到，包車夫自然更沒找到了。』——『新聽了，更是喜歡，於是說：『既是這樣，我倒要請求您一件事哩。』——『什麼事呀？』——『便是我的一個孩子，學銅匠沒學成，我也不叫他學下去了。』——『怎的學不成呢？』——『因爲師傅翹辮子了！』——『現在做什麼？』——『我就叫他拉洋車。他拉車的本領倒不錯，跑得也快，拉得也穩，所以我想叫他拉包車；可是找不到東家。您羅老爺既打算備一輛包車，那末就請您僱用我的兒

子吧！——『他幾歲了？』——『年紀還輕，不過十八歲，但個兒倒生得很高大。』羅老爺心想：父親既是拾金不昧的忠實人，兒子諒來也不會壞的。於是就對一新說：『好好，準叫你的兒子來吧！』——一新說：『但有一件事我倒先要向你說明的，便是那孩子的臉相長得很不濟，您看了許要憎惡吧？』——『那也沒有關係的。祇要人忠實，會拉車就是了。』後來羅老爺又問了一新住在什麼地方？一新便把地址告訴了他。他就拿出日記本來，把一新的地址記上了，並說：『我買到了車，便會來告訴你的。』——一新在感激之下，連說了七八句的謝謝！

協和醫院到了，羅老爺下車後，便付給了一新兩毛錢。一新却一定不肯拿，推來讓去，弄上了好一會，羅老爺就把錢丟在車板上走了。一新還說：『羅老爺，您真太客氣，叫我如何拿得下？』

四

世根拉洋車已拉出了滋味，他覺得這種生活真有意思：沒生意的時候，在街上蹣跚，看看來來往往的人；有生意的時候，就拉着跑跑；跑上一里半里，銅子毛錢就會滾進自己的袋裏。他又心勇萬夫，不肯後人：見誰在他前面，他定要追過他去。所以他不是在拉車，乃是在和別人賽車。他奔跑確是非常的快，他要追誰，準給他追上；追上了不夠，還把那人拋在後面遠遠的。被他拋落的車夫，雖有些氣憤，但也要不得他，祇有在後面對他彈彈眼睛而已！

「新見世根這般好勝，怕他將來總有一天要闖禍，所以想勸戒他一下；但一想到自己也這般好勝，見誰跑得比自己快，也一定要追趕上去，那末如何開口說他呢？祇有我以後不再這麼來，才能叫他也別這麼來呀！那天晚上，等世根拉車回來，他便叫過他來說：『你在路上這樣飛跑，一來要弄傷身子，二來容易闖禍。因為跑得這樣快，萬一脚軟，或是踏着什麼滑性的東西，那末不但自己要大翻筋斗，連後面坐在車上的人也必要拋出車外去，那不是危險嗎？此外你跑得那麼快，迎面若來了一輛車或一個人，也許避讓不及；那末在相撞之下，弄得兩方開花，這不可怕嗎？我以前也是像你那般好逞英雄，在路上飛跑；現在覺得那是再危險不過的，所以我們以後別再這麼來了。』世根連聲的答着說：『知道知道。』」

他們父子倆拉起車來，確跑得太快些。至於見誰跑得比自己快，便一定要追上去，那更是不該，因為這一些沒有意義；況非常容易闖禍。但有些車夫却又跑得太慢：看樣子，一聳一聳地似乎在跑，實際却比走還慢；拉上好一會，仍是在原一段地方，簡直可說沒有前進過一些。坐着了這種車子，碰到了這般車夫，真會把人急煞，尤其是有些兒什麼緊要的事的時候，心裏簡直會冒火！身子雖坐在車上，却比在走着跑着還慢。眼見別人的車一輛一輛的前進，自己祇往後退，心裏更是難熬難忍。多次想跳下車去自己走，但又覺得車錢問題難以解決，因為付給他又不值得，不付給他又不成功；所以祇有悶着氣，讓他慢慢踱踱的拉去了。

但話又要說轉來，因為那些慢車夫，也是出於不得已，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奔跑的技能；他們也很願意跑快，可是跑不快有什麼法？有些拉車的以前是驢方步的大小爺，如今落難了，祇得來拉車，那末叫他如何跑得快？有些車夫以前也是腳快腿健，跑起來確不慢；但如今年老力衰，筋骨硬了，細胞枯了，如何還能像以前的快跑？

拉車又沒有限制的，誰都可以去拉車；不必會跑，祇要會走，就可拉車。車行對拉車人又沒有什麼測驗，什麼考試。你去租車，車行就租給你。你會跑不會跑，跑得快跑不快，車行全不負責。所以祇要會走走跑跑，即使是駝背蹣腳，也未嘗不可以去拉。但他們既有殘疾，而又沒有奔跑的技能，為什麼還要去拉車呢？因為要吃飯，要活命。沒有別的事可幹，祇有拉車去了！所以我們也當深深的體諒他們！

有時候其實不是拉車的跑不快，乃是坐車的份量太重，譬如二三百斤的一個大胖子坐了上去，即使跑得快的也變成跑不快了。而那些大胖子，從不想到自己的份量重，祇怪車夫跑得慢。依理，這般重的份量，車子也許要倒退吧！現在既沒倒退，見得那車夫已是在盡力的拉了，那末也就不可再責怪他啦！

所以我們以後坐車子，若碰到了一個快腳車夫，那再好沒有；要是碰到了一個慢腳車夫，那也不該火冒心急，更不該趕牛馬般的呵喝着他：快跑快跑！

五

世根知道自己不久便要去找包車，心裏真快活。他想這是升遷了，也可說是發達了。我看許多包車夫，頭髮梳得亮亮的，衣服穿得怪齊整，手上還戴着手錶，腳上的一雙鞋，也是夠時式的。至於包車，比我們拉的洋車要考究得多：車身亮得可以當鏡子，兩輪的鋼絲一條一條的都發光，左右更有兩隻亮得不得了的燈，坐墊和靠背也是怪考究的，不是絲織的，便是挑花的。此外還有一條呢質的蓋腳毯，主人坐著的時候，給主人蓋腳；主人不坐的時候，就可拿來當披風著。當拉的時候，自己也不用喝道喊叫；主人便會把車板上的鈴，叮噹叮噹的踏起來。這樣叮噹叮噹的前進着，主人威風，車夫也威風！世根想到這一點，恨不得攬下洋車，立時去找包車。但羅家還沒有來信叫他去，所以祇有再耐心的等幾天。

他從那時起，見有包車經過，便要細細的觀看一下：看看那輛車是怎樣，看看那車夫是怎樣。但包車夫頭大的居多。世根向着他們看看，他們却連眼也不斜一斜。世根心想：你們也別神氣十足，看不起別人；我不久之後，也是一個包車夫呢。拉來也許比你們好，比你們快：所拉的車子，也許比你們所拉的來得考究呢！

×一天的下午，一新接到了一封信，一看是羅府寄來的，心裏已是十二分的喜歡：拆開來一念，果是叫世根去找包車，他快樂得呵呵的笑。

過一會，世根也拉完車回來了，一新忙告訴他羅家已有信來，叫他明天去上工。一新預料世根聽到了這個消息，不翻筋斗，也至少要跳上幾跳。豈知世根聽了一些沒有喜歡的表示，反哭喪着臉，不聲不响的站在一邊。這使一新大大的奇異了，便問他說：『前幾天你那麼心急的要去上工，見羅家沒有信來，還叫我去催問；現在信來了，你却這般神氣，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』世根眼淚汪汪的說：『剛才我和別的拉車的說起：我過不幾天要去拉包車了，爸爸已給我找到了東家。但他們說：「你拉車的本領確不錯，但你的臉相太這個。主人一見，保請你回家走。與其去了給主人退出來，還不如不去，所以我們看你還是拉洋車拉下去吧！」』一新聽了哈哈的笑着說：『我想是爲了什麼，原來是爲了這一點：對這個我早就跟羅老爺說明了，那是一些沒有關係的。』世根究竟是一個孩子，經一新這麼一說，又喜歡起來了。

過一會，一新又對世根說：『明天要去上工，該把人弄弄清爽才是，所以你去剪一個頭，修一個面吧！』世根於是就出來。

他平素是在街頭小剃頭担上理髮的，但這次他却想到理髮店去，所以走進了一家名曰白玫瑰的理髮店。他一進去，理髮師和在理髮的人全驚奇的對他看；有幾個理髮師竟呵呵的笑起來。他也不去注意他們，就揀了一把椅子坐下了。

理髮師彼此推讓了一會，終於有一個理髮師過來了。他把布替世根圍上後，便問他說：『

你剪什麼頭？」世根想了一會說：「替我剪一個好看些的頭吧！」理髮師聽了，不禁要笑，就說：「怎樣算好看也不能說，要看配不配的。」世根說：「那末你看我剪什麼頭配呢？」理髮師心想：你這種面相，什麼式子的頭也不配，還是剃一個光光頭挺乾脆。所以說：「我看還是剃一個光光頭最配。」世根本來是常剃光光頭的，但這次他却不要剃光光頭，因為明天要上工去，也得裝飾裝飾。於是對髮師說：「不要光光頭，總得留一些頭髮在頭上。」「那末平頂頭吧！」——「也行也行。」

軌達軌達，軌頭刀在他頭上軌；擦脫擦脫，剪髮刀在他頭上剪。軌上好一會，也剪上大半時，平頂頭終於剪軌成功了。接着便是修面。理髮師拿起鋒利而發光的剃刀，開始在他的臉上次次地刮；很多的汗毛，就從他的臉上刮下來。那時理髮師一壁刮，一壁吃吃的笑。而世根呢，也不去注意理髮師的笑，祇一味的在領受那刮面的舒服。但那理髮師究竟為什麼笑呢？說起來也好笑，因為他看世根的臉相有些像豬，那末他的頭就好說是豬頭；現在拿着剃刀次次地在他臉上刮，不是像刮豬頭麼？所以他越想越覺好笑，就不禁吃吃地笑起來了。這笑聲自然又引起了別人的注意。另一個理髮師問他說：「你笑什麼呀？」他便把眼睛對那人眨眨，表示現在是不能說的。

世根刮完臉去洗頭，理髮師又想到洗豬頭。洗完頭，坐到椅上去，給他臉上敷些粉，他又

想到豬臉上粉，上完粉，又在他的頭上洒些香水，他又想豬頭洒香水，這一切弄完後，世根說：『替我挖挖耳朵吧！』理髮師說：『這裏挖耳早取消了。』同時心裏又在想豬耳朵何必挖。世根聽說沒有挖耳朵，就說：『你們還是不如街頭剃頭担好：每次剃完頭總有挖耳朵的。』那理髮師也不說什麼。

世根付了錢就走，沒走上幾步，一陣洪大的笑聲，就從店門口衝出來，這無疑的是那理髮師把剛才的事說給同伴們聽了，所以引得整個理髮所全鬨笑起來。但世根雖也聽得，却仍不注意；還在回味剛才刮面的舒服，並在領受頭上洒過的香水。他覺得今天雖多化了些錢，却是值得的。因為那理髮店除沒有挖耳朵外，其餘都比街頭剃頭担來得考究，來得道地；莫說別的，那把椅子坐坐，就夠舒服了。所以他對這次的理髮，真感到十二分的滿意；還決定將來做了包車夫後，理髮必要上店裏去。但他那裏想到自己在理髮店裏竟給人家當了一小時左右的豬呢？他若知道了，準會把肚子氣破吧！

其實理髮師們也太這個些，人的面相的端好和醜陋，自己也作不得主的。所以對端好的也不必贊揚，對醜陋的更不可作踐。對端好的贊揚，為他也沒有什麼補益，反而助長他的傲念；對醜陋的作踐，為你也沒什麼得利，反而增加他的苦痛。況人的價值，又不在面相的端好，是在人格的高尚。人的可貴，也不在身軀的構造，是在道德的修養啊！

世根回到了家，一新看了看他的頭說：『這樣明天上羅家去，羅老爺也必滿意。』一新妻也說：『今天世根年紀至少輕了五歲。』翠鳳也插進來說：『哥哥今天有些像新官人。』世根就把眼睛對他一白。

第二天世根穿着一身青布的新衣褲，由一新陪着往羅府去。一新起初因怕那個門房不敢去，後來他的妻子說：『你若碰到那個門房，就向他賠一個不是好啦！』一新心想，那也不錯：因為事情既已隔了六七年，諒來也不會深深的存在心裏：向他賠一個不是，那股氣兒便能消的吧？於是就和世根一塊兒去。他一路想着和那個門房怎麼說話。後來到了門口，他又站住了；把所要說的話再背誦一下，然後進去。豈知到了裏面，才知道那個老門房早不在，已換了一個新門房。一新心想，這場心事兒真是白担。

一新陪着世根進去，先見過了羅老爺。羅老爺看看世根的面相，確是相當的醜陋；但週身上下倒是非常的清潔，所以很覺滿意，就對一新說：『你的兒子準先在這裏做做，薪工多少以後再看。』一新說：『笑話笑話。』後來一新又陪着世根去見見羅太太，羅太太也沒說什麼。

一新向羅老爺拜託了一下，又對世根囑咐了一下，便出來了。世根又送一新到門口。這次却沒像上次去做學徒那般的哭，反噙着嘴祇是笑。

世根回身進去後，羅老爺就領着他去看包車，並告訴他這裏不時應當擦擦，那裏常常應當

措措，拉進拉出更該小心，別東碰西撞。世根祇是點着頭說：『是是是，是是是。』

羅老爺的兒子見了世根，就進去對娘說：『媽媽，今天新來的車夫有些像豬八戒。』羅太太說：『我起初倒像不出，給你一說，覺得確是很像呢！』

當天的下午，羅老爺就要出去，所以世根便先把包車拉出門外去。那輛車真够漂亮呀：黃色柚木的車身，鑲着烏木的闊邊；兩塊遮泥板是發光的金屬品做的；兩盞燈，更是相當的考究，式樣也新奇，前面鑲的乃是兩塊遠射玻璃；車桿的前端，也用白銅包鑲着；靠背和坐墊，是絲絨挑花的；一塊蓋腳毯，也極美麗極厚軟。當車停在門前時，過來過去的行人，全旋轉頭來對車細細的注視一下。有幾個呢，看看車子，又看看世根，心裏諒來在想車子和拉車的有些不配吧！

一會兒羅老爺就出來，等他坐上了，世根便拉着跑。羅老爺看他跑的姿勢和速度，覺得新說的一些沒有過分，所以心裏真覺快慰。世根心裏也是非常喜歡：以爲日盼夜望的事今天得到了，竟由洋車夫升遷了包車夫；況又不是中等人家的包車夫，乃是富有人家的包車夫，那末在包車夫裏也是最高的一等呢！心裏一喜歡，兩腳就格外的輕鬆，拉起來更像飛的一般，嚇得羅老爺連叫跑慢點兒，跑慢點兒；他才稍稍的收住了些。

六

×一天，世根拉着羅老爺跑過中南海的門口，一新的車剛停在近旁；但世根却沒有看見他，羅老爺也沒看見他，可是一新早已看見世根從遠遠的拉過來，風頭十足，好不神氣。羅老爺把車鈴叮噹叮噹的踏着，更增加了世根的威武。一新本想站起來和羅老爺打個招呼，但羅老爺沒把視線投射過來，所以他也沒賊羅老爺，也沒賊世根。

他目送着世根去遠了，不禁又起了一陣妒忌的心：他以為兒子穿得端端正正，在拉挺漂亮的包車；自己反穿得破破碎碎，在拉蹙腳透的洋車。包車夫比洋車夫高得多，好得多。這樣說來，不是父子顛倒了嗎？他想到這裏，深悔自己走錯了一着。理該自己到羅家去拉包車，叫世根仍拉洋車才對。但現在已把世根薦了進去，恐怕不容易更調吧？可是不更調，我却倒不起這種霉：兒子拉包車，老子拉洋車，於理說得過去嗎？不是要給人笑話嗎？所以他越想越後悔，車也沒有心兒拉了；把車交還了公司，就回轉家來。妻子看見他今天來的特別早，又是滿臉的不高興，她想他在拉車時又碰到了什麼不如意的事，所以就過去軟聲的問他：「碰到了什麼事？」一新氣憤憤地說：「我不拉車了，我再不拉車了，我一輩子也不拉車了。全是我自己不好，弄錯了，真正弄錯了。但你也不好，為什麼也不提醒我一聲？」接着又說：「吓，我知道了，娘總是顧着兒子的，那裏爲顧到我？好好好，你跟他做老太太去吧！跟他享福去吧！我可以出家做和尚去！」這一來，把他的妻弄得簡直摸不着頭腦，好久沒聽得他這種惡聲惡氣話兒了，今

天怎的又青天霹靂地來了這麼一套？她想現在再問他，必使他更氣惱，還是停一會等他氣平下了些再問他吧；於是就自管的去做事。——新也便上樓去睡。到了樓上，還聽得他頻頻的歎氣。

——新在樓上睡了一個鐘點才下樓來。他的妻看他的怒氣似乎安了些，所以又和氣地問他究竟爲了什麼？他拍了一下桌子說：『不說給你聽你也不明白，索性告訴你聽吧！』於是將剛才的一股鬱氣，全盤的吐了出來，他的妻子聽完了說：『我想是爲了什麼，原來是爲這事。噯，世根的爸呀！』——新又拍一下桌子說：『別再提世根，提他的名字做什麼？』——『你別這樣的氣呀，讓我說完了你再說吧！』——『你說你說！』——『拉包車拉洋車也差不了多少，總是一個拉車；即使說拉包車是更有面子，那末他拉包車，你也有面子；因爲兒子有面子，做爸的也有面子呀。依你說來，爸拉洋車，兒子就不能拉包車；那末爸是拉糞車的，兒子一輩子也得拉糞車，不能去拉別的好些的車或幹別的好些的事嗎？我看許許多多的兒子，全在幹着比他們自己的爸更好的事；可是沒聽得他們生氣，反而很喜歡呢！怎麼你對他拉包車就這樣的過不去了呀？至於拉包車雖舒服一點，却沒有拉洋車那麼隨便，譬如主人叫他拉，他不能不拉；真的不能拉，還得請替工。說到你呢，要拉就拉，不拉就不拉；今天天氣好就出去，不好就不出去；今天舒服就拉，不舒服就不拉，誰也不會逼着你拉。再說，做包車夫還得看主人的臉色，隨他們的喜怒；一個不小心便會挨罵；所以說，吃人的飯，該受人的難！因爲吃人的飯，確是不易的呀。我知道你做

事太硬一點，你吃的就是太硬的虧。當初你做茶房曾被公司歇辭，不是因為太硬和經理合不來嗎？那麼你到羅家去，起初也許不要緊；日子久長，又要出事吧？所以我覺得還是叫世根去相配。因為他做過二年多的學徒，受苦也受慣了，受罵也受慣了，那末到羅家去一定沒有事的。我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你說叫世根去拉包車，我就一口答應；豈是光顧兒子忘了你呢？說到世根那樣的兒子，也可算是孝順，也可說是爭氣的了。你爲了這種別人想也想不到的事生他的氣，給人知道那才要被人家笑話哩！」一新妻的這一篇話，句句雖是非凡鋒利，但理由却是十足，所以一新聽了也沒有什麼話可說；況她說話的態度非常和順，一新連要發怒也發不起怒。

「一新一肚子的氣給他妻子那一番話漸漸的壓下去，於是理智又慢慢的升上來；可是還沒有升到原有的位置，因為對世根還保存着少量的餘氣呀。」

第二天下午，世根回家來了，衣服穿得齊齊整整，儼然像個包車夫。他「一見一新就叫爸爸；但一新老着面孔，似應非應的應了一聲。他又叫了媽媽和妹妹，然後掏出兩張鈔票來交給一新說：「爸爸，這是羅老爺所給我的一个月的薪工。他還說：『現在先拿拾元，將來再加。』」一新心想，世根把辛苦所得的錢全數交給我，那末他拉車便是爲我拉；既是爲我拉；我怎的還對他生氣呢？所以不禁起了深深的追悔，覺得自己對世根生氣，簡直是糊塗；對妻子說的那一番話，也簡直是瘋話！於是笑着對世根說：「羅老爺真客氣，第一月就給你拾元。」說完了又呵呵的笑。

這拾元錢雖不過是兩張紙，份量却相當的沈重，竟把一新所有的一些餘氣全全壓平了，效力也非常的偉大，竟將他還未升足的理智也全全升足了。

莫名其妙的世根，便偷偷地去問娘說：『媽媽，爸爸怎的變了這副神氣了呢？我起初料他的時候，他板着面孔像陰鬼隸；後來我把拾元錢交給他，他又嘻着嘴巴像彌陀佛。』一新妻聽了却不响，祇輕微的一笑。世根見娘不响，也就不問了。

七

羅老爺在窗口喊說：『世根，時候不早，可以去接少爺了。』世根答應了一聲知道，就把車拖出大門，拉着去了。他拉到盛新學校的門口，把車放下，便坐在踏腳板上休息休息。對面剛也有一輛包車。世根和那包車夫雖天天見面，却從沒攀談過；現在剛停在一塊兒，於是彼此就談起來了。起初拉雜的談談，後來不知不覺談到兩方的東家。『你東家姓什麼？』『姓許。你東家呢？』『我東家是姓羅的。』『你每月薪工多少？』『現在是拾元。』『你倒有十元，我光是九元呢。』『拉得忙不忙？』『我們的許老爺不常到外面去的，還是許太太出去的次數多；她每清早便要上教堂去，有時下午也去。許老爺倒沒天天去，一禮拜約摸去三四次。但禮拜日，他們一家子是必去的。』『我們的羅老爺倒是天天出去的，他出去都是到什麼公司行家去接頭生意。羅太太却不常出去，光有時上百貨公司或什麼東安市場去買一點兒東西。你家的少

爺怎麼樣？」——『少爺也很好，早上隨着娘到教堂去，後來就到這裏來念書。在家也斯斯文文，總不聽見他吵鬧。對我也很好，一些沒有什麼少爺架子。老爺太太對他真愛惜，因為是獨養子呢。普通獨養子，無法無天的居多；可是他對爸媽很孝順，很聽說，這樣的好少爺我確是沒見過。你家的少爺怎麼樣呢？』——『我家的少爺真是不得了，小小的年紀就擺架子，也不很聽老爺太太的話；又愛吃愛玩，對我更不好，常叫我外名兒。』——『你叫什麼外名兒呢？』——『我不說，說出來真……』這時從校門內忽的送出了一片鬧聲，這鬧聲打斷了他倆的談話，接着就從校門裏湧出了許多的大小兒童，因為已放學了。

過一會，一個十一二歲模樣的孩子，向這邊走來，快走到時候，叫他說：『王三，媽媽上堂裏去了嗎？』那車夫說：『今天沒有去。』那孩子也不說什麼，就坐上車去。他的面正對着世根，所以兩道視線接觸了。那孩子心想，這是誰家的車夫呢？怎的生得這樣的醜陋呀？世根心裏也想，這一定是許少爺，生得真清秀極啦，為什麼不分一半給我呢？這時王三已拉着許少爺走了，世根也就回頭去看看羅少爺有沒有出來。一會兒，果見羅少爺也出來了，弄得一嘴巴的墨，表示他今天寫過大字；臉上還有幾條傷痕，表示他今天和人打過架。他跳跳的走過來，一躍，躍上了車，世根就拉起車來向着家跑去。

許少爺在路上問王三說：『剛才站在一旁的那個車夫是誰家的呀？』——『是羅家的。』——『喔，』

知道了，是我同級的羅長富家的。他家本來有一輛馬車，現在倒也買包車了。王三說：『我倒沒有看見他家有馬車呢？』許少爺說：『他家用馬車來接他，光一兩次，平素是叫當差來接的。當用馬車來接他的時候，你還沒上我家來哩。』

那個許少爺便是全全，目下已是十一歲了，在盛新小學第四年級裏念書。天資很聰明，又肯用功，每年考試的成績，常是在優等裏；名次呢，也總不出第一名到第五名的範圍。

八

世根在羅家的位置可說是固定了，因為他既謹慎又忠心，所以主人非常的喜歡他；主人既非常喜歡他，那自然沒有歇辭的危險了，這樣位子不是固定了嗎？第一個月他領到了拾元的薪工，第二個月就領到了拾二元。再加這個月羅家來去的人情格外多：一會兒送這家，一會兒送那家；每次一送，便有四毛六毛或八毛一元的外快可拿。因此除拾二元的薪工外，又拿到了三元另四毛的外快；若不和老媽子等均分，還要多哩。他又全數的拿回家去。一新夫婦自然喜歡萬分。

一個人有了錢，還想得錢，所以一新夫婦倆又開始商量叫翠鳳也去掙幾個錢來。他們本想送她到羅府去做，這樣哥妹倆大家可以照應照應；但想到羅家是大家大戶，許多的事她一定幹不來；況她的面相又是這般，若有什麼客人來，叫她捧茶送湯，準會把客人嚇走吧？所以不

敢送她去。那末只有叫她到小家小戶去做。

在一新夫婦倆努力請托之下，果然找到了一戶人家。這家是南方人，說定每月兩元半錢。

翠鳳見哥哥每有錢賺進來，自己也想上別人家去做做，那末拾幾元掙不到，三元五元總能掙到的吧？所以當一新夫婦提起這件事時，她非常高興。後來聽說已找到了東家更是喜歡，但對薪工有些嫌少；不過想到將來做長了，東家一定會添加的，所以也就不計較了。

翠鳳由娘陪到那家去，那家是姓蔣的，除夫婦二人外，還有五個孩子；光計算人數，就可知道工作是重頭的了。

到了那家，翠鳳娘說：『蔣太太，我的女兒還是孩子哩，做活自然不怎麼會做，請您教導教導她吧！』蔣太太說：『你放心好啦！她做不了的事，我會幫着她做的；況我們家裏也沒有什麼另外重頭的事，祇是做做飯，掃掃地，洗洗衣服就是了。』她娘倆聽了，倒也喜歡。

翠鳳已開始過女傭生活，這種生活確不容易過：清早別人沒起來，她便須起來升爐子，燒臉水，沖茶，又得預備早飯。過一會，太太起來了，要臉水；老爺起來了，又要臉水。不多時，五個大大小小的雙腳小爺也先先後後的起來了，又是一陣吵，一陣鬧：一個說不見了襪子，一個說不見了鞋子，哇哇地叫翠鳳來替自己找。起牀後，爲他們的洗臉，又是一陣忙。此後便得擺碗筷，提椅檯，服事五個大好佬吃早飯。吃早飯又是那麼噪嚷：丟了筷子，叫翠鳳來拾

；打翻了稀飯，叫翠鳳來措。這班大好佬吃完後，老爺太太又說：『吃稀飯吧！』於是又得服事他倆吃稀飯。他們吃好後，自己便匆匆地吃一些，有時簡直也沒有工夫吃。

吃完飯，事正多哩：房間沒掃過，得去措房間；地板沒掃過，得去掃地板。這樣弄下來，時間已經差不多了，就得送三個大好佬上學校去。在路上真難照應，野頭野腦，亂衝亂撞，往往把翠鳳的汗也嚇出：因為如果和什麼車兒一碰，都不是玩的呀！

到學校去，路也不少，來回都是徒步走的；走得她兩腿酸麻，常打腳軟兒。回到了家，成籃的菜蔬，便等着她去清理揀擇。最麻煩的是豈芽菜，得把它下面的鬚一根一根的摘下來。此外別的東西也沒有怎麼便當：譬如魚兒，也總得剝鱗，剖肚子；再譬如買些肉，要做肉餅子，更得用刀斬上幾千百刀才能成功。

菜蔬倒是蔣太太自己去買的，但不是爲體諒翠鳳節省她的勞苦，乃是爲自己的利益呀。因爲若叫翠鳳去買或許她要措油呢！

理好了菜蔬，便得淘米，升爐子。有時猛然記得早上的碗筷還沒洗過，得趕快的去補洗好。至於做菜，也是蔣太太自己做的；但翠鳳也該在旁幫助一切，拿拿醬醋瓶，遞遞鹽罐兒。

飯熟了，菜好了，那末應該快快的裝盛在提籃裏，送到學校去給三個大好佬吃。等他們吃完，又快快的趕回來，預備這裏吃飯。吃好飯，又得洗碗洗筷，收拾一切。此後可以休息一下

了吧？不，整桶的衣服，手巾，襪子等，又等着她叫她洗呢。於是她撩起衣袖，坐在一條小木橈上開始洗衣服。

手掌已經搓得發紅，兩臂也覺得酸痛了，可是桶裏的衣服還光洗去了一半。看看時間却已過了三時半，於是快快起來，揩乾了手，趕到學校去接那班大少爷回來。路上又是吃驚吃險，真覺嚇煞人。到了家，大少爷們又鬧着要吃點心：一個要吃這樣，一個要吃那樣，害得翠鳳只有跑穿腳底的去替他們買來。買來了，又嫌多嫌少，嫌冷嫌熱；大些的孩子，還往往要冤枉她揩油落錢哩。

這一過，便忙碌的預備夜飯，吃完夜飯，弄好一切，還得去洗那沒洗完的衣服。

一班大少爷要睡了，又得服事他們睡，所以她自己總要到很晚才能上牀去睡。雖說上牀睡了，却不能睡熟：因為蔣老爺多次還在外面玩，要玩到半夜後才回家，所以她該似睡非睡的等着蔣老爺。有一次她竟睡熟了，害得蔣老爺在外碰了十來分鐘的門；進來後，自然挨了一頓大罵。

蔣太太有時也出去看戲打牌，把五個孩子丟給翠鳳，這叫她怎麼辦呢？五個小鬼頭看見爸爸媽不在了，於是就無法無天的鬧起來，彼此打相打，大眾翻吃場；一會笑，一會哭，翠鳳真管不了他們。她若去說他們幾句，便會給大些的幾個孩子罵獼猴精，醜丫頭；小的幾個見大的罵

她，也會跟着罵。

在這般大鬧之下，不是跌開腦袋，便是打碎東西，那末蔣太太回來總說她不管孩子，讓他們鬧得這樣。她要分辯也分辯不清，所以祇有偷偷地哭一頓罷了，她若不是看在兩塊半錢的面子上，早就回家去了：因為這種苦這種氣確有些忍受不住呀！

月初的那一天，蔣太太拿着錢走到灶間交給翠鳳說：『這是你一個月的薪工，一共一塊八毛。』翠鳳呆了一會說：『太太，以前不是說好是兩塊半錢嗎？怎的您光給我一塊八毛呢？』蔣太太說：『希奇了，難道打碎了東西不用賠的嗎？你自己不記得嗎？東西一共打碎了四件啦：兩隻小碗，一隻大碗，一隻痰盂，不是一共四件嗎？我祇算你七毛錢，還是客氣哩。若照買價算，把你一個月的薪工全賠我也不多呢！』翠鳳說：『三隻碗是我打碎的，但痰盂却是少爺們打碎的呀，怎的也要我賠呢？』蔣太太說：『那我不知道。我叫你管牢他們，你為什麼不管牢他們呀？』翠鳳這時開始哭了。蔣太太一看她哭了，就說：『別哭了，那痰盂就不要你賠吧！』於是又加了她兩毛錢。翠鳳也不敢再要。她把錢接了過來說：『我想把錢拿回家去。』蔣太太說：『那末你就去，去了早些回來。』翠鳳答應着便出來。

要回到家去，必該打羅府的門口經過。她經過羅府時，就順便進去看看哥哥。問了門房，門房便去叫世根出來。世根一見妹妹就說：『今天是初一，薪工一定領到了。幾元呀？外快多

少呀？」翠鳳經世根一問，又開始哭了。世根忙問她爲什麼？她就把蔣家對他的情形和剛才的事說了一遍。世根說：『你在那面既這樣受罪，還是在這裏做吧！』翠鳳說：『他們要不要我呢？』世根說：『讓我進去問問羅太太，看她的意思怎樣？』過不上幾分鐘，世根便出來，對翠鳳說：『羅太太答應了，祇要我們爸媽肯，你便上這裏來做好了。我想爸媽不會不肯的吧？』翠鳳聽了很是喜歡，於是和世根一同進去見見羅太太。羅太太見了翠鳳，心想怎的兄妹倆，俱長得這般醜陋呢？但人既同樣的醜陋，心地諒來也同樣的忠厚吧！所以對翠鳳說：『你做的那家既這般苦，就去問你爸媽，到這裏來做是了。』翠鳳向羅太太道了謝，便和世根一塊兒出來到家裏去，因爲世根那天也正要回家一次呢。

一新夫婦見世根和翠鳳一齊到家來，有些兒奇怪，便問他們怎麼一回事。翠鳳就把剛才經過的事說了一遍。一新說：『但對蔣家怎麼辦呢？』一新妻說：『老實跟他們說好啦！說我們的女兒吃不起這樣的苦，薪工又那麼少，所以不願意做下去了。』一新說：『前次既是你陪去的，現在仍是你去說吧！』她說：『好，我準去說！』於是她叫翠鳳一塊兒去，翠鳳却不肯再去，所以祇是她獨自一人去。

走到了蔣家，他就開始碰門。裏面已經等得急壞的蔣太太，一聽有人碰門，想來是翠鳳回來了，所以就罵着說：『叫你早些來，到這時才來。我看你還是在家享福吧，不必來做什麼女

備了。』她這樣一壁罵着，一壁便出來開門。在外面的翠鳳娘聽得了，心想翠鳳說她厲害，倒是實話呢。怪不得她今天不敢和我一齊來，因為知道來了，一場惡罵是免不了的。

蔣太太一開門，見外面不是翠鳳，乃是翠鳳娘，倒也呆住了。翠鳳娘就先開口說：『蔣太太，很對你不住，翠鳳下個月不來做了。她說：『因為薪工太少，你也太這個些。』蔣太太聽了前一句，倒不動氣；聽到後一句，說她太這個些，她不禁大怒，就漲紅着臉說：『我怎麼樣？我怎麼樣？我對那個醜丫頭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呀？』翠鳳娘一看這情形，深悔自己多說了這一句；但想既出了口，索性清楚地的告訴她吧，不然弄得不明不白，反而不好，於是說：『不是說你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，乃是說你太凶太厲害一點兒啦。』蔣太太聽了又怒罵說：『我挖了她的肉，抽了她的筋麼？還是把她吊打過，謀害過呀？』翠鳳娘說：『你也別這樣的氣，你既不認，我也沒硬叫你認。』蔣太太說：『你是什麼女判官嗎？還說什麼認不認！你們這種江北人真是賤骨頭，我對那醜丫頭跟親女兒一般，你還說我凶，說我厲害，真不知好歹，真不知輕重！』翠鳳娘聽得她說江北人總是賤骨頭，倒有些不服氣。本想還罵她幾句，但覺得自己又沒有幫手，結果總是吃虧的，所以也就不响了。蔣太太見她不响，想她給自己說得沒話可以回答了，心裏怪得意的；接着又說：『你還站在這裏做什麼？我要關門了呀。』翠鳳娘說：『她還有一些東西哩，給我拿回去吧！』於是蔣太太就到翠鳳的舖位上去看看，看見有

兩個大小的包袱。她便打開來略看了看，見裏面並沒有自己家裏的東西。心想：到我家來做過的老媽子裏，要算她規矩，別的都是毛手毛腳，總有些靠不住。說到做，也算她挺會做，所以我倒是有意叫她做下去，也打算加她一些薪工；現在她既不願做下去了，那末也隨便她吧！

她看完了包袱，就叫兩個孩子拿下給那江北婆子。那兩個孩子，一人一個拿了出來。一個大些的孩子，走到距離翠鳳娘五六尺的地方，就把包袱攢過去，同時說：『看法寶！』翠鳳娘慌忙的伸手來接，總算抓住了一角，沒掉在地上。後面那個較小的孩子，看見自己的哥哥把翠鳳娘的包袱當法寶，他也學樣的喊了一聲：『看法寶！』也把包袱攢了過去。豈知他個兒矮，力量小，又是站在他哥哥的後面，所以那法寶攢過來，剛攢在他哥哥的後腦上。他哥哥正在驚奇翠鳳娘的接手好，突的後腦上吃了一個法寶，他旋轉身去，就去打弟弟。弟弟見法寶發中了哥哥的後腦，拔腳就逃。翠鳳娘一看這情形，知道不妙，便過去把包袱拾起，回身快走。走了十幾步，猛聽得洪大的哭聲，中間又似乎夾着罵聲；她想諒來是兩個孩子互相打哭了，所以那婦人在大罵吧？

翠鳳娘拿着包袱急急的向家走，心裏還在想那婦人的沒道理和那兩個孩子的野氣，竟把翠鳳的包袱當法寶。若裏面有什麼會打碎的東西，經這麼一摔一擰，還不打得粉粉碎嗎？她剛想到這裏，後面忽然叮噹叮噹的來了一陣鈴响，她慌忙的避讓；接着一輛很考究的包車打她身邊

掠過，她斜眼一看，看見車裏坐的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太太，前面還有一個小孩子。車很快的過去了，她對他們的面相衣服，全沒仔細看過，而且也無從仔細看，況她也無意仔細看呢。

那個太太便是許太太，孩子便是全全。但翠鳳娘如何想得到呢。許太太也斷想不到這拿着包袱在前面走的婆子，便是全全的親生娘。至于全全呢，根本還不知這件事哩！

翠鳳娘走到了家，把剛才的事說給了一新和翠鳳聽。一新說：「真豈有此理！若早知道這般，讓我去說，也給她一些江北顏色看看。」翠鳳娘說：「幸虧沒叫你去。你去了保闖大禍。」接着又問說：「世根呢？」翠鳳說：「已到羅家去了。」

翠鳳急不及待的要到羅家去，依她的心，巴不得當天就去；但一新說明天去，所以她祇得等到明天。

第二天是由一新陪着去的。世根見妹妹來了，招待員似的陪着她看這裏看那裏，並告訴她對一切應當怎樣怎樣。翠鳳見地方這麼寬暢，一切這麼齊備，況又和哥哥在一塊兒，心裏真快慰極了。

九

父兒女三人既全會掙錢，家裏真過得過：吃用之外，每月還有盈餘。所有的債，早已全部還清，所以家裏再沒有債主臨門，反而不時有告借的來光顧。一新很大量，一塊或幾毛，是常

肯出借的。因為他曾受過窮困的苦痛，所以很能體貼人家：對來告借的，總覺不忍拒絕。他也飽嚐過告借的風味，因此對那般人，總是和顏悅色，客客氣氣。即使一而再的向他伸手，他也從不稍露怒色。但這種厚臉的人究竟不多，大都很識相，因為知道一新也不過是一個拉洋車的；即使多了幾個錢，總是有限的呀。

一新妻看見他們三人全會掙錢，也引起了她掙錢的心。但做些什麼呢？若說去做老媽子，那末家裏誰照料？況不幸遇到了一家惡東家，那真受苦不起。可是坐在家裏不做什麼，又覺太清閒；因為除了燒飯和洗幾件衣服外，簡直一些沒有別的事呀。所以他常叫一新替自己想想看，究竟有什麼事可做。

有一天，一新忽想到轉糖這生意倒不錯。妻子既這般心急的想掙錢，那末還是叫她擺轉糖攤吧！所以和妻子說：『你既橫想掙錢，直想掙錢，我看還是去擺一個轉糖攤吧！因為這種生意確很好呢！』一新妻聽了，也覺不錯，就說：『那末試一下子吧！』

過幾天，就開始做土糖，捏泥娃娃，泥狗貓和各種的泥玩意兒。再用舊木板釘成了一副糖担子，又釘了一隻放銅元的木盒子，又買了一面小鈴鐺。這樣就可以開始營業了。可是一切準備好，一新妻却又覺害羞起來，不肯出去擺攤。一新說：『男的拉車，女的擺攤，有什麼害羞？當初我說拉車丟臉，你說並不丟臉，還說上了一大篇的理由。現在臨到了你自己，倒就覺得

害羞，不敢出去了嗎？」——新妻說：『好好，別多說了，我準出去擺吧。』

——新妻開始擺糖攤了，但不敢走遠，祇在自己門口擺擺罷了。人們看見她在擺糖攤，就彼此相傳着說：『新的妻子目下在擺糖攤呢。』聽得的人也不過這樣想：吓，——新的妻子擺糖攤了，絲毫沒有榮辱觀念的存在。

人們這樣一傳，使她不必費一些什麼廣告費，以致近地的孩子全知道了，於是爭着來轉糖。名目雖叫轉糖，但他們的目的却不在糖，而在泥塑的東西。可是要得到泥塑的東西，真是難而又難：差一絲絲便轉空。有時眼看那枚針要指定在那條線上了，却又衝了過去，或沒有到線便停止；那末又祇是方糖一小塊，爛泥東西仍是沒有份。有幾個貪心孩子一定要轉它一個着，於是轉了一次又一次，一連轉上十來次的也有；但泥東西仍是不肯到他們的手裏來，方糖兒倒捏滿一握了。有幾個呢，開始一轉就轉到了一個泥娃娃，但這是很難得的。那轉着泥娃娃的孩子，真如得到了活寶貝：捧着抱着，畢畢的跳着。其餘的孩子，全都驚奇的而羨慕地對着他看。

這種生意確不錯，她每天到收攤時，銅子總是已經裝滿了一木盒。方塊糖雖轉去了不少，但泥東西往往依然如故，至多轉去一種兩種罷了。所以她整天浮現着微笑，嘴巴幾乎沒有合攏的時候；覺得這樣下去，一家四個人裏必要算自己掙錢最多。

日子久了，生意漸漸的少下去，因為近地的孩子總是這幾個，況多轉也有些轉厭了呀。這樣又過了一個月，使她不能不更換地方；況她現在也不相起初那般怕羞，所以他開始出去在街頭路面擺攤。她每到一處就拿起一面小鑼，宕宕的敲着。這鑼聲便吸引了許多的孩子。他們走到了，也一樣的摸出銅子來轉。銅子一個一個的進來，方糖一塊一塊的出去，泥東西却依舊不動。這使她開心的把小鑼更使勁的敲着！

以後他胆更大了，挑着担兒在內城各處擺；今天這裏，明天那裏，天天是新地方，所以天天是生意興隆。她因為心靈手巧，所塑捏出來的東西，很是精細逼真。她所塑捏的一輛洋車，就不遜於江蘇無錫的泥器，不過顏色暗淡些罷了。這一輛洋車，就吸引了大量的人來轉。有一個上半天，那桿轉棒，可說是沒有停止過；但那輛泥洋車呢，依然無恙，好好的停在轉桿旁邊。後來過了兩個星期，才給一個學生似的人轉了去；可是一連轉了三十八轉，方才被他轉到的呀！

一〇

有一天，一新妻把担兒挑到一所大宅子的附近，放下來後，就把小鑼宕宕的敲起來，果然來了許多小孩子。那些小孩子轉了一會也就散了。她又把小鑼敲了一下，却見另一個小孩子打大宅子的旁門裏出來，逕直的走到了糖担邊，就打袋裏掏出一個錢來交給她，她也順手放進木盒

裏去。那孩子把轉桿一撥，轉桿就很快的旋轉起來，旋轉了一會，便漸漸的慢下來，終于停止了；一看，却是一個空，她就按例的遞給了他一塊方糖。那孩子雖伸手來接糖眼睛却釘住在泥東西上。她見這孩子倒生得怪可愛的，況旁邊又沒有別的孩子，於是隨手抓了一隻泥小狗給他。孩子先呆了一會，似乎不肯拿；後來也拿了。他把泥小狗觀玩了一下後，便走進屋裏去。新妻又坐了一二分鐘；因見沒有別的來轉的孩子，也就挑着担兒走了。

她又在別處擺了一會，然後回家去。到了家裏，放下担子，拿出那隻木盒來一顧，覺得分量很重，知道今天掙的銅子又不少，接着打開盒蓋，擬把銅子傾倒出來，爲計算計算究竟有多少。

嘩喇喇，一堆銅子倒在桌上了。她用手略一扒撥，一顆金色的東西，嚇然的顯現在她的眼前。她急忙拿起來看，乃是一枚和銅子一般的圓形的東西，不過比銅子略小一些；上面有一個外國人的像，更有許多曲曲折折的外國字。這使她茫然了。因爲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，也不知是那裏來的。她想自己不知道，一新總知道的，所以呆呆的等着一新回來。過了多時，一新果然回來了。她急忙把那金色的東西給一新看。一新接過來一看說：『這是金四開。』『金四開是什麼？』——『金四開是金子的外國錢。』——『值多少呢？』——『那我倒不詳細，祇知很值錢罷了。』接着又問她說：『這是那裏來的呀？』——『我也不知道呢！當我把銅子倒在桌上的時候，

這個金四開就在銅子堆裏。」「那總是轉糖的孩子們把金四開當了銅子用吧？」——「我也這般想呢。但這些來轉糖的孩子，都不是什麼富家出來的，那裏有什麼金四開金五開呢？」她說到這裏，忽的跳了起來說：「我想到了，確有一個富家的孩子到我担上來轉過糖；金四開諒是那孩子交給我的吧？」——「依你所想，諒來是那個孩子交給你的，那末你明天再到那邊去探聽探聽。若準知道是那孩子交給你的，你就還了他們，這樣也對得住良心；況他們見你把東西去奉還，一定也要酬謝你些什麼：不是給你一個金二開，至少也給你一個銀四開。這不是一舉兩得麼？上次我對羅家也是這般呢！」——「這辦法不錯，我明天準去探聽一下。」

「新妻又在原地方宕宕的敲起來，光敲了幾聲，那大宅的邊門便開了，衝出一個大漢，後面是一個老媽子，一手領着昨天那轉糖的孩子。大漢見了「新妻，便回轉頭去問那孩子說：『是這個婆子嗎？』」孩子說：『是的。』」於是那大漢便衝過來，伸出他的大手，將「新妻一把抓住，嘴裏罵着說：『你這賊婆子！你這賊婆子！』」

「新妻當那大宅的門開了的時候，以為現在倒好探聽一下哩。後來又見小孩子也出來了，心裏更喜歡。但見那大漢的來勢却凶惡異常，不免有些奇怪。她正想開口，但已給那大漢一把抓住了。這把她弄得六神無主，深悔沒叫「新一塊兒來。」

那大漢對她罵了兩聲賊婆後，又說：『你的胆量好大，你的良心好黑，竟拐起小孩子的錢』

來！」這時新妻雖是良心坦白，理由十足，不知怎的竟一句說不出口。大漢見她沒有話說，更斷定她是一個拐錢的賊婆子；所以把她抓得更緊，深怕她掙脫了逃走。但新妻覺得自己給那粗漢抓住了當賊婆，多麼丟臉，所以竭力想掙脫，並連喊放手放手。可是那大漢那裏肯放手呢？這樣一推一拉，嘩喇喇，糖担打翻了。方糖散滿了一地，泥東西也打得粉碎，新妻一見，便放聲大哭。這一鬧，許多過路人就圍集攏來，爭着問什麼事？大漢和老媽子說：「她拐孩子的錢。」她哭着說：「並沒拐過。」她本想當場把金四開摸出來還他們，但想到這麼一來，無異是承認自己是拐過孩子的錢了。所以她以爲這場冤枉官司，在路頭的閒人前是永遠打不清楚的，還是到公安局老爺那裏去好，但想到到公安局去，又不免胆小起來。她既沒有辦法，祇續繼的哭。

巡警聽見了哭聲，又看見圍着一大堆人，知道一定出了什麼事，於是快步的趕過來。人們見巡警來了，便分開一些讓他進去。他進去後，先叫那大漢放手，大漢就放了手。接着問他什麼事？那大漢說：「她把金四開的一個金四開拐走啦。」巡警聽了，回頭問新妻說：「你拐過他家老爺的金四開嗎？」她也不答應，祇是哭。巡警又厲聲說：「哭什麼？還不老實說嗎？」她給巡警這麼一呵責，哭得更傷心了。巡警見沒有辦法，就說：「那末你們大家上公安局去。」新妻哭着說：「也好也好。」巡警於是對大漢說：「你家的主人呢？」大漢說：「老爺出去

了，光太太在家。『那末就叫你們太太去。』老媽子聽了，就擠出人羣去叫太太。那太太一聽叫自己上公安局去，倒嚇得一跳：因為她生平還沒上過公安局呀。但老爺又不在，祇得自己去。她急忙的打電話給丈夫，叫他也快到公安局來。又叫大漢預備包車，就和孩子坐着往公安局去。臨走時又發生問題，便是那副担子怎麼辦呢？不挑去又不行。但一新妻這樣哭哭啼啼，叫她如何挑。後來還是那個太太生善心，就叫自己家裏一個男僕代她挑了去。

除了這案子的幾個正副角色外，後面還跟了一大羣好事看閒的人；所以一路走去，就引起了旁人的注意。有些祇驚奇的看一下就走了；有些却加入隊伍一齊跟了去。因為不知詳情，所以便詢問那些剛才在場的人；那些人便一五一十的說給他們聽。他們聽了便說：『這個江北婆子的良心竟然這般黑！』

到了公安局後，先由巡警報告局長，局長就開始問案，先問那太太說：『你姓什麼？』——『我姓楊。』——『住在什麼地方？』——『住在××街，××胡同。』——『什麼地方人？』——『宣化人。』——『今年幾歲？』——楊太太聽得局長問他幾歲，有些害羞起來，遲疑了一會說：『我忘却了。』局長說：『自己的年紀也會忘却的呀？』楊太太臉孔立時漲得通紅，把頭垂了下去。局長見這情形，就換問一新妻說：『你姓什麼？』——『姓朱。』——『住在什麼地方？』——『住在××街，××胡同。』——『什麼地方人？』——『江北揚州人。』——『今年幾歲？』——新妻想：那女人既不說，我也何必說

·於是對局長說：『我年紀也忘却了。』局長拍一下桌子說：『別人把年紀忘却了？你也會忘却了？』這一說，把楊太太和一新妻全羞得快用手帕把臉兒掩住；而站在兩旁的巡警也在掩着嘴偷笑。

楊太太在怨恨楊老爺怎麼到現在還沒來，又在怨恨那車夫太鹵莽。若知道這樣，那隻金四開給那婆子拐去就拐去了；現在弄得告官上堂，多麼不值得，多麼丟臉！

一新妻也在想，一新不來，叫我怎麼辦？但怎麼去叫他呢？他拉着車在內城外城亂跑，如何找得到他呢？若說他自己上這裏來，更是做不到；因為他斷不想我會在公安局的，還想我今天回去必拿到什麼金二開銀四開哩。他越想越急，不知不覺把腳連連的蹬起來。局長老爺罵着說：『蹬什麼腳？這裏的屋子是不牢的。再蹬下去，準會給你蹬坍呢！』她這才不蹬。

局長問楊太太說：『事情是怎麼的呀？你清清楚楚的說來。』楊太太是再幽秀不過的一個女子，今天到公安局裏來，已經是羞煞了；如今還叫她當衆陳說，她更覺羞愧難當，所以竟嗚嗚的哭起來。局長心想這樣的原告，我倒一生也沒見過，於是對一新妻說：『那末你老老實實的說來，不准有一句兒謊。』一新妻聽局長的口氣，真把自己當了什麼拐錢的賊婆子，所以心裏一陣鬱，也是哇的一聲哭了。局長心想：原告是這樣，被告也是這樣，兩方都不肯說，叫我怎麼斷？正在這時，楊老爺趕到了。楊太太一見，心裏才安定，但一新妻知道來的是楊老爺，

於是又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一新，不知用什麼法兒可以去叫他來。

局長於是問楊老爺說：『怎麼一回事呀？你詳細的告訴我吧！』楊老爺說：『出事的時候我剛不在家，後來我回家去，他們才告訴我。據說情形是這樣的：就是昨天下午，我的一個六歲的孩子，他娘給他一個金四開玩玩；後來他獨自一個人跑到門外去，別人也不知道。過了一會，却進來了。他娘見他手裏拿着一塊糖和一隻泥小狗，便問他那裏來的。他說：『是轉糖轉着的呀。』他娘想孩子也許會把金四開當銅子用吧？所以忙問他金四開呢？他說：『給轉糖的老婆子了。』於是他娘快叫車夫和老媽子出去追尋，但那轉糖的賊婆子早已走遠了，那裏去追尋呢？所以大家商量好，到第二天再說。至於現在究竟怎麼會弄到這裏來，我也不知道，因為我很早就到公事房去了。』

局長便對一新妻說：『你有什麼話可以老實的說。』一新妻哭着說：『她叫男的來代說，我也叫男的來代說。』局長又把桌子重拍一下說：『拐錢的是你自己，又不是你的男的，怎麼叫他來代說呢？』一新妻當楊老爺在陳說的時候，心裏已是鬱極；又聽得叫她轉糖的賊婆子，更是氣極；現在更給局長拍桌一罵，就放聲的大哭了。局長以爲這種沒知識的婆子，不依她是一輩子也弄不清楚的，所以對她說：『就去叫你的男的來吧，但不許再哭！』接着又問：『你男的住在什麼地方？』一新妻說：『我和男的是住在一塊兒的，剛才你不是已經問過我；我看你已寫在簿子上了呀，怎麼又問我呢？』局長臉上一陣紅，心想：倒給這婆子拔住了腳跟，

我真有些昏頭，我真有些昏頭。

『來！』一個快差便走來，立正後，行了一個禮說：『局長有什麼吩咐？』局長說：『到××街，××胡同傳。』說了一個傳字，又問『新妻說：『你男的叫什麼名字？』』『叫『新』。』『什麼一字？』』『祇一畫頭的一字。』『什麼新字？』』『那新字筆畫就很多了。』』『我問你什麼新字，不是叫你說筆畫多少！』』『什麼新字我也說不清楚，你可隨便的寫一個。』局長就對快差說：『去傳朱一新，叫他快來！』接着書記官就把一張傳人的條子交給快差。那快差便騎上自由車踏向一新家來，一新妻雖知道一新目下不在家，但快差到了那裏，左右鄰舍的人總會設法去找的；所以也就讓快差到家用，並不說什麼。

快差到了那面，却見門關得緊緊的，於是就去問鄰家。鄰家說：『一新是在外面拉車，還得過一些時候才能回來哩。你找他做什麼呢？』快差說：『他的女的在公安局，現在局長叫他去。』』『他的女的怎的會到了公安局去呀？』』『說是爲了拐小孩子的錢。至於詳細的情形，我也不清楚。』』『那末你去叫他的兒子吧！』』『他兒子在什麼地方？』』『在××街××胡同，羅府裏當車夫。』』那快差道了一聲謝，就到羅府去找世根。找到了世根便說：『你娘在公安局，找你爸找不到，你去也一樣。』說着，就騎上自行車走了。世根心想：媽媽轉糖怎的會轉到公安局去了呢？她老人家也真太貪心，糖担兒七擺八擺，竟擺到公安局去，難道巡警老爺們轉嗎？但在

那面擺攤也不必叫爸爸去，叫爸爸去諒來是出了什麼事吧？於是就去告訴翠鳳。翠鳳說：「到公安局去總沒有好事體的。」她在一急之下，竟然哭起來。

兩人去告訴了羅太太，就一齊出來到公安局去。翠鳳一見娘，就哭着喊說：「媽媽，你怎的會到了這裏來呢？」局長又罵說：「不許鬧！」新妻見世根和翠鳳來了，雖有些安慰，但他兩人壓根兒還不知道這件事的經過；來了有什麼用？所以她就對世根說：「你快去找你爸爸去吧！」世根於是又出來。他想：到那裏去找爸爸呢？在路上兜，那是一輩子也兜不着的；還是到洋車公司去詢問一下吧。所以就走向洋車公司去。

一新拉完了一個坐客，他忽想到今天女的去送還金四開，不知拿到了些什麼酬報？諒來不會少的吧！他想到這點，心急的想回家來探聽探聽，所以也不再拉別的坐客，就逕直的回家來。剛走到家門口，鄰居便告訴他說：「剛才公安局的快差來找你過了，說你的女的拐了什麼孩子的錢，現在在公安局呢。」這消息爲一新無異是青天一個霹靂，兜頭一桶冷水，簡直把他弄呆了。鄰居說：「公安局既差人來叫你，你快去吧！況你的女的也必心急地等着你去呢！」一新這才迷迷茫茫的向公安局奔去。

局長等得不耐煩了，便到裏面去休息一會。休息了一會又出來，但還不見一新來到，於是對新妻說：「你男的既尋不到，那末你自己快說，事情到底是怎樣的？若不說，今天就在拘

留室裏過一宵，明天你男的想法總會來的吧？」一新妻心想：「新諒來一時是我不到的，那末我還是大膽的告訴他聽吧；不然在拘留室裏過一宵，那不是玩的，將來還怎麼見人呢？於是就把眼淚揩了揩，又嚥了一大口的唾涎，預備開口說。豈知一新就在這時趕到了，滿頭汗珠直滾，呼呼的喘着氣。她一見一新來了，真如得了救星，就對他說：『真把我等壞了。你現在快把那事的前後說給局長老爺聽吧！』一新就氣喘喘的說：『局局局，局長。』局長說：『沒有四個局字的局長的。我看你剛跑到，氣還沒平，略停一會兒再說吧。反正今天爲了審問這種官司，已消耗了大半天，也不差這一點時候了。』」

一新氣已平復了，就開口說：『局長，事情是這樣的：昨天我的女的擺完了糖攤回去，她把木盒裏的銅子倒在桌上，爲計算計算數目，就在銅子堆裏看見一個金四開。她還不知是什麼東西。等我回家，就拿給我看。我說：『這是金四開，很值錢呢。』並問她是那裏來的。她說：『也不知道那裏來的，諒來是誰家的小孩子把它當了銅子使用吧？』我說：『也許是這樣，』但究竟是誰家的孩子交給了她那個金四開呢？她也猜想不到。後來她忽想到了說：『也許是那個打大宅子裏出來的孩子吧？因爲一些窮孩子手裏不見得會有金四開的。』我說：『那末你明天去探聽探聽，究竟是不是那家的孩子給你的；要是那個孩子給你的，你就還了他們。』所以她第二天一早又挑着担兒到那邊去了。』局長把頭搖擺着說：『依你說來，你的女的並沒拐過那孩子的錢？』」

新說：『當然沒有拐過。』——孩子把金四開當銅子，那是能夠的，她這麼大的人，也會拿了金四開當銅子的嗎？』——這因為她沒留意的緣故，她一拿到便隨手的放進木盒裏去了。——『她既拿到了金四開，為什麼不直接去送還那家？』——『因為沒一準知道是那家的呀？』——『為什麼不去詢問？』——『噢！局長老爺！自己去詢問不太傻一點嗎？若是一家貪心的人家，你去問他們有金四開丟過麼？他們雖沒丟過，也許會說丟過啦。那不是白送給他們嗎？所以她想打聽打聽再說；一天打聽不出，第二天再去；這裏打聽不出，就上別處去打聽。看誰家有了真憑實據，再還給那家。』局長心想，這個洋車夫倒有做律師的資格：我說一句他駁一句；讓我再尋一個可疑之點出來，看他怎樣說。

局長略想了一會便說：『那孩子轉糖轉了幾轉？』——新回頭問他的妻子說：『那孩子轉了幾轉？』她說：『光轉一轉。』——新於是對局長說：『祇轉了一轉。』局長聽了冷冷的笑着說：『這一點就可疑了，因為既是祇轉一轉，那末或是轉着，或是轉不着。我對轉糖也有些知道：凡轉着的，拿泥東西；轉不着的，拿一塊糖。現在據他們說，那孩子却拿到了兩樣：有糖，又有泥東西。依你們說祇轉一轉，怎麼能有兩樣東西？我再問你：那孩子轉到沒有轉到？』——『沒有轉到。』——『那更可疑了。』——『怎麼更可疑？』——『因為既沒轉到，給他一塊糖夠了；為什麼又給他一隻泥小狗？這不是拐他金四開的鐵證嗎？想來總是她看見那孩子的金四開，就拿一隻泥小狗和

他調換的。」新妻聽了插進去說：『因為我看見那孩子很好玩，所以隨手抓了一隻泥小狗送給他玩玩。』局長說：『我更不信了。你看有好玩的小孩，就會把泥東西爛送。你也沒有這麼多的泥東西呀？況普通你們江北人是再小氣不過的：往往爲一個銅子就要打開頭，豈肯白送他一隻泥小狗嗎？』新妻說：『我真的是送給他的。我們江北人雖窮，不致連一隻泥小狗也送不起的呀；我們江北人雖小氣，也不致連一隻泥小狗也不肯送的吧？你局長若是要，我也可送兩隻給你呢。』局長猛拍了一下桌子說：『誰要你的泥小狗！』接着又罵說：『你既叫男的代說，怎的又哩哩啦啦的搶着說呢？』她給局長一罵，就不再說下去了。

一新說：『你既不信她的話，那末可以問問那孩子的呀！』局長一想，那也不錯。於是去叫那孩子，那孩子正在外邊玩，叫了進來後，局長叫楊老爺問他說：『那隻泥小狗是這個老婆子給你的麼？』那孩子看看新妻，又笑笑說：『是的是的。』『錢是你交給她，還是她向你要的呀？』『我給她錢，她給我小狗兒；糖真好吃，狗也真好玩。呀，剛才姐夫打翻了，打碎了一大些泥東西，糖也散了一地，真可惜呢！我看了真覺要哭！』局長和楊老爺聽了祇會搖頭：因爲這種不明不白，不三不四，東牽西拉的話兒，叫人怎麼能懂得這事的真相呢？

局長正要開口，突的一個人衝了進來，滿頭也是大汗，高聲的嚷着說：『爸爸今天拉車也許拉上天去了？找死也找不到！』在旁的巡警就呵喝着說：『別高聲說話！』那人就快把口捫

住；同時一斜眼，却見一新正站在另一角裏，他就輕輕的說：『原來爸爸已經在這裏。』接着又把舌頭一伸。這是人誰呢？便是世根呀！

局長把眼睛對世根瞪了一下後，又移到一新身上去，對一新說：『現在別的也不用說了，這個金四開在着麼？』一新妻聽了，就打袋裏摸出來交給一新。一新拿在手裏，對局長說：『你將怎樣安排呀？』局長說：『還給他們囉。』一新說：『沒這樣容易！因為他們丟了金四開也沒有憑據，不能說這金四開一定是他們的。』楊老爺聽了就說：『我們又不是窮得沒有吃，假說丟了什麼金四開向你們詐錢。』一新也漲紅了臉說：『我們也不是窮得沒有吃，見別人的孩子有了什麼金四開就會去騙拐。』一新妻也夾着說：『是呀，莫說是一個金四開，就是一個金子做的大餅，我們也不會眼癢的呀。』她還想說下去，又給局長拍的一聲桌子拍斷了。一新又繼續着說：『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，斷不食什麼意外的財，所以我們斷不要這個金四開；但你們也沒有真憑實據，可以證明這個金四開是你們的。因此我交給局長，隨局長的意思。』說罷，就把金四開交給了局長。局長接過了金四開說：『你也別太嘴硬，因為這次的事雖不能說你們一準有騙拐的行爲，但總很覺可疑呀。可是現在你們既把金四開交了出來，也就算了；不過對方怎麼樣，還不知道。』於是問楊老爺說：『你還有什麼話嗎？』楊老爺說：『錢既還了，別的也不必說了。』局長便提高着嗓子說：『現在案子已經了結，兩家全沒事。』但突聽得一新妻哭着

說：『打翻了我的担子不用賠的麼？』楊老爺便對楊太太說：『誰把她的担子打翻的呀？』楊太太說：『是拉車的打翻的。』拉車的聽了，却說：『也不一準是我打翻的，因為當我抓住她的時候，兩人一推一拉，也不知是誰把担子撞翻的；也許是我，也許是她自己。』楊老爺覺得進退兩難，不知當賠不當賠。局長說：『他們是窮人家，你就多少賠她一些吧！』楊老爺於是去掏錢夾，但一新却怒聲說：『要不要，你們這種老爺們都是不知好歹的。』楊老爺聽得罵他不知好歹，也發火說：『我對你客氣，你倒越來越這個了。』說着似乎要打一新，但給楊太太一把拖住了。一新這時已經把兩臂舉起，預備招架。世根也早把兩個粗拳頭準備好；若楊老爺趕過去打一新，他便趕上去打楊老爺。虧得楊老爺給楊太太一把拖住，總算沒打起來。若沒有楊太太的這一拖，那末楊老爺打一新，一新還打楊老爺；世根加進去幫着一新打，楊家的車夫見世根加了進去，自然也袖子一撩去救老爺。翠鳳看了，也必軋進去救爸爸。那末楊家的老媽子，也必把頭髮揪一揪緊，拐過去一齊打。這樣，不是要來一場大鬧公堂嗎？

一

一新夫婦和世根翠鳳一齊回家來，世根和翠鳳還不很明瞭這事的真相，一新又詳細的說了一遍給他倆聽。世根聽了說：『那麼我們何必把金四開還給他們呢？這真太沒道理了！』翠鳳也說：『這樣不知好歹的人家，真不必把東西還他們。』一新妻又哭着說：『今天真丟盡臉，也

倒盡靈了。給那種車夫拖拖拉拉當賊婆，真把我氣死了！若知道這樣，我準不把金四開去送還，自己化用了或藏起來誰知道呢？」一新說：「話不是這樣說的。我們做事真心在先；你不是常講良心的嗎？今天怎的也說起這般的話啦？我們若把金四開化用了或藏起來，雖沒人知道，但良心是知道的。人們可以瞞，良心如何瞞得過呢？所以人家的東西，總該還給人家，不管他們見我們好不見我們好；見我們好，那巴不得；不見我們好，也不要緊呢。」一新妻又說：「那一件事我却要怨你，便是那賊老頭子要拿出錢來賠担子的時候，你爲什麼說不要不要呢？那不是便宜了他嗎？你不要他賠，他也不曾見你好的啊！」一新說：「那我也意思的，就是叫他們知道我們並不是什麼一個錢便打關頭的小量人，更不是見了什麼金四開便會生歹心的貪利人。」接着又說：「你也不必過分的氣惱。這件事將來必會水落石出的。」一新妻說：「還說什麼水落石出，今天已經給局長當堂判決了，還有誰來替我們辯明呢？」一新也是知道沒有反轉的希望，不過口頭上這樣說，爲安慰安慰她罷了。

一新妻過了一會又說：「以後我怎麼還能出去做生意呢？別人見了我必要說：『這個是撈錢的賊婆子』，那不羞煞人嗎？」一新說：「那末你就別出去好了。反正現在家裏還過得過，你不掙錢，也沒有關係呀。」

世根和翠鳳也安慰了娘一下就回羅家去了。到了羅家，便把這件事詳細的說給羅太太聽，

羅太太聽了也說：『楊家太沒道理。』後來羅老爺回來了，羅太太就說給羅老爺聽。他聽完又叫了世根和翠鳳去，再細細的詢問了他們一番後，便說：『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』

楊老爺和楊太太正在談論着上午的事，忽的車夫來通告說：『羅老爺來看你呢。』楊老爺說：『快請他進來。』車夫就出去說：『請羅老爺進裏面去吧！』羅老爺便進去；一方面楊老爺也出來迎接。

『吓，羅老爺，難得你請過來的。』『哈哈，我今天又來打擾您了。』『說那裏話來！』『您好！』『託福，託福。請裏邊兒坐吧。』『別客氣，別客氣。兩個人就一齊到會客室去。』

『來，倒茶。』『噢，來啦。』『絞手巾。』『知道啦。』『拿煙捲兒。』『來啦。』這一場忙碌之後，兩人便開始正式談起來。羅老爺說：『我今天來，並沒有別的事，光是爲了上午所發生的那件事。』楊老爺說：『你怎麼知道上午所發生的那件事呢？』『因爲那轉糖的一個兒子跟一個女兒，全在舍下做事。』『原來是這樣，我倒不知道。』『請你別見氣，也別想我庇護他們，我敢保證她斷不會有那拐騙的行爲，她家裏雖是清苦得很，却不想意外之財，莫說在別人手裏她不會去騙拐，就是在路上拾到了什麼，她也主張歸還原主，一點兒貪心也不存。你要是

不信，我就說一件事給你聽聽。前七八年吧，我有一次丟了一隻錢夾，怎麼也找不到。那時先父還在，我也不敢聲張。跟內人商量，也商量不出什麼。後來門房說：有一個洋車夫來看我

•我想，這跟丟錢事一定有關的。出去一看，乃是上午拉過我的那個洋車夫。我心裏更覺有希望了。後來詢問之下，知道我的錢夾是丟在他的車上。他現在特地拿來送還我。我查看裏面的錢，一個也沒有少。這樣的車夫，不是少有的嗎？你想這車夫是誰，便是那轉糖婆子的丈夫呀。據他說：當他和他的妻子商量的時候，她更是竭力主張歸還原主。那末她現在怎麼會有騙拐的行爲呢？再說，我那次丟的是二千元的大數目，他們拾到了肯歸還原主；現在竟會貪起一個小小的金四開嗎？他們那時家裏很窮，可是不管不要拾到的錢；目下家裏很過得過，倒要一個拐來的錢嗎？更有一層，可以證明她一定沒有拐騙過：要是拐騙過的話，她第二天也決不上貴府的門口來了。對於這事的真相，我已仔細的打聽過了：那金四開是你家寶兒交給她的，可是她那時沒注意到，接了過來也沒有看，就隨手放到木盒裏去了。到了自己家裏，才發現那個金四開。她想來是你家寶兒交給她的，所以她第二天又來，爲打聽打聽究竟是不是寶兒交給她的。豈知你家的車夫，一出去就把她抓住了當賊婆子，還打翻了她的担兒；這不是冤枉了好人，也辜負了她的一番好心嗎？打翻了她的担兒也不賠償她，不是太吃虧了她嗎？……」楊老爺聽了羅老爺這一番話，心裏異常感動，也異常追悔。但又加問一句說：『事情的經過真的是這樣嗎？』羅老爺說：『那你也把我看得太輕了，難道我來誑你嗎？』楊老爺說：『失言，失言；別見氣，別見氣。』又說：『依你看來，如今該怎麼辦呢？』羅老爺說：『依我看來，第一，我們

合夥再送些錢給他們，以作賠補，因為我前次給他們的酬謝簡直太少一點。第二，我們聯合登報，把他們的義舉宣揚一下。你以為怎樣？」楊老爺說：「這辦法再好沒有了。」後來兩人又商量了一會，羅老爺才告辭出來；楊老爺還親自送出大門；然後彼此又作了幾個揖，方才分別。等在外面的世根，見羅老爺出來了，慌忙的站起來，讓羅老爺坐上車去。他把蓋腳毯替羅老爺蓋好後，便拉着回家。世根當拉來的時候，就這樣的想着：羅老爺和那楊賊老頭子原來是認識的，我倒不知道；若早知道這樣，當出事的時候我就去叫羅老爺好了。後來見羅老爺在楊家談上了好一會，他又猜想必是在商量着什麼事吧？或許便是商量那件事呢？末了見羅老爺出來，他很想問問羅老爺，究竟是不是爲那件事上楊家去的；但不知怎的却覺開不出口。如今在路上他又打算問，但見羅老爺沈默的坐在車上，一句不响，他更不敢開口詢問了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朱家門前來了一輛自行車，上面騎着的人約摸二三十歲的年紀。他跳下來後，就先看看門牌，然後高聲問着說：『裏面有人麼？』同時用手在門上碰着。『新剛還沒出去，便忙出來把門開了。那人一見一新，又打懷裏掏出一張紙條，看了看說：『請問朱一新先生是在這裏麼？』一新說：『就是我呀。』那人說：『噢，原來就是你。我是X×街X×胡同楊公館裏來的。我們楊老爺請你朱先生去一次，因為有一點事要跟你商量呢。』一新說：『什麼事呀？』那人說：『這我倒不知道。』說着便騎上車子，踏着去了。

「新妻打灶間裏趕出來問：『什麼事呢？』」新說：「就是那個楊老頭子差人來叫我去呀。我真覺不懂，難道他對昨天的事還不甘心嗎？或是又丟了什麼銅四開，鐵四開，所以又來向我們要嗎？還是設了什麼別的圈套叫我們去投踏嗎？可是那來人的態度却又很客氣，不像有歹意似的。」新妻說：「那更該防備着呀！因為一個人要給誰當上，往往是這樣的，我看你不必去，隨他叫不叫。」新經他妻子這麼一說，也有些胆寒起來；可是後來一想，我又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，怕什麼呢？難道他要我的命嗎？那個老頭子不見得有這般凶的吧？既是這樣，無論是好是歹，我準去走一遭；況要是不去，反而見得昨天的事是我們錯了，無異是承認自己拐過他們的金四開呀。於是對妻子說：「我決意去走一遭再說。」妻子見他決意要去，也就不加阻止。不過對他說：「一切要當心。若見有什麼不對不像，你拔腳便逃出來好了。」

「新去後，她一個人在家祇是掛念着他，不知道楊老頭子叫他去究竟是爲了什麼？依她想來，「新這一去，定是兇多吉少，所以心兒忐忑的跳着，弄得坐立不安。她想還是做些活吧；若這樣呆呆的愁想下去，準會愁煞人呢。於是就去洗衣服。可是腦子給那種思想纏住了，怎麼也擺不脫；所以手雖在洗衣服，心却不在衣服上。因此一會兒把胰子抓來當板刷，一會兒却把板刷抓來當胰子。她想，這樣洗衣服是洗不成的，於是就停止不洗了。」

她坐了一會，偶一斜眼，看見一小缸東西，她想我以後也不再擺糖攤了，還放着這一小缸

塑東西的細爛泥有什麼用？所以就走過去，拿起那隻缸，向窗外撲的一聲倒了出去。倒出去後一看，才知道自己昏頭昏腦，竟把一缸豆瓣醬當作了細爛泥，但已倒了出去有什麼法呢？若說去拾轉來，也是辦得不能再吃的了。

時候不早了，她想還是做飯吧。於是提了一隻淘羅到米缸裏去舀米。但心雖想舀米，手却打開了麵粉箱，舀起了一大罐的麵粉。她舀完麵粉，就放到小桶裏去洗淘，把手伸下去一捺，覺得怪黏的，才知道自己把麵粉當了米淘。她想還是安安靜靜的坐一下吧，也別再幹什麼事了；若再幹什麼事，準會闖什麼大禍呢。於是就呆呆的坐着，專等一新回來。

砰的一聲，一新推門進來了，她急忙站起來問說：『怎麼樣呀？』一新祇是呵呵的笑。笑了一會說：『天下的事，想不到起來，怎麼也想不到。』說完了這句話又是呵呵的笑。她說：『別這樣發瘋的笑呀，究竟怎麼樣快說吧！』一新這才收住了笑聲說：『當我進去的時候，確担着幾分心事；豈知走不上幾步，楊老頭——喔，我現在不應該再叫他楊老頭子，應叫他楊老爺才是——楊老爺就打裏面出來迎接，滿面春風，怪客氣的；並請我到客室裏去坐，還叫下人倒茶水，遞煙捲兒，這反把我弄得莫名其妙。我於是問他說：「你叫我到底有什麼事呢？」他說：「就是爲了昨天的事呀。我真覺得對你不住，我想不到現在還有這樣的好人，我實在因爲不知道；若早知道，那裡會有昨天的事？但我怎麼知道的呢？是羅老爺來告訴我的。我聽了羅老爺

的一番話後，非常感動，也非常追悔。後來羅老爺又說：『對這件事，多少總該賠償些。我說：這是理該的。』他說着，又打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來交給我，並說：『這便是一些小小賠償費；但我得跟你說清，就是裡血三分之二是羅老爺的；因為他覺得前次酬謝你的錢太少了，所以現在這個機會裏再補補。此外的三分之一是我給你們的賠償費，請你不嫌太少就收了吧！』一新說到這裏，略停了一會，又繼續下去說：『我那時真有些昏迷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過了好一會才清醒轉來。於是我把錢交還他，他一定要我受，我一定不肯受。兩人這樣在客室裏客來客去，弄上了許久許久，末了我就受了來。但我又說：『羅老爺的錢我不能受。』所以我那時就想把紙包打開來，將羅老爺的錢拿出來還他。他說：『你要歸還，可以當面歸還羅老爺；我却不能代收，因為是他託我交給你的呀。』這樣我就拿下了。後來臨走時，他又告訴我一件事，你猜想是什麼事呢？』一新妻想了想說：『請你上館子吃大菜去是嗎？』『不是的。』『那你請你做老爺去是麼？』『也不是的。』她這樣那樣又猜說了好幾樣，一新卻說不是。於是她說：『那麼你自己說吧，我却是猜不到。』於是一新說：『羅老爺和楊老爺兩個人要聯合着把我們的事，登報宣揚哩。當時我對他說：『登報不必的吧？』他却說了一番很充足的理由，所以我也就不說什麼了。吓，我們倆一個是洋車夫，一個是轉糖婆，不是從此在北平市上就出了名嗎？哈哈！』一新妻聽得他哈哈的笑，自己也吃吃的笑起來。

一新打開那紙包來一看，見裏面鈔票竟然一大疊呢。他把手指在唇上一揩，就一五一十的數起來；不多不少，整整的九十元呢。那末六十元是羅老爺的，三十元是楊老爺的。一新數完了又是一陣大笑。一新妻心想：若早知道一新上楊家去是這麼一回事，我何必提心吊胆？也更不會把板刷當胰子，把豆瓣醬當細爛泥，把麵粉當大米淘了！

一新把錢數了幾遍後，對妻子說：『羅老爺的六十元叫我如何受得下？世根和翠鳳蒙他收錄僱用，已是恩厚德重了。現在竟又給我們那麼大的數目的一筆錢，你看該怎麼辦？』一新妻說：『準去送還羅老爺吧！』一新說：『好，我準去送還。』於是就匆匆的出去了。

到了十一時三刻左右，一新已由羅家回來，一進門便說：『羅老爺真客氣，一定要我收，怎麼也推辭不了，所以我就受了來。哈哈，真想不到打翻了一副破糖担，倒打進了幾十元的錢呢？』一新妻說：『你別說現成話。當我被那車夫抓住了當賊婆子的時候，真把我急煞也把我羞煞哩！』一新說：『反正明天會登報賠補的，那有什麼關係？』一新妻說：『賠補是後來的事，當那時總是丟盡臉了呀。』一新說：『別多說了，今天晚上一家子準再像上次一般的上館子去吃一頓。我和羅老爺說好了，叫世根翠鳳也來。』他說完，又叫着開心呀，開心呀！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一新妻笑着說：『年紀已經半百，還弄起來像小孩子一樣，不害羞麼？』一新說：『你也別說我了，我看你的心裡比我還那個吧？』兩人於是又哄聲的大笑起來。

那天晚上等世根翠鳳來後，一家子果然上館子去涮羊肉。四個人圍坐着，把羊肉祇往嘴裏塞，塞得肚子却都有點兒漲希希。又拿起白乾大口的喝，喝得面孔緋緋紅，好像四盞紅燈籠。

第二天，在報上就發現了楊子輝和羅明山的聯合啟事。標題是頌揚朱一新夫婦，內容是以第三人的口氣說出：——

朱君一新，江蘇揚州人，年四十五歲，居平已多年，拉車爲生。其妻胡氏，同籍，年四十一歲，轉糖爲業。昨前有小兒（楊子輝之子）至其扭轉糖，誤以金四開授之；胡氏亦未加審視，卽投入盒中。至家後，傾錢出盒，始發現一金四開。然百思而不得其來處。最後憶及有富家之小兒曾來轉糖，殆卽爲彼所誤授乎？然亦不能決也。後與其夫一新商酌，決計于次日至該宅探聽，苟探聽得實，卽璧還該家。

楊家見小兒已失金四開，乃斷定必爲胡氏所拐。故次日見胡氏來，卽由其家之車夫將胡氏扭住，並將其糖担碰翻。爭鬧良久，未共赴公安局，由其夫一新詳述經過。然局長與失主均不之信。最後由局長逼令其交出金四開。至于碰翻之扭，失主亦未與以賠償。此事羅君明山得悉後，卽往會晤楊君，保證胡氏決不致有欺騙行爲，並追敘其所親歷之事以作證明。卽羅君曾乘一新之車，因抽取手帕，致一錢夾遺落子其車上。當下車時，尙未覺察也。及後探囊取款，始發

覺錢夾已遺失矣。然由何找尋耶？故懊喪而歸。不意當日下午有一洋車夫來訪，乃朱君一新也。彼略爲詢問後，卽出錢夾奉還。羅君接受之下，感激莫名。惟當時因特殊情形，未嘗酬報以適當之酬報，亦未嘗登報爲之宣揚，故羅君迄今尙覺耿耿也！按一新君事前曾與其妻商討，其妻對璧還拾金，更屬力贊。

朱君一新既如是，而胡氏又若彼，誠可謂夫婦一德，先後媲美！是以楊君與羅君，于詳商之下，特贈送朱夫婦少數酬金，又登報宣揚，以昭示朱夫婦拾金不昧，見財不惑之美德，亦所以激勵旁人以風世道也！而楊君對胡氏更藉此以三致其歉意焉！

楊子輝
羅明山 全具

這個消息不久便傳遍了整個北平市：因爲看報的人看了後，便說給不看報的人；他們聽了，又去傳給另一些人聽。這樣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久便傳遍了。從此一新夫婦倆，已深深的印入了人們的腦子裏，也深深的銘刻在人們的心坎裏，他們以爲這種是難能可貴，近世所不常有的；所以對一新夫婦，便油然而起了一種欽佩的心。可是除少數認識他倆的人以外，其餘都不知道朱一新夫婦是怎麼樣的兩個人；因此有些人在深惜着，爲什麼不把他倆的照片在報上刊登？

許老爺剛吃完早飯，僕人就是一份報送進來。許老爺架起眼鏡，看完他素日所注意的幾種消息後，就有意無意的翻翻。忽的頌揚朱一新夫婦幾個大字，透過了玻璃，又影入了他的眼簾。他想要是什麼大慈善家捐助了鉅款，所以有人登報頌揚吧？但北平市裏幾個大人物鬧老鬧我全熟悉的，却從沒聽見過有什麼朱一新的呀。或是什麼名醫醫好了誰的不治之症，所以有人登報頌揚吧？但北平幾個名醫我也全知道的，却也沒聽到過有朱一新的呀；況又是夫婦兩人那更沒聽到過。那末也許是有別的事呢？讓我下去再說。他於是細細的開始念了。念到中間，就自言自語的說：『難得，難得，確是難得！』

他把全段念完後，竟然呆住了，因為他在沈想那件動人的事呀。這時許太太剛巧打裏面出來，一看他這般神情，便說：『你呆着做什麼呀？』他聽得許太太問他為什麼呆着，就說：『今天報上有一個很好的消息，你聽了也許要出神呢？』許太太說：『報上的消息常是胡說八道，我真不相信；所以無論怎麼好的消息，我聽了也斷不會出神的。』許老爺剛要回答，她又說：『你別管我聽了出神不出神，你祇管說吧！』於是許老爺拿下眼鏡，捋一捋鬍子，開始敘述了。他剛說到有一個叫朱一新的，忽想到全全還沒上學去，那末叫他來聽聽吧，因為這是有益的新聞呀。所以就叫僕人去叫小少爺。一會兒全全就來了，親暱的叫過了爸爸媽媽便問說：『叫我有什麼事呀？』許太太說：『爸爸講新聞，所以也叫你來聽。』全全說：『喔，唔，怎

麼不早些叫我呢？也許爸爸已經講了一大段了吧？」許老爺說：「剛講了一句，我可以再開始的。」

全全一時找不到相當的樣子，就靠在許太太的身旁站着聽。眼睛睜得像柱圓，頭頸也伸得相當的長；幸虧兩隻耳朵是不會動的，不然，必要像驢子般的豎起來哩！

許老爺的口才是相當的好，什麼無味枯燥的事，給他說來也是活龍活現，有聲有色；況目下這件事很有意味的事呢。所以許老爺講來也不過添上兩三滴的麻油吧？但已把母子倆聽得深深的出了神。許老爺一看許太太出了神，心裏怪得意的，並想讓她多出一會神吧。所以過了一會才對許太太說：「你呆着做什麼呀？報上的消息全是胡說八道的，你聽了出什麼神呀？」許太太一聽，知道自己的腳跟給他扳住了，就笑着說：「我那裏出過神呀？這樣呆一會兒便叫做出神嗎？不錯，我說報上的消息是胡說八道，不能相信的；但也不是說什麼消息都是這樣。像今天的消息，當然是很靠得住而不是胡說八道的呀。」許老爺想全全在跟前，說下去也沒有意思，就哈哈的添了一陣半真半假的大笑。

許太太也覺得當着全全這般的等着，總有些不很這個，所以也呵呵的笑了幾聲不說下去了。全全呢，見爸媽這般的笑，自己也跟着同笑。

過一會，許太太又說：「這種事確是少有的呢；而且是拉車轉糖的，那更難得了！」許老爺說

：『他倆一定從小受過很好的教育；不然，怎的能如此呢？』許太太說：『或許是教友吧？』許老爺想了想說：『教友裏不聽見有姓朱叫一新的，想來不會是教友的。』許太太把頭輕輕的搖着說：『若不是教友，那真可惜了；做了這樣的善事，也沒有什麼超性的功勞。』許老爺忙接着說：『他們既憑着良心做事，日後天主必會賞賜他們歸正奉教的吧？』許太太微笑說：『巴不得是這樣！』她說完了這一句，剛想和全全說，而全全也似乎想開口說些什麼；可是壁上的時鐘子古的响了一聲，便噹噹的敲起來，一連敲了八下。全全知道已到了上學去的時候，所以就到裏面去拿了書包，糾王三拉着到學校去，臨走時，又向許夫婦鞠一個躬，並說：『爸爸媽媽，等一會兒再見吧！』許夫婦聽了，心裏又湧起了一種莫名的快慰和欣悅，覺得這樣可愛的孩子，確是少有的呀！

一二

「新妻本來決意不再擺糖攤了，因為在大衆前給人家當賊婆子，覺得再沒有面目出去。但現在呢，真相已經大白，對方也已經對她登報道歉過；那末不但丟失的面子已經收還，更替揚了名氣，增加了光榮；所以她把担子修了修，又添做了些糖和泥玩具，依舊出去擺糖攤。」

街上來來去去的人裏，有幾個當上次出事的時候是看見過她的；如今見了她，心想，這個婆子原來還有這般高尚的道德心，倒是值得佩服的。於是走過去想下顧她一點生意。他們巴不

得轉一個空，這樣可以使她多賺幾個錢。豈知愈想轉空，愈不落空：一轉便着，一轉便着，其中有一個光化了三個銅子，就轉到一隻泥猴子和一個泥菩薩。但轉着了說不要，又沒有意思，於是也就拿着走了。可是一些貪心的孩子呢，左轉右轉，還是一個轉不着。當那幾個大人轉到的時候，他們心想，究竟他們是大人，本領比我們高，所以一轉便轉着。

X 一天，一新妻挑着担兒到了一條街旁，兩邊不見有什麼店舖，盡是些朱門的住宅。她想，停一會那些富家的孩子出來轉糖，若再有什麼金四開，銀四開交給我，那真麻煩極了；所以當收錢時，我總得仔細看看才是。

宕宕宕，一陣小鑼响後，果然那些朱戶先後的開了，打裏面出來了不少的男女孩子，跳跳答答的走到了攤子邊，看見一些泥玩具塑得那末像，那末好，便爭着掏出銅子來轉。一新妻每收到了一個銅子，便檢驗什麼似的仔細的看一下。幾個較大的孩子見了說：『銅子總是銅做的，你這樣的看了又看做什麼？況銅子也沒有什麼好壞的呀。』一新妻也不答應他們。

另一宅朱門又開了，出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。他走到了攤邊，自己也不拿出錢來轉，光站着看別的孩子們轉，又不時抬起頭來看看一新妻。一新妻看見這個孩子生得那麼清秀，又那麼斯文，所以想和他談談，就說：『小少爺你不轉一下麼？』那孩子祇把頭搖搖，又微微的一笑。許多孩子散去了，那孩子還在着。一新妻正想再和他談談，他却走過幾步來先問一新妻說：

到話柄若不給那孩子打斷，也不能和許家的孩子談下去，因為同時老媽子也來喊他進去了呀；因此對那老媽子也起了一點兒怨心。不過想到以後還能再到那邊去擺攤，那末和那孩子見面的機會正多呢。她這樣一想，恨意怨心也就消了。

因思想剛才所碰到的孩子，就又使她回憶起了自己的晚生。不知晚生現在什麼地方？究竟怎麼樣？她板板指頭，知道晚生已有十三歲了，一定和剛才那個孩子差不多高低了。若沒把他送入，現在還是在家裏，那是多麼好呢！她想到這裏，深悔當初把他送了人。現在既經送了，還如何收回得轉？她越想越懊悔，越想越傷心！於是兩行珠淚，便撲撲的淌下來了！

第二天又到許家住的那條街上去，可是敲破了小岩鑼，也不見全出來。莫說全沒出來，連別的孩子也沒有。她在那邊足足坐上了三刻左右，祇有兩個孩子來轉過糖。那兩個孩子還不是住在這一條街上的，是路過這裏乘便來轉一下罷了。她見沒人出來，也祇得挑着担往別處去了。

究竟全和那些孩子上那裏去了呢？上學校念書了呀。上次因為是星期日，所以全在家裏。那天是星期一，所以又全上學去了。但一新妻却想不到這一點，因此覺得非常奇怪。

以後他又好幾次到那面去過。但去的日子都不是星期日，所以始終沒見全出來，也沒見有別的孩子出來。這樣她便失望了，也不再跑到那面去。

盛新學校的門口怪靜寂的，除了三三兩兩的行人打校門經過外，其餘什麼也沒有。因為時間方是三時左右，離放學尚有一小時另呢。所以一般領孩子的老媽子也沒到，一般接少爺的車夫也沒來，連一般等生意的洋車夫也沒有。豈知就在這時從裏面湧出了一羣學生，呵呵哈哈的鬧着笑着。

沒到放學的時候怎的會有一大羣學生出來呢？因為那天高年級有了特殊情形，提早放學，所以他們就歡天喜地的擠出來，有幾個胆小的見老媽子或車夫還沒有來，又退了回去。有幾個胆大的，便走回家去。有幾個乘着這個好機會，就到同學家去玩一下。

一陣哄鬧之後，一切又歸平靜。這樣約摸過了七八分鐘吧，裏面又出來一個孩子，那便是許家的全全，他當提早放學的時候，本也想早些回去，但車子還沒來怎麼辦呢？那末祇有等車子來了再回去。所以當大衆湧出來的時候，他沒出來。可是在裏面等了一會，覺得怪悶的，就走到門外來看看，他剛站下，裏面又出來一個孩子，那是全全的同級生趙先揚，他對全全說：『我等不住了，想雇一輛洋車回去呢。』全全說：『那面不是有一輛洋車麼？』趙先揚順着全全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見有一輛洋車向着這面走來，于是他提高了嗓子喊着說：『洋車，洋車，』那個車夫也許有些半面壁，這裏連連的喊了幾聲，他却沒聽見，後來全全都喊着，他

才聽見，於是快步的把車拉過來。彼此說了一會車價後，趙先揚就坐着車去了，全全見他雇着洋車回去了，自己心裏也着急起來；所以決意也雇洋車回去，不再等王三來接了；因為要等王三來接，還須三刻左右哩。

他留心的向兩旁注視着，看看有沒有洋車過來，過一會，遠遠的有一輛洋車來了，他很喜歡；但仔細一看，上面却有人坐着。不多時又有一輛車來了，他擦擦眼睛仔細的看看上面沒有人，倒是沒有人，所以等那輛車近了些，他便喊說：『喂，洋車。』豈知那車夫把頭搖搖便走過去了。他起初真覺不懂，後來想到了那車夫一定是拉到了規定的鐘點，現在是到公司去交車的。那末再等別的一輛車吧。

一新拉着車慢慢的向這邊走來，他低着头頭似乎在沈思着什麼心事。突的聽到叫洋車的聲音，他抬頭看去，乃是盛新學校門前一個小學生在喊着；於是他半跑半走的把車拉過去。

『小少爺，上拉塊？上那兒？』一新拉到了就這樣的問全全。全全說：『××街××胡同，多少錢？』一新說：『我不愛討價，隨便你小少爺好啦。』全全說：『我也不知道該給你多少。你說吧！』這時剛有一個校役出來，一見全全在雇車，就笑着說：『今天你家裏的車沒有來，你就雇車回去嗎？』全全說：『對啦。可是我不知道該給多少錢，拉車的也不肯說。』校役是知道全全的家的，所以對一新說：『三十枚，你拉着回去吧！』一新說：『行行。』於是全全便坐

上去。——新把腰帶束一束緊，就拉着走了。

唉！親父在前面苦拉，親兒在後面安坐；親兒當着坐客，親父做着牛馬！親父不知後面坐的是親兒，親兒不知前面拉的是親父，這實是一件絕無僅有的奇事！可是有誰注意到呢？當在大街上拉過時，千百成羣的行人，誰也想不到這輛車上坐的是兒子，拉的却是老子呀！

全全坐在車上，忽然想到自己帶的車錢不知道夠不夠，於是就拿出小錢夾來，看看裏面有多少錢。一看，裏面光有拾枚一張的兩張銅子票；但車錢是三十枚，那末還少十枚。他想這也不打緊，到了家裏可以再拿給他的。全全因摸錢夾，又使他追憶起朱一新的事來了，於是問一新說：『喂，拉車的，在你們裏面有一個朱一新你認識嗎？』這一問，把一新大大的吃了一驚。他想這個孩子怎的問起朱一新來了呢？所以就又問他說：『你問他做什麼呀？』全全說：我從報上知道他的事，現在我又想到了，所以有意無意的問問呀。』一新聽了，心才安定，於是笑着說：『小小爺，我便是朱一新呢。』全全聽了，也呵呵的笑着說：『那有這樣巧的事呢？原來你就是朱一新！你人真太好啦，抬到了東西送還人家。』一新說：『那也是應該的，譬如我丟了東西，巴不得人家送還我；那末我抬到了人家的東西，也應該送還他們。』全全拍拍手說：『你說的真有道理！』一新說：『小小爺，我看你也是一個挺好的孩子呀。』全全的臉立時漲紅了，祇吃吃的笑，不知怎麼答應才好；幸虧車已拉到家門口，要談下去也不可能了。

全全跳下車子，對一新說：『你站一會，我去拿錢給你。』一新說：『好的好的。』

門又開了，一新想是那孩子出來付錢；豈知出來的是一個道地北平式的老媽子：青布的短褂褲，下面又綁着腿，梳了一個百斗柄似的頭髻，還插了一朵很大的花。她一拐一拐的出來，同時對一新說：『剛才拉着少爺回家的是你嗎？』一新說：『是的。』她就把手裏的錢交給了一新，又一拐一拐的進去了。一新本想等孩子出來再和他談談，現在見他不出來，也祇得拉車子走了。

一新一進門便罵說：『那個陳老虎（洋車公司的老闆）真凶極了，怪不得人人叫他老虎。』他的妻忙問他什麼事？他說：『我光丟了一隻螺絲釘，他硬要我賠一毛錢。我說：『那有這麼貴的螺絲釘的呀？我自己上五金舖去配還給你就是了。』他却不要我去配還，祇要我一毛錢，更說什麼車行的規矩是這樣的，你想氣人不氣人？』他的妻說：『後來怎麼樣呢？』『後來我沒有法子，就付了他一毛錢呀。』『一毛錢也不是什麼大數目，就算了吧，別生那麼大氣啦。』『一毛錢雖不是什麼大數目，但給他，我可不甘心。』接着又賊老虎，死老虎，黑心老虎，刮皮老虎的連罵了十來句。這末一來，他也沒有心思再提剛才和全全相遇的事了。

上次他的妻碰到了全全，回家後，倒和他說起過；但兩人都沒疑心到那全全便是自己的晚生。這次一新若再提及，也許便會起疑。因起疑，必會去探查；去探查，必會發現的吧？可是現在因着一隻螺絲釘，以致一個絕好的門路又被塞住，一個極好的機緣又成泡影，那不可惜

麼？

一四

朱家家境一天一天的好起來，因為祇有生產的人，而沒有消耗的人。一新自己拉車，妻子轉糖，世根做車夫，翠鳳當女傭，這樣四個人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，所以朱家外皮兒雖沒有改樣，內裏却相當的殷實呢。

生活既是寬裕了，對晚生的懷念，就更濃厚起來。兩個人無事的當兒，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總常談到晚生身上去。一新妻更是急想一見晚生，所以常叫一新去訪問訪問，究竟晚生在什麼地方。一新呢，常推辭說：『偌大的一個北平市，叫我到那裏去訪問呀？況又是無名無姓，也沒有地點；莫說是我們，就是偵探也偵探不出吧！』一新妻見一新這般說，暫時就不提起了。可是過了不久，又逼着叫一新想想法子。一新被逼不過，曾去瞎撞過幾次。但真如在大海裏找丟失的石子兒，怎麼找得着呀？

一新雖說是被妻子所逼，其實也是自願的：因為他確也很希望一見晚生呢。他願見晚生的心，也未見得比妻子來得淡。所以他日夜在肚裏打官司，究竟有什麼法子可以找到晚生。他想想去，還是寫信去詢問陳婆婆最妥當，只要說明我們決不會生出是非去麻煩那家的，我們祇要知道晚生在那裏就够；這樣陳婆婆諒來肯告訴我們的吧？他後來把這個法子說給妻子聽，她

也說挺好是去詢問陳婆婆。

「新去買了兩張信紙和一個紅條信封，又把從前世根用過的筆墨硯台掏了出來。（世根在××小學讀到三年級，一新就失業了；以後沒繼續去讀過。）他把硯台弄清楚後，看看筆怎麼樣。豈知拔下筆套，却不見了筆頭。一新倒也內行，就把筆套向桌上托托托的敲了幾下，那筆頭就鑽了出來。於是先把筆頭放在水裏浸了一會，又加上幾圈線，然後把它裝上筆桿去，倒仍是很好的一枝筆呢。他又把墨拿來一看，形式像一把斜尖的手工刀；這是因為世根用墨時放得不平直，所以造成了這個樣子。」

「新在硯台裏倒了一些水，就用那銚手工刀似的墨開始磨起來；起初是一片水，後來漸漸濃起來，末了成了黑色的膠汁。他於是停止不磨，放下墨，將信紙攤開，右手捏着筆，左手托着頭，兩隻眼睛呢，霎個不息，這是在思想怎麼寫法呀。」

筆在硯台裏蘸上了好一會，已吸足了墨汁，所以顯得非常飽滿充實。他拿過筆來開始寫了，可是還沒落筆，又伸過手去把筆在硯台裏蘸上幾蘸。蘸好了剛要寫，又拿過去蘸。這樣好幾次之後，才落筆寫。但還沒寫成一個字，又伸手去蘸。光寫了開頭一個稱呼，就蘸上了十七八蘸。這時硯台上的一些墨汁已經完盡，他不得不拿起墨來再磨。磨好了，又是這樣寫一個字蘸上好幾蘸。誰若在一旁看他這般寫信，真會把人急煞呢。

光在私塾裏讀過幾年書的一新，寫起信來自然沒有精通的文理，更沒有雅觀的字跡；所以那封信的句子全是似是而非，又通又不通的。別字更是不少，平均每一句裏總有兩個以上的別字。至於字跡呢，歪歪斜斜好像刮過大風一般；況沒有一個字是一體的；硬的也有，軟的也有，長的也有，扁的也有。可是其中有幾個字倒是道地的草字簡字，一轉一扭確很靈活。有幾筆力量也相當的足：譬如末了敬請大安那個「安」字，一掃掃過來，筆力確有千斤呢。

他寫好了這封怪句怪字信，又念給妻子聽。妻子呢，連私塾也沒進過，當然及不得他，所以聽了自然也沒資格批評。他又開始寫信封。他想內裏可以馬虎點；外面人人看，那是馬虎不得的。於是把身子坐得端端正正，便聚精會神地一筆一筆的寫起來。寫了十分鐘左右才寫成。他自己看看覺得很方正很有樣，所以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可惜世根現在不學字了，不然，我這幾個字倒可給他當字帖或當印格呀。』他又把信封拿去給妻子看，並問她寫得好不好。她看了看說：『我看太硬一點吧？好如用香棒搭出來一般的。』一新說：『你知道什麼？我辛辛苦苦的寫了好一會才寫成，給你說來竟會像香棒搭成的！』他的妻子說：『我是外行的呀，不過依我看來有些像用香棒搭成的罷了。』

一新拿着寫好的信，到代售郵票的舖子裏去買了五分郵票，小小心心的貼上後，就投在那街上的郵政筒裏。這投下去，心裏就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愉快；深信不多幾天後，便可和晚

生會面了！

「新一空下來就想晚生：他想將來找到晚生後，若那家肯的話，我準把他要回來。我付給那家雙倍的錢就是了。」晚生來了，我一定叫他上學念書去：小學，中學，大學，一直叫他念上去；將來做老爺，發大財，那末我和妻子就可做老太爺，老太太了。既是這樣，車也不必拉，攤也不必擺，可以坐着享現成福了。此外他若答應的話，也準叫世根回來享福；若嫌他太空閒，那末就叫他開汽車，至於鰲鳳，也自然叫她回來享福；但回來後，叫她做些什麼呢？那倒想不出，我想晚生總有特別花樣的事會叫她做的吧？」新一想到這一些，歡樂得幾乎狂舞起來。

「新妻自從那封信寄出後，也天天和新一一般的在做着晚生的迷夢，以致做生意也沒有心思了，昏昏迷迷好如出了神似的。有一次竟給一些壞孩子偷去了兩尊泥娃娃和一大堆的方塊糖呢。」

綠衣人到了朱家門口就喊說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他喊了一聲，不聽有人答應，把信打門縫裏插了進去，就騎上自由車飛也似的地去了。新妻剛在灶間裏做事，忽聽見有人叫門，她急忙的趕出來。走到門邊，看見一封信丟在地上，她知道剛才來的一定是郵差，同時心裏感到非常快活：因為她想這封信必是天津陳婆婆的回音呀。可是拾起來一看，覺得這封信乃是這裏寄出去的：因為從上面寫的幾個香棒字就可以知道的呀。她真有些莫明其妙：怎的寄出去的信又寄了

回來呢？或許這種香棒字郵差不認識吧？還是因地名沒寫清楚，或郵票沒貼足呢？那個郵差又那末心急，把信丟了就走；不然倒還可問問他，究竟爲什麼信又退了回來？

她有意無意的把信拿着反覆的看看，發現信的後面又印着一行黑色的小字，她用指頭點着數了數，恰是八個字，但八個字裏她祇認得兩個，其餘六個不認識，所以也不懂這一行字是什麼意思，她想等一新回來再說。

一新也是天天在等着陳婆婆的回信，每次拉完車回去，總是先問妻子說：『有信來嗎？』或是他自己先回去，妻子還在外面擺糖攤，那末他必先向門框的四周看看，有沒有信插着。當拿出鑰匙開門進去，第一眼先看看地上，因爲郵差或許把信打門縫裏丟了進來呀。可是這樣經過了兩星期，始終沒有看見一封信，他簡直有些失望了。

這次拉完車回來，他也不希望有信，不過依舊有口無心的問了一句：『有信嗎？』他的妻說：『剛送來呢。』這把他喜得跳了起來，忙問說：『信在那裏？』『就在桌上。』一新旋轉頭去，果然看見有一封信在桌上。他走過去拿起一看，可以當字帖可以當印格的香棒字，又呈現在他眼前。他簡直迷糊了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難道郵差尋我開心嗎？這時他的妻說：『信後面還有字呢，你看看吧！』一新便把信反轉一看，確是有一行黑字，他就念着說：『無法投……』投字下面一個字他不識，『退回原處。』一新念完了說：『其中有一個字我不認的，

但意思我是知道的：就是沒有法子送，所以又退了回來啦。」他的妻說：「怎的會沒有法子送呀？難道陳婆婆過了麼？但包家總有人在着，那末也可以代收的呀！」這時一新又把信反覆的看着，又發現了四個字，便是「業已遷走。」一新看了便說：「他們已經搬走啦，不住在原地方了，所以又把信退了回來。」一新妻帶着哭聲說：「這樣我們不但沒法去找晚生，連陳婆婆也沒處找了！」說完，淚珠就滾滾的淌下。一新也呆呆的站着，過了好久，才長歎着說：「得啦，算我倆沒有生過晚生！也別去想他啦！反正找到了也要不回來，這樣反而更傷心更難受！」這一說，他的妻哭得更厲害了，幾乎連氣也轉不過來。一新自己也是雙眼水汪汪，鼻孔酸子子，拿着那封信在發怔。

一五

羅太太問翠鳳說：「世根回來了嗎？」翠鳳說：「太太，還沒有呢。」羅太太說：「本來到這時應該回來啦，怎的今天還沒有回來呢？」翠鳳說：「恐怕老爺有了事，要上別處去吧？」羅太太說：「也許是。」

石冷冷，石冷冷，電話的鈴响了。羅太太就過去接電話：「喂喂你是誰？噢噢——噢噢——喂喂，早一點回來呀！」羅太太接完電話就對翠鳳說：「真的老爺今晚有人請客，所以不回來吃飯了。世根拉着老爺去，所以也不回來了，那末你就去把少爺接回來吧，他要是走不動，可以

雇一輛洋車，你兩人坐着回來好啦。」

翠鳳出了大門，向着學校走去，心想：別人的事好辦，那少爺的事挺難辦；又凶又強，一個不對就發脾氣，打也來，罵也來。前天右腿上給他踢了一腳，到現在還有點兒酸痛。那末小，已經這般厲害；大了真是了不得。我看他將來幹什麼也不配，做强盜王倒是最配。我要不是看在老太太的面上，我早就走了。這種氣，這種苦，真是受不了。

翠鳳這樣想着，不覺已走到了學校。她看看時鐘，離放學的時間尚有七八分鐘左右，她就站在頭門裏等着。不久放學鐘便噹噹的敲起來，接着就見大羣的學生打裏面湧出來。翠鳳很注意的看人羣裏面有沒有那位好少爺。但一羣一羣的過去了，許許多多的大小孩子，却不見有那位好少爺。她也許是犯了什麼規矩，給先生罰關夜學，所以還沒出來。她正想去探聽一下，却見那位好少爺舞手舞腳的出來了。他一見翠鳳便說：『怎麼今天是你來？難道你做拉車，世根做老媽子了嗎？』翠鳳說：『今天你爸爸有人請客，世根拉你爸爸去了，所以你媽媽叫我來陪你回去。你要是走不動，可以雇洋車的。』好少爺說：『自己的車不來，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』翠鳳心想：那倒有些討厭，他不肯去怎麼辦？想了一會說：『我背着你回去好嗎？』他說：『臭死人的，誰要你背？』翠鳳以爲再延遲下去，天也晚了，太太不是要見怪嗎？所以她也不管好少爺肯不肯，就拉了他的手走，口裏說：『世根也許在路上呢，那末碰到他你就可叫他拉的呀。』

但好少爺仍不肯走，因此盡力的把身體往後仰，同時另一手在翠鳳的手背上使勁的抓。翠鳳熬痛不過，急忙放手。豈知他身體向後仰着，已失了重心，現在鳳翠一放手，他就倒仰一交，來了一個四脚朝天。翠鳳一見，忙過去扶他；可是他不肯起來了，哭着喊着，用手向翠鳳頭上亂打，用脚向翠鳳身上亂踢。但翠鳳却不敢躲避，祇想哄着他扶起他來。

裏面的教員們聽得外面哭喊的聲音，還想是什麼野孩子在校門外鬧，所以也沒出來觀看。但另一學生聽到了這哭喊聲，便慌忙的趕出來。這學生第一次已經出來過，但一看自己的包車還沒來，就回進裏面去；現在聽得這聲音，便又出來。他一看這情形，就對翠鳳說：『你忙讓開一點呀，這樣準會給他打壞呢！』但翠鳳還不敢讓開，於是那學生過去拖翠鳳。翠鳳是蹲在地上的，給他一拖，失了重心，所以也翻了一隻大元寶；但她快快的起來。那好少爺一見翠鳳起來了，也一骨碌的站起來。起來後還不肯息，又趕過來打翠鳳。那學生就上前去把他攔住了說：『羅長富，一個受過教育的學生應該這個樣子嗎？』好少爺素來是很畏懼那學生的，不是因為那學生比他更凶更厲害，是因為那學生的嚴正不苟，無形中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力；所以好少爺被他一攔阻，就不敢再過來打翠鳳。那學生問他爲了什麼事呀？他却不响。又問翠鳳，翠鳳就把剛才的事說了一個大概。那學生聽了便對好少爺說：『自己的車子既沒來，她來接你回去不一樣嗎？』好少爺經那學生這麼一說，就服服貼貼的跟着翠鳳回去了。臨去的時候，翠鳳向

那學生說了不少的道歉話；因為她覺得這場禍事虧得他來解救，不然，真不知怎麼收場？

滿臉鬍子的門房，一手提着半小瓶的白乾，一手拿着一小碗的羊肉，匆匆的走來。走到後，看見那學生站着，就叫說：『許全意，你還沒有回家嗎？』他說：『因為車還沒有來。』接着又說：『你知道嗎？剛才羅長富在這裏大鬧呢！』『跟誰大鬧呀？』『跟來接他的一個青年媽子鬧。』『噢，我剛走開一會兒就出了事嗎？那個羅長富我看幾百個學生裏要算他挺壞：不是跟這個鬧，就是跟那個鬧。』『他跟我倒不敢鬧，他跟一級裏的人差不離全鬧過；跟我却還沒鬧過。』『那倒是奇怪了。』門房說完，就走進他的小房間去。過一會，一陣白乾氣和羊肉臭就打那小間裏衝出來，這是他在開始大吃了呀。

王三匆匆的拉着車來了，拉到了說：『少爺，今天真把你等壞了。』全全說：『今天怎的這樣晚呢？』『因為太太又上堂裏去過啦，我把太太拉回家後，才上這裏來的。』況太太今天在堂裏時候比平常更長一點兒，因此到這裏更晚了。『全全也不再說什麼，就坐上車去；王三拉着便走。他坐在車上，想到自己解救那年輕媽子的事，心裏覺得很快慰；但想到那年輕媽子給自己一拖，翻了一隻元寶，又覺得好笑，也覺得自己太鹵莽。』

翠鳳回到了家裏，也沒把那事說給羅太太聽。長富也沒在娘前告訴，或許因自知理虧吧？吃完了夜飯，收拾了一切，翠鳳就走到世根住的那間去。走到那面，才想到世根還沒回來

哩，於是又退回來。約摸又過了一個鐘點，世根才拉着羅老爺回家。待他休息了一會，黎鳳就走過去，到了他屋裏，問他說：『今天拿到了幾毛飯錢呀？』世根說：『那家真客氣，竟開消我一元呢。我買了一毛五的大餅，一毛錢的醬燒肉吃，所以還剩七毛半錢。』黎鳳又說：『你知道今天少爺的事嗎？』『我在外面怎麼能够知道？』『那末我說給你聽吧。』於是黎鳳把剛才校門前大鬧的事，詳細的說給世根聽。世根聽了說：『這種少爺，我真一輩子也沒見過。我天天拉着車去接他，無緣無故總要給他罵上幾句，有時還拍脫拍脫的打我的頭，說什麼打豬八戒，你想氣人嗎？當坐上了車，又是一個鬧不息：翻到這邊，翻到那邊，簡直使我不能拉。又把雙腳在車板上敲洋鼓兒似的敲。有時竟然站上坐墊去，這真把我嚇壞了；要是翻到車外去，那怎麼辦呢？至於拉的時候更要命，我拉得快一點，他說太快；我拉得慢一點，他說太慢。有時呢，拉快了，他說還不夠快，再快再快，加油加油，使勁使勁！有時我拉慢啦，他却不說太慢，倒說不夠慢，再慢再慢，要慢得跟螞蟻爬的一般慢。總說一句，沒有好好兒讓我拉過一次：一會兒叫拉快，一會兒叫拉慢。多次我正拉着跑的時候，他却沒頭沒腦的叫我停；若不依他，他就宰豬般的哭着叫着，在車上亂顛，這真沒有法兒辦呀！碰到了這種少爺，可說是倒了一輩子的霉啦。要不是看在老爺跟太太的臉上，我早就走了。』黎鳳說：『我也是爲了這一點呀。』世根過了一會又說：『那個學生倒是好的，但他不知道有什麼法術，使我們的霸道少爺見了會服服貼貼

『翠鳳說：『我也是覺得很奇怪呢。當那學生叫他跟着我回來，他就不聲不响的跟着我回來。但走了一段，他知道那學生看不見他了，就連連用拳頭向我背上春，用腳向我腿上踢。我那時想：既把他跌了一交，給他打幾拳踢幾腳也是應該的；所以我讓他打一個爽快，踢一個足夠。我約摸的計數，背上中了八拳，腿上中了五腳；說出來你也許要說我賤骨頭，因為我那時竟然不覺得怎麼痛呢。』她說到這裏，又喔唷的喊了兩聲說：『還有一件事哩，說出來更丟臉。』世根說：『什麼事呀？』翠鳳說：『你不許笑話我，我說給你聽。』世根說：『我笑話你有什麼意思呢？』於是翠鳳說：『當我蹲在地上爲扶他起來的時候，那學生想把我拖開，豈知一拖，我就……』說到這裏，她掩着嘴笑起來。『你就怎麼啦？乾脆的說罷。有什麼關係呢？』『我就，我就翻了一隻元寶呀。你想丟臉不丟臉？』他爲解救你，怕你給他打壞！那有什麼關係？況在一個小孩子前翻了一隻元寶，也沒有什麼丟臉。我在衆人前給他當豬八戒，那才丟臉了。往往弄得我臉紅耳熱。他見我臉紅了，更高聲叫我紅臉豬八戒，你想不羞煞人麼？你光今天受了他一點氣，就大驚小怪；我天天受着他的惡氣呢！』翠鳳說：『我在外面受他的氣，光是今天一次，但在屋裏也是天天受他的氣的呀，他一個不高興，就舉起腳來向我腿上踢；罵呢，更是家常便飯，不過我沒有告訴你就是了。』世根說：『他罵你什麼呀？』翠鳳紅着臉說：『全是你不好，給我題了那個羞煞人的外名兒。』』什麼外名兒呀？』』便是獼猴精呢。』』那末我的外名

兒豬八戒也是你替我題的呀！——『我沒有告訴誰過。』——『我也沒有向誰說過。』——『那末別人怎麼都會知道呢？』——『真不懂，別人怎麼都會知道呢？』

世根喝了一口茶又說：『現在誰也不用怨誰了，因為人人都已知道我是叫豬八戒，你是獼猴精。嘴生在別人身上，他們要叫，有什麼法呢？那位強盜少爺要叫，更是沒有辦法。』翠鳳說：『叫他不要叫，那是辦不到的；但他常要踢我的腿兒，有什麼對付的法子麼？』世根眨眨眼，似乎左尋找什麼對付的方法。這樣過了好一會他才說：『可惜我銅匠沒有學成，不然我替你打一副銅綁腿綁在腿上，那末他要踢你就讓他踢。你呢，一些兒不覺痛；他呢，也許會把腳趾踢斷。』這把翠鳳說得呵呵的笑起來。她笑了一會說：『沒有銅片，就用馬口鉄做也行的吧？』世根說：『有馬口鉄那當然也好。』翠鳳說：『後院裏倒有一大方的舊馬口鉄，你替我做一副綁腿吧！可是穿了硬綳綳的多麼不方便呀？』世根說：『你何必一天到晚穿著呢？他又不是一天到晚在家的；等他打學校回來，你就穿上綁腿。他嚐了幾口味道之後，必不敢再來踢你了，那末你也不必再穿。』翠鳳說：『既是這樣，你準替我做一副吧！』

第二天世根就開始做馬口鉄的綁腿：把那張舊馬口鉄依腿形剪了下來，將四周敲成圓管形，這樣不致割破了腿；又穿上了幾根繩兒，使能縛住在腿上。做好後，叫翠鳳來試穿一下，果然很是舒貼。

那天下午，翠鳳看看時候已快下四點鐘了，知道強盜少爺快要回來；於是急急的走到自己房間裏，撩起褲腳，把馬口鐵的綁腿縛上，然後放下褲腳，外面一些看不出。過不多時，果然長富由世根拉着回來了。世根對翠鳳看看，意思是問她馬口鐵的綁腿你穿上沒有？翠鳳把頭點點，表示馬口鐵的綁腿我已經穿上了。

長富放下書包，便叫翠鳳買點心去。翠鳳故意的不答應，也不走近去，要讓他來嚐馬口鐵的滋味。他一時却不過來，先惡狠狠的罵說：『你這獼猴精，今天擺架子了嗎？』翠鳳仍不答應，還把身子旋轉了，背着他立着，專等他過來踢。這一來，長富果然冒火了，就趕過來舉起右腳，狠命的向她的左腿上一腳踢去。祇聽得撲的一聲，同時長富不自禁的喊了一聲喔唷，他覺得踢過去怎的像踢在什麼鐵柱兒上一般？難道她獼猴精真有什麼法術嗎？或是我自己的腳有了毛病呢？於是他換了一隻腳，又狠命的踢過去。這一腳比上一腳更用力，所以腳尖上感到一陣劇痛。他連忙用手把腳捧住。這時世根假裝不知道似的站在遠遠的看着。見他第一腳踢去喊了一聲喔唷，心裏說：誰叫你這樣凶強，動不動就用腳踢人呀？後來見他第二腳踢去，竟然眉頭一皺，嘴巴一歪，接着又用手把腳捧住，知道他一定嚐到了更好的滋味。心裏又說：誰叫你這樣強凶霸道？現在也嚐到味道了呀？翠鳳呢，心裏也在竊笑，但同時又在擔憂着：萬一他哭鬧起來，給太太聽見了怎麼辦？於是回轉身來笑着對他說：『你叫我作什麼呢？』長富氣憤憤

的說：『叫你沒聽見，踢你才覺得麼？』翠鳳假裝不知道似的說：『噢，你用腳踢過我呀？我倒一些不覺得呢！』長富心想：她也許這幾天練過什麼功夫？以致兩條腿練得鉄一般的硬；我幾乎把腳趾頭踢斷，她竟一些也不覺得，那下次倒應當小心些，於是對翠鳳說：『你練過什麼功夫嗎？』翠鳳却不答應他所問的話，祇和剛才一樣的向他說：『你叫我作什麼呢？』這也弄得長富沒有法子，於是說：『叫你買點心呀。』翠鳳說：『那末你把錢交給我吧！但買什麼呢？』——『買羊肉包子。』長富說完便進去了，翠鳳拿了錢，走到世根那邊去說：『這條伙真靈光，他下次想來不敢再踢我了吧？當他踢我的時候你看見麼？』世根說：『怎麼沒有看見呢？看得再清楚也沒有了。』——『別的停一會兒再說，現在你替我去買一買羊肉包子吧，因為我穿了馬口鉄綁腿怎麼能走出去？』世根於是出去買包子，翠鳳也到房間裏去脫綁腿。

從那次之後，長富果然沒再踢過翠鳳。但翠鳳爲更妥當起見，一連兩個星期每當他將回來的時候，必先去穿綁腿。但一次也沒有用着過，所以以後也不再穿了。

下

扁頭扁腦的地球，猛速度的繞着太陽環轉了八年。在這八年裏，說變遷麼，一切如常，一些沒有變遷；說不變遷麼，却變遷得不可思議，幾乎沒有一樣不變遷。光說人吧，以前是孩子，現在變成了少年；以前是少年，現在變成了壯年；以前是壯年，現在變成了半老年；以前是半老年，現在變成全老年；以前是全老年，現在變成沒有年了。陳婆婆便是這樣。陳婆婆自從到了天津後，就沒有回來過，後來竟連消息也沒有了。約摸前五年吧，却聽人說她老人家已經過了。一新一家子當聽見這消息的時候，都傷痛的了不得，還爲她穿了一整年的孝哩。

一新夫婦已經成了半老的人了，但兩人身體倒還康健，精神也不壞。一新雖仍操着拉車業，但已不是天天出去拉了，覺得有些乏力就出去，有了些什麼事也就不出去；所以平均每月最多不過出去拉十來次。一新妻糖攤也早已不擺；有時却出去替人補補縫縫，因爲在家也閒得很呢。

世根和翠鳳仍在羅家做事，世根已在四年前成了親，那兒媳婦倒也是一個很好的女子；對翁姑非常孝順，和世根也和睦。起初她是和翁姑住在一家的，後來因爲世根在羅宅附近租了一間小屋，她就到那面去住。世根爲什麼去另租那間小屋呢？是因來去不便的緣故。

翠鳳却還沒有這個。一新夫婦雖常向她提起，她却不願意。她總是說：「男人都是壞東西，我就這樣的過一輩子吧。」羅家不叫我走，我就服事羅老爺羅太太到底。若叫我走，那麼我就回家服事爸媽。況我也積得了幾個錢，不怕將來不能過活。」一新夫婦見她這般堅決，也就隨便她了。

那個羅長富呢，念完了中學，就上他的舅父家去了，因為羅夫婦實在管不住他。他的舅父呢，很是嚴正，所以羅夫婦把他送到舅父那裏去，託他教管。但他起初還是不肯服管，後來倒也服管了；現在就在舅父那個公司裏服務，一月也能掙五六十元呢。

二

輔仁大學裏有一個學生，姓許，叫之清，這就是許全意。他進高中時，便改了這個名字。他在大學裏，學業品行俱是上乘，因此師長非常器重他，同學也很是敬佩他。

看他的外貌，雖是文質彬彬，似乎是一個文弱書生，但對運動却是一個能手，一位健將呢。足球，網球，籃球，棒球，冰球全會來；最精的要算網球。至於田徑也不錯，最擅長的是跳高。所以許之清在輔大裏要算是一隻鼎了。可是他非常謙虛，一些不因此而自誇；態度更是和藹禮恭，一點兒沒有傲情驕意。對任何人是滿面春風，笑容可掬，絲毫不擺架子。衣服雖是穿得相當的華美，却是非常的端莊。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俱是異常的穩重，他確不愧是一個模

範大學生呀。

他從十五歲起，便開始有些懷疑，即是自己的面貌怎的和爸媽一些不相像呢？但那時這種懷疑還不很深切，也不怎麼猛烈，不過偶一想起罷了。可是年歲一年一年的增加，這種懷疑也隨着深切起來，猛烈起來；又似乎在心靈間已扎下了根子，要推也推不出去。所以他一靜下來，就又想到這一點上去，常自言自語的說：『難道我是另一父母所生的麼？若我真是另一父母所生的，我定要設法去尋求：因為他們雖沒養過我，却生了我；那末我也應該在可能範圍中對他們作一點相當的報答。』但有時却又想自己是神經過敏，多猜多疑。因為很多的兒女和他們的爸媽也是一些兒不像的。他這樣想着，心便暫時的安定了些；可是不久又不安起來，總想將這件事探求它一個水落石出。

三

有一天，許家來了三個客人，除夫婦倆外，還有一個是孩子。他們是姓于的，從前據說和許老爺是同事，新近由保定搬到北平來。那天一家子特地來拜訪許夫婦。許夫婦一見他們，也覺非常喜歡，殷勤的招待他們，請他們吃點心，還留他們吃中飯。

吃飯前一刻鐘吧，車夫胡大頭（王三已經不在）接着之清從學校回來吃飯。許老爺一見他就叫說：『全意，（家裏仍叫他全意）來見見于伯父、于伯母，』接着對於夫婦說：『這是小兒』

全意，現在輔仁大學裏念書。」之清就走上前去，恭敬的叫了一聲于伯父于伯母，又行了一個相當深的鞠躬。于夫婦慌忙的站起來，連說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大家坐下後，于老爺問之清現在在大學幾年？之清欠一欠身說：『大學二年。』「念的是什麼科？」「理化。」「很好很好，這是最實用的。」又問：『大學部裏的學生共有多少？』「四百左右。」「確是不少呢？」彼此又談了幾句後，之清說：『請原諒，我還得進去換換衣服。』于老爺說：『請便請便。』於是之清起來到自己房中去了。

于老爺心想：我和老許一別二十年了，二十年前他常愁沒兒子，如今倒有了這樣一位英俊秀文的公子兒。我剛才倒忘了問他幾歲；看來已是二十歲左右了吧？那末我離開北平那年他們就養這個兒子的。我看老許對這個兒子一定非常鍾愛，還送他進大學，我的大兒子却沒福進大學，現在在保定做事，也光能顧得自己罷了。

于太太心裏也在想：許家倒有這樣一個兒子，又客氣，又有禮；不像我的大兒子，牛頭牛腦，見人也不肯叫一聲，也不肯笑一笑；說話更是硬直，一味跟人鬥氣，所以總是出不了山的呀。

許老爺見于夫婦呆着不响，因此想再找些材料出來和他們談談，但一時也找不出什麼材料；後來想到還是和他們談談全意吧，於是說：『小兒全意在學校裏讀書倒不錯，將來我想叫他出洋去。』于老頭一聽就說：『那是挺好啦，因為現在時勢，若沒有到外洋去鍍過什麼美國金，英

國金，法國金，德國金，是幹不了事的。若沒有鍍過金，即使有真本事也沒有用；若鍍過了金，就使腦子空空，肚裏癢癢，也沒有關係。至于令郎，既有真本事，真才幹，再去鍍一下子金，那末將來蹦兒亮的回來，什麼事都可以辦啦。」許老爺聽了，先哈哈的笑幾聲，然後說：「過獎過獎，我不過這樣想想罷了。他出洋去不夠資格我也不敢說呢！」于老爺說：「那有不够資格之理？」這時打門外進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，身上的衣服閃閃的發着油光；腰上又束了一塊圍身布，右手提了一隻腰圓形的籃子，這籃子顯得很沉重，因為那孩子的身體傾向右邊不少度呢，而另一隻手却提得高高的。他隨走隨喊說：「菜來了，菜來了。」許老爺一見就說：「打那邊走，送到廚房去。」那孩子便打另一邊繞到廚房去了。于老爺說：「您真太客氣了，隨便吃一點就行啦，怎麼還去叫菜呢？」于太太也隨着說：「你們這般客氣，我們真受不了。」許老爺說：「因為今天沒買什麼菜，再加廚司是生手，所以就叫了一點兒菜來，我們真覺對不起你們，你們還說我們太客氣，這是您們太客氣啦。」

許太太在廚房安排一下也出來了。她一看桌上擺的菓品雜食，他們一點兒沒有吃過，就笑着說：「怎麼你們一點兒不吃呢？」于夫婦說：「就快吃飯啦，不用吃了。」許太太說：「多少總該吃一點。」說着，就提了一盒蜜棗，走過去叫他們各拿一點兒。他們就各拿了一個，許太太說：「孩子呢？」于太太說：「在外邊兒玩。他老是那樣子，不肯在家裏坐一會兒。」於是

許太太叫胡大頭去叫于少爺進來，因為就快吃飯了。

一會兒孩子進來了，許太太就把蜜棗盆遞給他，並說：『你愛吃，隨便吃吧！』于太太一見，連忙拐過去將蜜棗盆打孩子手裏奪過來，又放到桌上去，同時說：『他是沒有分寸的，你給他一盆子，他就吃一盆子；你給他一箱子，他也就吃一箱子。』許太太說：『他愛吃，讓他吃吧！』可是于太太不肯，光在盆裏抓了三個給他。但許太太又拿了些別的糖菓放在孩子面前，他就開始一個一個一塊一塊的往嘴裏塞。

胡大頭噙着嘴進來說：『老爺，飯已經預備好了。』許老爺於是說：『那末請到飯廳去吧！』接着又對胡大頭說：『叫少爺也來吃飯。』胡大頭就到內院去叫少爺。這裏呢，你讓我讓的讓上了好一會，才走到飯廳：因為主人叫客人先走，客人叫主人先走。兩方面客氣的重疊既是平均的，所以好久爭持不下。末後總算于夫婦先走一步。至于那個孩子呢，誰也沒有請他讓他，他却老早奔向飯廳去了。

大家進了飯廳，爲位置問題又是一陣拖拉：許老爺拖拉于老爺，許太太拖拉于太太。幸虧大家的力量也不怎麼蠻，于夫婦的衣袖也相當的堅牢；不然，四隻衣袖包會拉斷一隻兩隻吧！說到那個孩子呢，仍是不用別人拖拉，早就搬定靠西一個位子坐上了。他爲什麼揀靠西一個位置呢？因爲他所心愛的幾隻小菜全在那邊呀。于太太一見就罵說：『下來！一匙沒有規矩。』

許太太說：『就讓他坐着吧！』于太太也就不叫他下來，不過把眼睛對他連連的白上好幾白。之清春風滿面的來了，于夫婦一見又站起來。之清便說：『別客氣，請坐請坐！』同時許老爺對于夫婦說：『請你們坐一下，我們還談念一些經呢。』說着，他們三個人就站着開始念飯前經。于夫婦也不以為怪，因為他們知道許家是奉教的；但那個孩子却在裝鬼臉，並效學着他們的打聖號，因此又給于太太打了一下後腦撲。

大家坐下後，之清拿起酒壺來開始向于夫婦斟酒，又向爸媽斟，再向小客人斟。于太太忙說：『別斟給他，他是不會喝的。』之清說：『一點兒，一點兒。』於是在他的杯裏斟了一點兒。于老爺說：『你自己呢？』之清把身子一欠笑着說：『我還得上學校去，所以不敢喝；況我平日也不喝酒的。』于老爺說：『喝一杯兩杯也沒關係的吧？』同時許老爺也說：『你就斟一杯陪陪伯伯母。』之清聽了，便在自己杯裏斟了小半杯。

『請請請，請請請！』大家舉起杯來喝了一點點便放下。之清呢，也拿起酒杯來在嘴唇上碰一碰，酒却一些沒有喝到。大家把酒杯放下後，又拿起筷來說：『請請請，請請請！隨意，隨意！一些沒有菜，真怠慢！』『客氣客氣！』接着四五雙筷子就先後的落到了正中的一碟菜上去。

許太太自己倒不吃，一味的夾着給客人吃。害得于夫婦一會兒站起來，一會兒又坐下，同

時又連說罪過罪過！我們自己來，我們自己來。她又儘量的夾給小客人吃，以致小客人的前面堆滿了鷄啦，鴨啦，火腿啦，弄得他吃也來不及吃。

許太太看見之清光在近邊幾隻碟子裏夾些吃吃，所以就夾了一大片的水腰給之清。之清一見忙說：「媽媽，我又不是客人，你怎的也夾給我呢？」許太太笑着說：「你和客人差不多，不夾給你，你是不肯吃的。」之清便也笑着，拿起小碟子把火腿接了過來。

那個孩子一聲不响，祇是歪着頭斷命的吃。筷子捏得那麼的低，下面祇剩一寸左右，坐相更是難看，整個人幾乎伏在桌上；兩隻手肘張得那麼開，差不離佔住了桌面的五分之一。吃起來又是亂捲，咀嚼起來更會發出一種拍脫拍脫的怪聲，因此引起了之清的注意。但在注意之下，却發現了他的相貌跟子夫婦幾乎一式一樣：面孔的輪廓像爸，眉眼像娘。這一來，又引起了他的心事。他想這個孩子和他的爸媽怎的這般的像呢？幾乎是同一印版印出來似的；而我何以和爸媽連一些相同之點也沒有呢？這不是很可疑嗎？同時他又想起了剛才許太太的一句話，便是，你也和客人差不多。媽媽說這句話，也許是有意義的吧？因為我既不是許家的親生兒，那末不是跟客人一樣嗎？他想到這裏，心便加速的跳動起來，身體也微微有些顫抖，臉上更浮現了一種異樣的神色。他坐着覺得萬分的不安，巴不得快快離席；可是又不敢說。後來却給許老爺理會到了，他想全意也許心急地要去上課，那末讓他吃些飯先去吧。所以就對之清說：「我看你還

是先吃點飯到學校去吧！」于老爺一聽也說：「不錯不錯，誤了上學的鐘點那是不對的。」之清聽了，好似得了什麼大赦令。於是就叫僕人盛了些飯來。對于夫婦說了幾句抱歉話後，便匆匆的吃了一碗飯。吃完飯，又向于夫婦說了幾句套話兒，就叫胡大頭拉着到學校去了。于老爺搖搖頭連連的歎美着說：「真用功，真用功，連飯也沒心思吃，祇想上學校念書去！」

這裏大家仍是慢慢兒的吃着談着，非常的開心快樂。許太太更喜歡，不絕的替客人斟酒來菜；一些沒想到自己的一句無心話，却引起了之清大大的疑心呢！

之清平日確實有些客人相：遠些的小菜他是不去夾的，許太太知道他這樣，所以每把幾隻好小菜擺在他面前。

之清這個樣子也似乎太客氣，既是自己人，何必這樣呢？但有些人却又太不客氣，吃起飯來專揀好小菜，兩隻眼睛睜得燈籠似的，釘住在一只自己愛吃的菜碗裏，祇怕別人搶了去似的。若那隻菜擺在遠遠的話，他便撩起袖子，把手臂盡量的伸過去亂夾。若夾不到，便站起來；站起來還夾不到，他便會踏上凳子去；再不對，也許會跨上桌子去呢？更有一些人，看見幾隻愛吃的小菜擺在遠遠，伸過手去夾覺得很不方便，索性把那幾樣菜調過來擺在自己眼前，那末可以吃一個爽快了。

之清坐在車上，好似出了神，腦子裏充滿了疑雲，心靈間密佈了愁霧；路上來來往往的車

輛人物，他雖睜大了眼睛看着，却一些也沒看到，連自己是坐在車上也幾乎不知道。後來胡大頭把車放下了，他才知道已到了學校。

這一個下午他在學校裏念書，好像一些兒心意也沒有，昏昏沈沈的祇在想那件事，任便什麼都會使他想到的面去：譬如聽到什麼電子原子或什麼母點母線，他便會聯想到母子方面去。莫說這些含有母子字樣的名詞，即是那句平方根，就又引起了他的懷親之想：因為這句話裏有一個「根」字在着呀。

之清從那次起，便決意要探查自己是不是許家的親生兒。但恐傷許夫婦的心，所以秘密地進行，外面一些不露聲色。可是怎麼着手探查呢？他想了好幾天還沒想出，後來想到還是去詢問那個董老頭兒吧！

四

董老頭兒是許家上代的一個老僕，爲人很是誠實忠心；現在年紀已經很老了，所以許夫婦就叫他養養老，也不叫他做什麼事了；所以他整天的在自己一間小屋子裏坐坐抽抽煙。

那天董老頭兒正坐着嘶嘶地在抽煙，忽的有人推門進來了。他眼力雖不好，却看出進來的是少爺，所以急忙擋擋摸摸的站起來說：『少爺，難得你來的，請坐坐！』之清說：『別高聲說話，輕一點兒。』這却把董老頭兒心裏弄得畢畢跳，不知道有了什麼禍事。這時之清自己提過

一條凳兒來坐下了，叫老頭兒也坐下，接着輕聲的對他說：「我有一件事問你，你可以告訴我嗎？」老頭兒呆了一呆說：「我要是知道的，自然肯告訴你少爺。」於是清又把凳子拉近了些，靠着他的耳朵說：「我是不是許家的親生兒子呀？」老頭兒一聽這話，突的一跳；黃黃的臉，立刻變成了青白色。他的心便開始排山倒海的亂起來，因為他萬萬想不到少爺會問起他這件事的呀。

之清看老頭兒這副神情，知道自己猜想的諒來不錯：因為若不是這樣，老頭兒何必這般驚惶呢？所以就笑着對他說：「我不過對這事有點兒疑心，所以問問你，想必你是知道的；但你覺得不能說，也就完啦。」說着便走了出來。而董老頭還是木人兒似的呆在那裏。

這件事真把董老頭兒難煞了，叫他怎麼辦好呢？說吧，怎麼對得起恩深德厚的老爺太太！不說吧，也覺得對不起誠心誠意來詢問自己的少爺！所以祇是呆着不知怎樣才好。

之清由董老頭兒的神情看來，知道自己必不是許家的親生兒；所以擬作進一步的探求，便是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誰家的兒子。因此第二天放學回家後，就到隔壁蘇家去。恰好別人都出去了，光蘇太太一個人在着，他真覺喜歡，因為人多反而不方便。

蘇太太萬想不到之清會上自己家裏來，所以請他坐定後，就驚奇的問他說：「你素來不上我家來的，今天來了也許有什麼事吧？」之清說：「我也很覺抱歉，平素沒有過來拜望您，有

「了事才來打擾您，因為我確有些事呢：就是我想打您處探聽一件事，不知道你能告訴我嗎？」
蘇太太聽了，心裏有些疑懼起來，一時也回答不出，祇把眼睛連連的霎了七八霎。之清見她不答應，又催問了一句。她才說：「什麼事呀？你不妨先說給我聽聽！」之清就走近幾步去，輕聲的說：「我是誰家的兒子呀？」蘇太太突的一驚，但立時又假裝鎮定的說：「噢！許少爺你是許家的兒子，你自己也不知道嗎？怎的來問我呢？」之清說：「蘇太太，您不必瞞我了，我已經知道我不是許家的親生兒，是另一家的兒子；不過不知道究竟是那家的兒子，所以特地來詢問您，請您告訴我吧！」蘇太太心想：我祇知道許家以前是沒有兒子的，後來忽然有了一個兒子，那裏來的我却也不知道，他家的底下人也沒說起過。於是對之清說：「你是誰家的孩子，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。那時我們祇知道不會生養的蘇太太，忽的有了一個孩子，想來總是打別家抱來的吧！」之清一聽，兩行淚珠便笑的掛了下來！蘇太太見了就說：「我不過這般想想，或許你是許家的親生兒呢。」但之清仍是哭着。這時蘇太太深悔自己的多言，害得他這般傷心。

之清哭了一會就出來。臨走時請求蘇太太守着秘密，誰也不要告訴；蘇太太自然答應。

之清在蘇太太的口裏又得到了一個有力的證據；從此心裏就起了更深切的憂痛；覺得自己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獨者，是一個身世堪憐的被棄者！他願走遍世界，去找生身的父母；他

願盡流血汗，去求骨肉的雙親！但在許夫婦前却一點兒也不流露，仍和往日一般的快樂樂，笑語自若，所以許夫婦一點兒也沒起疑心。

五

許夫婦對之清真是滿意而又滿意，覺得這樣的義兒和親生的有什麼分別呢？又孝順，又親愛；別家的親生兒也不過如此吧？而且多數的親生兒也許不及他呢？他們更想他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是別姓兒；又以爲到如今已是二十年了，他還不知道；那末永久不會知道的吧？當時在場的人都走了，祇剩一個董老頭兒在着。他呢，守口如瓶，斷不會洩漏的，這樣還怕什麼呢？所以他倆安如泰山，絲毫沒猜想到之清會知道這件事的。

他倆對之清又懷着很大的希望：以爲將來許家不但可以靠他傳種接代，而且還可以光耀門庭哩。因爲像他那樣的材具，將來飛黃騰達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呀。

有一次，許老爺對許太太說：「待全意畢了業，我打算把他送到外國去鍍一下子金。上次我對於老頭說起過，他也十分贊成。」許太太說：「一個人鍍上一層金還像人嗎？又不是廟裏的菩薩，寺裏的羅漢？好好的一個人鍍了一層金反而難看。我看見許多人在很好的牙齒上包上了一層金，一開口，黃拉拉的像什麼呢？況鍍金必須放在藥水裏浸，在藥水裏浸過的人還有用嗎？雖說外國法子鍍金也許沒有危險，但總得受點苦吧？再說，一個人鍍了一身的金，像金臉

菩薩金臉羅漢似的，這不要嚇煞人嗎？我活了這把年紀，却沒有聽見人家把子弟送去鍍金的，你怎的會想出這樣的花樣景來了呢？」許老爺靜靜的聽着，讓她說一個痛快。等她說完了，才哈哈的笑着說：「聰明人也會有笨想頭，你真的不懂這句話嗎？」許太太說：「鍍金便是鍍金，那還有什麼懂不懂呢？」「吓，怪不得你一聽鍍金就發急啦，鍍金就是到外國去留學呀。因為凡留過學的人就特別高貴，真像鍍過金一般呢；所以留學就稱鍍金。」「喔，原來還是這樣，那末你乾脆的說留學就是了，何必說什麼鍍金不鍍金呢？」「我想你是懂得鍍金那句話的，那裏知道你竟會想到真的鍍金方面去了呢？」「我既錯懂了，你為什麼不快快告訴我，還讓我獨自說了一大篇的呆話呀！幸虧全意不在跟前；若他在着的話，不是要給他笑煞麼？」「多說也別說了，你對這事贊成麼？」「那有不贊成的理呢？將來全意上外國去，我也想跟着他去逛逛哩。」

六

之清走到許老爺的屋裏，叫了一聲爸爸後，也沒有別的話，祇嘻嘻着嘴笑，同時兩隻手又反覆的搓着。許老爺說：「你有什麼事麼？」之清仍是輕聲的笑笑。許老爺再問了一句，他才開口說：「爸爸，我很想買一輛自行車呢！」許老爺說：「騎自行車很容易闖禍，並不是我不肯買給你；要是沒有危險的話，我什麼也肯買給你，別說一輛自行車了。」之清說：「沒有關係的，

同學們差不多都騎自行車，所以我也想买一輛呀。」「胡大頭拉你不好嗎？」「『好的，不過總沒有自行車那麼方便，也沒有自行車那末快。』」「那末我跟你媽商量商量再說。」「我跟媽已經說過了，她說：『問您爸爸。』」「許老爺又想了一會說：『得啦，你隨意上車行去挑一輛吧！不過在路上騎的時候該多加小心，一些兒別大意。』」「那我知道的。」「當天下午，之清就上車行去挑了一輛自行車，貨色是挺好，挺結實的；價錢倒也不貴，光八十五元。

之清購辦自行車是有用意的：因為準備去找尋父母呀。爲去尋找父母，除了自行車可說是沒有再適宜的代步了。要是叫胡大頭拉着去找尋，一來不方便，二來也要洩漏機關；所以他向許夫婦要求買一輛自行車。這樣要到那裏，就那裏，既方便又自口。

此後北平各街各市中，就常有之清的踪跡。他騎了綳兒亮的自行車，在各處慢慢的踏着；同時留意着來往的行人，看看有沒有和自己相貌類似的人。這雖有些默氣，但也見得他的一番苦心，因為他實在沒有別的探查的門徑。也想不出其他找尋的辦法呀！那末祇有這般盲目的去瞎碰！碰到了再好沒有，碰不到，也就當作一種解悶兒的舉動。好些人騎着自行車在各處打圈兒，不是爲的解悶兒嗎？

自進行探查以來，已經有一個月了，可是一些沒有着落，連爸媽的半個影兒也沒找到。但之清仍不失望，有了空兒還是踏着自行車四出去訪求。可是偌大的一個北平市，幾百萬的居民

，況一些線索也沒有，怎能找到自己二十年前的親生爸媽呢？即使碰到了，也是一個彼此不相識呀！

輔大的寄宿舍裏，又添了一個寄宿生，那便是之清。因為他覺得天天來來去去，對自己的探訪工作大有妨碍，也覺不自由；所以又去要求許夫婦准許他寄宿在學校裏。許夫婦起初却不答應，後來倒也答應了。從此他便能更自由更方便的進行探求。所以每天完畢了緊要工作，就騎上自行車往各處去打圈兒。同學們不知個中情形，還想他愛騎自行車。有幾個竟稱他自行車迷。有幾個却說：『這是因為新辦車的緣故，日子久了，自然會生厭的；當新買車的時候誰不這樣呢？』但有幾個又起疑說：『他何以拒絕別人同去？其中或許有什麼這個吧？』可是多數人全替他辯護說：『像他那樣的人，那裏會有這個呢？別冤枉了好人呀！老實說，像他那樣的大學生，莫說我們本校裏找不到，走遍天下也許找不到第二個吧？』

七

之清又這樣的過了半個月的騎車生活，但仍沒有找到他所切望的雙親，所以以後也不常出去了。因為他見到這樣盲目的去亂找，一輩子也是找不到的；總得換一個方法才是。他想來想去，還是再去問董老頭兒吧。於是乘回家之便，又去問董老頭兒。他對董老頭兒說：『我已經確確實實知道我不是許家的兒子，你也不用瞞着了。我現在問你，我是誰家的兒子？』董老

頭兒心想：他既已知道自己是別姓兒，那末我確也不必再瞞。所以對之清說：『你既然知道，我也老實說了，你確不是許家的親生兒；可是你是誰家的人，我也不知道；祇知道你是一個姓陳的老寡婦抱來的。』之清急忙問說：『那個老寡婦還在嗎？』『董老頭兒帶着很惋惜似的說：『早已經過了。』之清聽了也覺深深的可惜，接着又問說：『她住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？』『我光知道她住在外城，詳細的地址我可不知道。』之清心想：陳老寡婦既住在外城，那末我的父母想來也必住在外城。好，我決意到外城去尋求。他安慰了董老頭兒幾句便出來了。

從此之清又恢復了他的自行車生活：一空下來就踏着車向外城去。但外城一區也相當的廣大呢，要找人也不是容易的呀。

有一天，之清踏到了外城，打了幾個圈兒後，看見×家門口坐着一個老婆子，他仔細的看看，覺得她的相貌似乎有些像自己；於是便走過去借問路爲名跟她談起來：『老太太，你今年幾歲啦？』『五十六歲啦。』『有幾個孩子呀？』『有三個。現在光剩兩個啦。』『還有一個呢？』『噯，說起來真傷心，我到現在還覺得捨不得呢！』『爲了什麼呀？』『因爲那個孩子生出來沒幾天就送了人啦。』之清聽了，心便突突的跳起來！他想親娘就在眼前了，那送掉的孩子不是我誰呢？但仍假作鎮定的問她說：『你爲什麼把孩子送人呢？』『因爲那時家裏苦，過不了，養不起呀！』『到現在有幾年啦？』那老婆子略想了想說：『二十年上下啦。』之清的

心跳躍得更劇烈了，以爲那孩子無疑的便是自己；接着又問她說：「你把那個孩子送給誰家了呀？」——「那我不知道，我的男的把孩子抱走了，也沒告訴我送給了誰家。」——之清心想：若她能知道送給那一家，那就更能證實我便是這個孩子了。他正想再詢問下去，忽聽得那老婆歎着長氣說：「要是那孩子在家的話，現在已經長成一個很好的姑娘啦！」——之清一聽，急急的問她說：「那送人的孩子，難道是女孩子呀？」——「是一個女孩子；要是一個男孩子，我更捨不得了。」——之清覺得眼前一陣黑，幾乎昏倒呢！他滿以爲眼前的婆子是生娘，那知又是別家親。他勉强的又和那婆子談了幾句，便垂頭喪氣的回來了。

以後又往外城去了幾次，看見有些可疑的就上前去詢問。可是詢問之下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，和自己的情景一些也不相符。

有一次，他幾乎又把一個老頭子當作親爸爸。因爲他和那老頭相談之下，知道他也在二十年前把一個孩子送了人。這時之清滿懷熱望，想自己諒來便是那個孩子。但聽下去，知道那個孩子後來逃了回來，在家不上一年就死了。這害得之清又是一場空高興。因此他以後便不常出去了，祇愁愁悶悶的在寢室裏睡，或往圖書館裏去看看書。

×一個休假日，他覺得無聊極了：睡也不能睡，看書也沒味兒。他便騎上自行車向北海進行。到了北海，寄放好車輛，購置了門票，便躡進去。他先躡到五龍亭裏去坐一會，然後雇了

一隻小划子去遊湖。他把雙槳在水面上一划，小划子便泊泊地前進了。平靜的湖面，激起了層層的微波。這時他又開始起了幻想：他以為這麼小的一隻划子，在廣濶的大湖上泛蕩，無異當初哥倫布駕了小木船在大海大洋裏翻滾。哥倫布駕了小木船去探求新大陸，我也坐了小划子去找尋親爸媽；哥倫布早把新大陸找到了，但我還在這湖面上打圈兒，連爸媽的影兒也沒看見。碎的一聲，小划子撞在遠帆閣的岸邊，于是就起了一陣劇烈的震蕩。這一來，也把清的幻想撞散了。遊園的人已一個一個的加多，泛湖之舟也一艘一艘的增添。清把船划回原處，交還了船戶，便走上岸來，又信步的踱到了瓊島，更陟登了白塔；昂首遠眺，全城在覽。心胸曠目雖覺得爲之一暢，但思親之情却更形濃厚了。

他下了白塔，就逕直的向出口處走去；領得了車輛，又騎着到中南海。他進了門，依着湖的西岸走去，看見那水中亭又想到了自己。以爲自己四顧茫茫，不像一座『水中亭』嗎？末後又走到了雙連亭邊，又使他在那邊出了好一會的神。因爲他想到雙連亭表的是自己的父母呀！不表父母，那末是表父子；不表父子，那末是表母子呢！

他騎着車子回來了，一路上還是在沈思着。他深悔今天的一遊：因爲不但沒有消了憂，解了悶；反而加深了憂痛，增添了苦悶呢！

八

一新夫婦在三個月前已由外城搬到了內城，住的便是世根的那間房子。因為這樣大家合併了，開消又省，更不用來來去去。他倆現在對晚生也不怎麼想念了：一來因為絕了望，二來世根已有了孩子，所以他倆的心全移到孫兒身上去了。那失子之痛，已給抱孫之樂所蓋沒；那思兒之情，更被疼孫之愛所泯滅了呀。

說起那個孫兒，又要笑煞人：因為相貌和世根是一模一樣的。既和世根一模一樣，他的尊容就可想而知了。因此許多的頑皮孩子都叫他小豬八戒。一新妻聽了最不高興；往往抱着孫兒唱着說：『誰叫我的孫兒是豬八戒，把他的嘴巴打得單邊歪；我的孫兒是長得挺好看，那個敢說他是像豬八戒？』她這樣反覆的唱着，害得她的兒媳婦笑得轉不過氣來。

世根有了空，也回家來抱抱小豬八戒。要是他哭了，便抱他到門口去玩玩。來去的路人一看見這兩個人的相貌，就會掩着嘴巴笑；尤其是婦女們，那些人口裏雖不說，心裏却在想，以為這兩個人的相貌怎的都會長得跟豬兒一樣呢？諒來不是父子必是兄弟吧？

那孩子的相貌雖像豬兒，却一些沒有豬兒脾氣，又很活潑，很伶俐，所以一新夫婦真喜愛他。

×一天，夫婦倆坐在屋門前玩弄着小孫兒；那小孫兒一會叫爺爺，一會兒叫奶奶，把他倆快樂得哈哈的笑。過不多時，一個賣糕的來啦，小孫兒嚷着要糕吃，一新便買了一塊糕給他。

正在這時，一個穿西裝的青年踏着一輛自行車慢慢的過來；到了朱家的門口，他踏得更慢了，同時很注意的對一新夫婦倆看看，然後又對那小孩子看看，看了一會，也就踏過去了。一新夫婦却一些沒有注意到他，因為祇在照顧着孫兒呀。

那個青年便是許之清，他是從家裏到學校去。他看到一新夫婦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，但一時想不起來。至于那個孩子，也似乎覺得看見過一個人的相貌和他的相貌很相似，但也想不起來，所以看了一會便走了。

若在前兩個月遇到的話，他也許會下車去詢問；但目下却不敢了；因為他多次去詢問人家，別人都不肯答應，還想他是存着什麼歹意惡念來探聽自己的底細。有幾個竟對他開口大罵，所以他以後再不敢冒冒然去詢問人家了；以致這次遇到了親父母親姪兒又是失之交臂，白白的錯過。

九

教務主任覺察到之清近來有些異樣，天天愁眉不展，似乎有什麼重大的心事。運動場上也不常見到他的踪跡；即便在場的話，也是呆呆的站在那兒，不動不响，所以×一天教務主任叫了他去，和藹的問他有什麼心事？為什麼這樣的悶悶不樂？之清却說沒有什麼心事。教務主任說：『這不能使人相信，因為若沒有什麼心事，斷不會這般愁悶憂傷的。你老老實實告訴我，

我或能替你設法解決；因為你這樣下去，不但影響了你的健康，也必妨礙到你的學業；不必說將來，目下已經受了顯著的實害；就是你的面色已沒有以前那般好；功課也比以前退遜得多了。』這時之清眼眶已是有些潤濕，低着頭剝他的手指。教務主任見他不答應，又軟聲而誠懇的問他。他忽的嗚嗚的哭起來。教務主任說：『你是一個大學生，怎麼一些剛勇之氣也沒有？快壓制你的情感，振作你的勇氣，將你痛苦的原由詳細的說給我聽吧！』之清這才揩乾了眼淚說：『我目下所有的父母原來不是親的！我對這事早就起了疑心；最近才證實了。所以我決計去找親生的父母。但從開始找尋到如今，已有幾個月了，還是一些沒有着落。所以我愛痛的了不得，以致什麼事兒也沒有心思了。』教務主任聽了說：『原來是爲了這件事，那也不必這般的愁悶。』接着又問他說：『你的親父母姓什麼呀？』之清搖搖頭說：『不知道。』『什麼地方呀？』『不知道。』『幹什麼呀？』『不知道。』『住在那裏呀？』『不知道。』教務主任聽了不禁要笑：因為從頭到腳是一個不知道。接着又問他說：『你爲什麼要去找生身的父母？』『因為他們是我的生身父母呀！』『你找到了他們預備怎麼樣？』『在可能範圍中奉養他們。』『現在的父母對待你怎麼樣？』『非常的好。』『他們有沒有以父母之情對待你？』『跟父母一樣；我也敢說，比一般的父母更好。』教務主任微笑着說：『由你的話，我已得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，我現在一條一條的說給你聽，你好好的聽着吧：』

『你既說找了好久找不到，也許你的父母已不在江北平市，上別處了吧？況你對於他們的一切全是一個不知道，那怎麼下手找呢？對一切既不知道，而一味盲目的去亂找，這是糊塗的事，也是徒費精神，徒費時間。』

兒子奉養父母那是應該的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，對父母不作能相當的奉養，也不能算有虧子職。你如今的情形便是一個例子。所以你不必以為不能奉養生身父母而感到不安。況你的父母既將你送給別姓做兒子，那末他們已放棄了自己的權利，對你也不再作什麼要求，所以你可安心！

你的義父母既以父母之心對待你，那末你自然也該以兒女之心對待他們。他們雖沒有生你，却養了你，更培植了你。所以他們對你的恩德也不亞于親父母，或許還超過哩。依我想來，他們必不願意你再去找生身父母；因為他們既願意收養你，也就願意做你的父母。你若再去找生身父母，不是將重傷他們的心嗎？況你去找生身父母，無異是拒絕他們；那末不是大大的辜負了他們二十年來愛養你的厚恩嗎？所以你不必再妄費心思的去找尋什麼生身父母。若幸而遇到了，那也不必否認他們，對他們不妨作一些相當的補報。但依我看來，還是不相遇更好；因為我從歷來的經驗知道，若遇到了他們，必將發生無數的周折和困難，兩方面都不能得到平安。但有一件事我倒要勸告你的，便是你的生身父母諒來必是未識真主的外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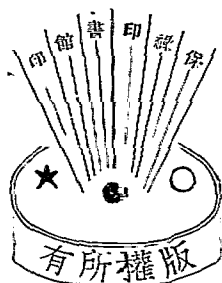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所以你該多多爲他們祈求，使他們得獲信光，共入主棧！那末今世雖不能相遇，將來在天堂必能共聚的呀！至於我，也必多多爲你的生身父母代求。」

之清聽了教務主任的一席話，覺得非常感動，所以熱淚就滾滾而下；但心靈間的愁雲悶霧，苦情痛感，却也早已消散，於是又得到了原有的平安。他誠懇的向教務主任謝了教，又行了一個禮便出來了。

從此在輔仁那隻東方藝術化而又故都宮殿式的小堂裏，便常見到一個青年端跪着在祈禱。他一會兒把雙手掩住了臉，微聲的誦着經；一會兒却又抬起頭來，凝視着祭台正中的聖體櫃。這個青年便是許之清。他領受了教務主任的訓言後，已開始在實踐躬行，就是懇切的在爲生身父母祈禱呀！

那末讀者們，也幫着他一齊祈求吧！

天主教生一十四一年



版初 月九年()三國民華中

江北入

定價每本一元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周信華

發行者 顧若愚

發印 兼
行刷 所
所兼 兼
保祿印書館

山東兗州

兗州教區主教 舒維

82

77-4

